

堵河



文艺双月刊
2026
总第13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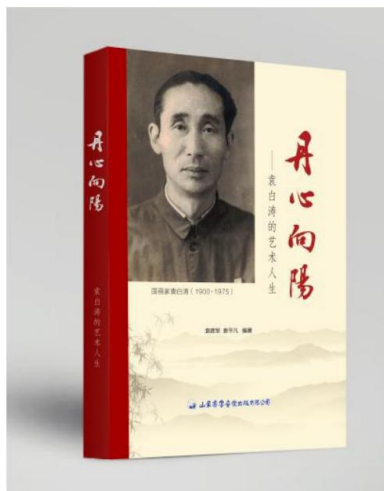
那一抹金黄/王素冰
属牛的母亲/伍艳波
我与朱士烈先生的忘年之交/南金魁
故园美石/蔡远福
稻花香里吟丰年/袁斌等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号：(鄂)4200-2025550/连
竹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新书讯



《丹心向阳——袁白涛的艺术人生》



作 者：袁建军 袁平凡
出版社：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
定 价：158.00元

2025年12月付梓面世的《丹心向阳——袁白涛的艺术人生》一书，系统收录了袁白涛先生的生平事迹、艺术作品及研究文献，是研究竹山红色文化与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袁白涛(1900—1975)，原名知洞，字珩，号福华，湖北省竹山县得胜镇人，中共早期党员、地下工作者，著名国画家、长安画派创始人之一。

《一方乡愁》

作 者：胡光凯
出版社：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
定 价：98.00元

这是二十年的深情守望，更是为乡土中国留存的一份厚重“底稿”。《一方乡愁》以二十万字纪实笔触，见证鄂西北农村几十载的聚散与枯荣。作者十八岁扎根基层，用新闻人的敏锐与散文家的细腻，既定格了古诗词里的田园牧歌，也记录了城镇化浪潮下的空寂与阵痛。《一方乡愁》不是感伤的怀旧，而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听得见乡音的真挚守望，是对农耕文明最深情的回望与期许。



老家有多老

◆ 本刊编辑部

老家是“故乡”的俗称。本期大多数文章都与故乡有关。

对于湖北省来说,襄阳和十堰是邻居,两地人就是老乡。因了这层关系,著名作家、襄阳市保康人晓苏与众多竹山文友建立师生之谊,竹山文联、作协曾两次邀请他来竹讲课。非常悲痛的是,他因病于年初溘然长逝。为缅怀晓苏老师,本期“悦推荐”栏目以“在拂晓中苏醒”为题集中刊发相关文章。其中,纪念文章的作者要么是晓苏的生前好友,要么是其学生,有的甚至只是一面之缘。但不管是何种关系,所写文章都是饱含深情,读来催人泪下。

“随心记”栏目刊发的大多数是以故乡为主题的文章,其中包括主题篇《老家有多老》。这些文章要么全景式写故乡,要么截取故乡的“微镜头”,或写人、或写事,清新隽永,质朴自然,不施粉黛却动人心弦。

竹山是绿松石主产地,被誉为“中国绿松石之乡”“国际绿松石之都”。新辟栏目“松石韵”,专发与绿松石相关的文艺作品,传其文化气韵、历史风韵、人文雅韵。

“拾光驿”亦为新设栏目,刊发古旧信札、文献、物件等,打捞散落的岁月印记,连接过去与现在。本期呈现的是已故竹山籍名人朱士烈与家乡后生跨越山海的“两岸家书”,字里行间皆是乡愁与家国情怀。

“人物馆”之《稻花香里吟丰年》的话题是“稻香诗社”,主人公是一群浪漫的农民,其实写的也是乡里乡亲。关于稻香诗社,本刊曾在其成立伊始举办过专题,并常规性刊发社员诗词,而像本文这样全方位以人物素描为主线的文章,尚属首次。本文行文朴实中带有几分俏皮,人物形象突出,本质上是报告文学,实际兼有小说气质,值得一读。

老家有多老? 答案难以界定,老的是那山、那屋、那人,不老的是亲情、友情、爱情。只要心中有爱,老家永远不会老,所见之处皆是美好。

堵河

2026年第2期 总第133期

主 管：中共竹山县委宣传部
主 办：竹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 问：汪正义 王丽媛
编 审：李金柱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素冰 华赋桂 陆龙和 吴建国
周 舟 周 涛 张静峰 陈欣荣
袁平凡 操儒舜

编辑出版：《堵河》编辑部

刊名题字：周韶华

名誉主编：王素冰

主 编：操儒舜

副 主 编：陆龙和

本期责编：抱 朴

本期终校：侯金玉

地 址：湖北省竹山县城关镇人民路30号

邮 编：442200

电子信箱：zswldhzz@163.com

开 本：780×1092

印 张：8

字 数：15万字

印 数：3000册

发送单位：省内各縣市文联、作协，全国文学报
刊联盟内刊委员会理事单位，全县
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全县文艺协会
会员，全县农家书屋

出刊时间：双月20日

印 刷：竹山县润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排版设计：常卫 李丹

目 录 CONTENTS

悦推荐

- 006 那一抹金黄/王素冰
010 一个有意思的人/未央
015 晓苏教我“绣”故乡/秦祖成
020 一面之缘的怀念/楚曦
023 忆晓苏 温如故/高明英
027 花被窝/晓苏

爱竹山

- 039 登爽亭散记/张华魁
042 别样轻土坪/董道琼
045 南门洞的乡愁/范本庆
047 沉思高家花屋/王新平

随心记

- 049 老家有多老/唐泽斌
053 远去的村小/陆龙和
057 老家的故事/华元勇
061 属牛的母亲/伍艳波
064 我的老师戡妈妈/王琼



“堵河文艺”今日头条号



“堵河文艺”微信公众号

本土化 大众化
有内涵 有锐度

067 父爱如山/朱志安

拾光驿

070 我与朱士烈先生的忘年之交/南金魁

松石韵

085 故园美石/蔡远福

091 璀璨松石,灵韵竹山/姜奎

094 竹山宝石/郭迪福

097 石脉/云舒

100 一坠春山/徐炜

104 母亲的传家宝/谭理勋

人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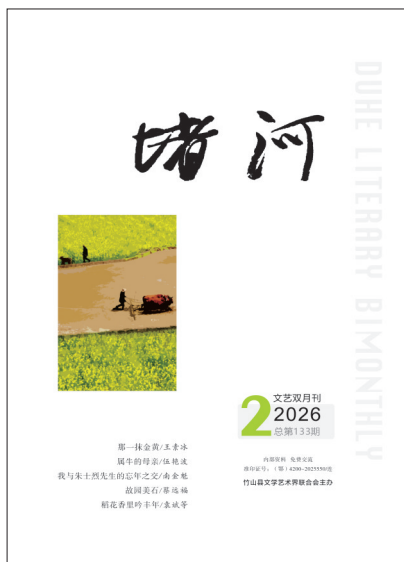
107 稻花香里吟丰年/袁斌 王茂卿 张豫生

116 醉情篆刻 大雅石趣/党世根

文史谭

121 登亭之爽/王建生

123 护驾村名的变迁/余大志



封面图片:

忙耕(操儒舜 摄)

编者按：晓苏是保康籍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26年1月5日，晓苏在武汉因病逝世，享年64岁。晓苏一生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集2部、短篇小说集15部、散文集1部、理论专著3部。获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多种全国文学奖项。晓苏近年曾两次赴竹山开展文学讲座，对竹山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本期特辟专题，主要刊发其竹山籍生前好友、学生纪念文章，及其小说代表作，以资怀念。

在拂晓中

有了文学，堵河这条
自然之河便成了一条精
神之河。

晓苏 2017.4.2

【悦推荐】晓苏纪念专题

苏醒



那一抹金黄

◆
王素冰

1

山上有树,有鸡啼犬吠、瓦屋炊烟,更有一抹抹金黄的油菜花,成为节令的主色调;山下有公路连于四方,有商店酒家、人流奔忙,当下国人生活中有的温暖欢欣、浮躁阵痛,这里都有,当然更有男欢女爱。各色人物,正在这里上演着一个又一个饱含笑与泪的故事。

二十年来,这片充满乡土气息和世俗欲望的油菜坡,一直在我心中生长,且愈发鲜活生动。

最早读晓苏的小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应当说,在西风渐入的中国文坛,晓苏的作品更多走的是传统的路子。与一路强势的先锋诸家比起来,他的身影并不那么抢眼。但每读一篇,总让人觉得亲切爽利,特别是写油菜坡系列的乡土作品,不管是方言俚语,还是人物故事,似乎写的就是我老家子房沟村里的事儿。于是见一篇读一篇,读一篇喜欢就会更增加一分。时不时地,一个念头就会从心底冒出来:晓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咋那么会讲故事呢?油菜坡与我的家乡差不多吗?

这大概是每个资深读者的共同心声吧。据说,一直喜欢安静的钱钟书先生,曾戏谑地对采访他的记者

朋友开玩笑说,你们喜欢吃鸡蛋就只管去吃好了,何必非要去见那个生蛋的鸡呢?钱先生还真是哪疼戳哪儿,只要是个真读者,谁不想去见见自己喜欢的那只鸡呢?

好在现在网络方便,随便问一下百度,就能满足我的许多愿望。我知道了晓苏先生出生于鄂西北大山中的保康乡村,大学就读于华师,后留校任教,是研究民间文学的博士生导师;知道他重视家族,尊重传统,是个大孝子;知道他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老家,他大多数小说都是在故乡完成的,据说只有在故乡,写小说才更有感觉;知道了油菜坡位于保康县店垭镇望粮山村,离我居住的竹山县城直线距离不过二百公里的里程。心想,这么近,咋就不去看看,若无缘见到晓苏,悄悄看看那片油菜坡也不错呀。

机缘说到就到。2017年清明节,晓苏回保康祭祖。在文友的引见下,我终于踏进了那片神往已久的土地,且见到了它的主人晓苏先生。

2

苏家花园,是晓苏在故乡所建的乡间别墅,位于沮水河边的马良镇。绿树掩映着两栋西式小楼,又有若干亭台楼阁散布其间,典雅别致。室内以中古西式风格为主,偶有中国元素点缀,相映得趣。陈设简约,庄重大方。刚坐定,便有壮实稳健男士从楼上下来,五十上下的年纪,戴着眼镜,儒雅的圆脸上透出中和而真诚的微笑,一上来,就重重的握住我的手说:“我是晓苏。是竹山来的朋友吧,欢迎你们。”就这样,我们便熟识了。

先生亲自给我们沏茶,又忙着给每个

人削水果。简单寒暄过后,便带着我们参观花园。新枝吐绿,鲜花盛开。整个园子占地不足两亩的样子,这并不影响它的书香气息与家国温情。园名是著名作家熊召政题写的,静逸秀雅,近魏晋风韵。室内字画多省内名家,老作家映泉写意花鸟亦有好几幅。小山下有亭子曰读耕亭,挂着一副古联:“学一等人尊老爱幼,做两件事读书耕田。”站在山顶的亭榭边,或翠绿或金黄的田野尽收眼底。透过繁硕的紫藤花,可见一湾碧水绕山而去。除却文化,小园更让人铭记的则是亲情。园子里每一株树,每一方石,都是家人亲戚送的。每一个记事牌上,都清楚地记录着亲人们的名字、辈份、简介及花木的栽植时间。百十棵花木,承载着家族的温情,在这里扎根生长。花园既是晓苏的家,更是苏氏家族共同的家园。

不多久,保康县的一行文友来了。每年这个时候,苏家花园就会成为当地文友们雅集的场所。晚上,大家边喝酒,边说笑话,当然离不了文学。无拘无束,高谈阔论,仿佛人人都是文坛高手。晓苏先生倒是安静地听着,偶尔也给我们说一两个小段子,似不露声色,却令人捧腹。

回到客厅,先生给我们朗读了他的小说新作《夜来香宾馆》。能现场聆听一位著名作家朗读自己的小说,恐怕只有到苏家花园作客才能消受这般待遇,据说这是花园的保留节目。更多的时候,晓苏先生会把才写出来的小说读给都已八十多岁的父母听,让他们给自己的作品提意见。先生读得一丝不苟,从容生动,大家听得大气不出,静娴安详。八千字左右的小说,用时约四十分钟。小说讲的是女主人公一个“终

生都没有完成的约会”，让人惻惻，每个人的人生总是这样充满“缺憾美”。它一定会触动每个读者的心弦，小说定会引起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

先生让我们提意见，谈感受，大家七嘴八舌说开了。大概是酒精的作用吧，关于文学，关于小说，关于晓苏，我也随意说了许多话。

以我有限的阅读，近三十年来，若论一直坚持短篇写作，且形成自家面貌，产生广泛影响的短篇小说家，已谢世的汪曾祺、林斤澜二老不论，气息先锋、迷离隽永的苏童算一位，根植传统、工于白描的刘庆邦算一位，细致密实、于寻常中见深情的王祥夫算一位，极富民间格调、写尽世间百态的晓苏算一位，他们是我所喜爱的四大短篇小说大王。若就阅读量而言，苏氏兄弟的作品又读得多一些。喜欢苏童，主要喜欢他诗意的氣息，喜欢他对人物关系疏离感准确表达；喜欢晓苏，则是他的乡村氣息、民间格调和对世俗人物悲欣交集的讲述。

老评论家贺绍俊论及晓苏小说的民间气质，实乃一语中的之评。在我看来，很少有一位作家，能像晓苏这样持久地关注乡村，精微地向民间学习，真正把民间文学的风神深深镌烙于自己的小说中。这些夸张的戏谑的世俗的表达，让他的小说充满鲜明的民间格调，读起来轻快明艳而又有一点淡淡的喜剧色彩，在当下这个轻阅读时代广受青睐，故而他的小说能发遍九州大刊。当然，与纯粹的民间文学比起来，晓苏的小说则更具深刻性和精粹性，这就如同小说中的油菜坡比生活中的油菜坡更广阔、更深刻一样。以这片秦巴山乡为背景的系列小说，生动记录了当下中国农村社

会各色人物的存在状态与生存关系。若干年后，如有人以民间视角考察这个时代，油菜坡系列小说或可作为另类资料库。从表达上看，晓苏虽然一直写着乡土，但他的路子却一点也不土，细细品咂，他的大多数小说中都弥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新锐气息，个中一些篇目，现代派的味道很足。

3

翌日清晨，天下起了丝丝小雨，给这个落英缤纷的时节，平添了些许诗意。

现实中的油菜坡，离马良镇还有二十公里。一年一度的清明祭祖大会，是苏氏家族的大事。受晓苏先生的邀请，我们有幸作为嘉宾参加了这次特殊的集会。在纷纷飞飞的细雨中，车队顺着弯曲的通村水泥路爬行。终于，我们见到了那片心仪已久的山坡。

广袤青山嫩绿点点，枯草丛中新芽如米，一抹抹油菜花开得正旺。原始的泥巴房屋，泥巴汉子，与小说中完全一样，却又完全不一样，亦真亦幻。

这样的家族盛会我是第一次见。怀着对先祖虔诚，苏氏家族的几百名男女老少，一个个放下手中的活计儿，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向先祖叩首致敬。鼓乐声中，大家以远古之礼向先辈鞠躬、上香，缅怀他们的功绩，继承他们的大德，感谢他们为后辈所做出的奉献。正如作家史铁生说，每逝去一个人，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为后来的人照亮前行的路。我们正是在一代代先辈德操、精神的照耀下，循着他们的脚印努力前行。

在晓苏先生亦庄亦谐的主持下，各项议程协调推进。如部门机关一样，苏氏家

族总结成绩,规划未来,表彰先进,鞭策不良,为孝子发奖状,给新生的孩子发红包……然后几百人合影留念,共进午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他们在家族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

以孝悌、仁爱为核心的家国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亲情血浓于水,故乡是游子永远的根。纪伯伦说,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在孤独的人生远行中,不管走多远,只要我们心与家园相牵,魂与民族相连,我们就不会迷路。心中那片金黄的油菜花,会给我们无穷的温暖和力量,去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4

短短两天的油菜坡之行结束了,但与

晓苏先生交往的诸多场景,却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他的真诚,平和,睿智,从容,他对苏氏家族的深情,对族人朋友的平等友善,对父母孩童般的亲昵与尊敬,都令人感怀。

又一个周末清晨,我被欢快的鸟鸣叫醒。窗外阳光明媚,春山如屏。堵河两岸的油菜花开得正旺。远山那边的村子里,有我的父母和乡亲,我得回到属于我的油菜坡去。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先生名字的含义。春晓苏醒,才是初心。只有心中有爱,心底有根,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也才能走得更远。

(王素冰,男,现供职于竹山县文联。)

一个有意思的人

◆
未央

每当我们泪水涟涟的时候,大概率是为了某个人。此前,我是为了去世的亲人,这一次,是为了敬爱的晓苏老师。

今年1月5日晚,我正在外地出差,有几个好友纷纷给我发微信,说是晓苏老师去世了。在震惊的同时,我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朋友说“不相信可以去看朋友圈”。于是,我就照朋友所言去做。果然,朋友圈关于老师去世的消息已经是铺天盖地。就在刚才,我还在电脑前写文稿,但现在别说写东西,就是坐也坐不住了。我就像忘了回家之路的猴儿,在房间来回转圈。还是不死心,就四处打电话,企图得到不一样的结果。而结果,还是残酷得让人失望。

就在几个月前的2025年8月13日晚九时许,我正在家中洗脚,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晓苏老师”,我心里甚是疑惑,自从2024年清明节前夕微信里简单聊了几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而且,我和老师绝大多数都是用微信联系,很少用电话联系,究竟是什么急事才让老师打电话呢?出人意料的是,接通电话后,老师只是问了我的近况,最后让我一定要保重。这就完了?我心里正犯嘀咕,老师又说“其实有具体事,明天我再告诉你”。就这样,老师挂了电话。到底

是什事呢？我满怀期待地等到第二天晚上十点多，老师仍然没有打电话过来，也没有发微信。到了第三天下午，我等不及了，就用微信给老师发了一条问候性的短信，尤其强调来年一定要参加老师的家族清明大会。结果，老师一直没有回复消息。我心里的疑云再次升起，这不是老师的做事风格啊，以前都是有来有往，必回复的。直到老师去世后的第二天，我心中的疑团才解开。在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里，我了解到，自从去年7月以来，老师在病床上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大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最喜欢给记得起的朋友和学生打电话，但往往像猴子扳苞谷一样，很难想起以前说过的话。这样一核对，原来老师是在跟我告别啊，至于什么事，为什么当时未说，也许正像他的小说一样，留个悬念，让我永远去猜。

我靠在床头，心里“复盘”着与老师的十年过往。

2016年秋，我有幸参加了湖北省作协举办的第六届高研班。高研班的一个女同学非常活泼、健谈，在去采风目的地的路上，她充满自豪地说：“你们谁知道晓苏啊？他可是从我们保康走出去的一个大作家！”同学们面面相觑，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我曾经比较系统地研究过当前活跃的作家、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作家的作品，对于晓苏，我是熟悉的。我马上打圆场：“晓苏都不知道啊？他可是《花被窝》的作者啊！”《花被窝》曾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但凡关注文坛的人，都是知道的。有同学“哦”了一声，应该是想起来了。因了这个原因，我和这个女同学迅速熟络了，于是，我趁机提出请她引荐，想

拜访一下晓苏老师，同时想接老师去竹山给文友们讲讲课。女同学说她可以试着问一下，成与不成，不一定。其实，对于此事，我也没作多大指望，人家这么大的作家，怎么会轻而易举地见我这样的小作者呢？没想到，就在高研班结束的第三天，女同学就在微信上说晓苏老师同意意见一见我，并把老师的微信推荐给了我。我心里猜测，除了女同学的极力“撺掇”外，老师可能还在网上搜过我的资料，此前，我已经在国内几家省级刊物发过小说作品，尤其是在2014年，在同一家刊物先后发表两部中篇小说，在省内有些小影响。老师即使再怎么礼贤下士，但他的时间是宝贵的，不可能谁都想见就见。彼时，我刚四十出头，正是创作的黄金时期，老师估计我可能还会走得更远，才答应收留我。有了这点底气，于是，我就鼓起勇气向老师的微信发起邀请。老师很快就同意了邀请，简单问候了几句后，我问什么时候能见老师呢？老师说：“竹山和我老家保康离得不远，我每年都在老家主持苏氏家族的清明大会，你明年的清明节前一天过来，参加第二天的清明大会吧。”

此后，怕打扰晓苏老师，我一直没有联系他。就这样在幸福的期盼中度过了大半年时光。2017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清晨，我约上我的启蒙老师，一起踏上去往保康的征程。晓苏老师的老家在店垭镇，因为怕过早打扰他，我们在保康县城停留了两个时辰，当地文友邀我们共进午餐。饭后，在周边转了一圈后，就向店垭出发。在苏家花园，晓苏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老师是一个家族观念很强的人，苏家花园的每棵树上都有一个吊牌，牌子上写着族中种树人的姓名。从这个角度看，苏家花园既

是晓苏的私人别墅,也是苏氏家族的情感纽带。我们在花园里散步、聊天、合影,其乐融融。累了,老师领着我们到室内休息。乘此间隙,老师拿出他的小说集《夜来香宾馆》,挑了这个主题篇,当众朗读。老师读得声情并茂,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只有我,因为中午饮了一点酒,这时候开始犯困,不禁打起了呼噜,引得一阵哄笑。

共进晚餐的时候,晓苏老师不饮酒,但他用他那诙谐的段子,为宴席活跃了气氛,增添了色彩。老师是一个非常细心、贴心的人,他为每一个参加晚宴的客人订做了一个桌签。长这么大,还是首次享受这种待遇,我忽然意识到,以后可能很难再有此机会,下席的时候,顺手把桌签揣到怀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第二天上午,我们全程参加了晓苏老师主持的苏氏家族清明大会,亲眼目睹了苏氏家族的团结与兴盛。依依惜别时,我们再次邀请老师到竹山讲课,他爽快地答应了。返程后,我充满激情地写了一篇短文《朝圣油菜坡》,发给了晓苏老师。老师觉得“朝圣”不好或“不敢当”,把题目改成了《春游油菜坡》,其他少量需要“商榷”的词语,也作了改动。最后,才刊发在了他主编的《文学教育》上。老师治学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2018年是我与晓苏老师见面最为频繁的一年。这一年5月,老师受邀来竹参加“堵河地域小说研讨会暨晓苏文学讲座”活动。听说有此名作家讲课,来自竹山县周边的保康、南漳、竹溪、房县、郧西、郧阳等地的文学爱好者纷纷赶来聆听讲座。老师以自己的小说为例,结合自己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着重阐述了小说创作的多元

化、现代性探索等问题。他以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的语言,旁征博引,把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区别,形式感的构成以及创作过程中的困惑进行了声情并茂的讲解与剖析,引起与会者的共鸣,使大家受到极大的启发。他说“最好的小说,无疑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那种”,这就是他一贯倡导的“写有意思的小说”。老师不但为文友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文学课,也让众文友见识了大作家的风范。讲座过后,竹山掀起了小说创作的高潮,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这一年7月,湖北省作家协会举行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会前,我和晓苏老师在会场相遇,他隆重地向我介绍了他随行的刘川鄂等作家,让我多向老师们学习。会议最后阶段,晓苏老师荣选本届省作协副主席,我立即向老师发了一个祝贺短信。老师简短地回复了我,其冷静、睿智,让我动容。我又补发了一个短信:“您早就够格了,这个身份和荣誉来得有些晚,但终究还是来了,实至名归,值得祝贺!”这一次,老师没有回复我。可能他觉得我的话有情绪,不置可否,索性不回复。老师为人和善且谨小慎微,让我印象深刻,值得我永远学习。

这一年10月底,我受朋友之邀参加在南漳县举办的晓苏老师主讲的“南漳小说创作恳谈会”。时隔不到半年,我再一次接受老师的文学洗礼。有收获,有感慨,当然还有分别时的不忍和怅惘。

第二年也就是2019年,在清明节来临的前几天,我向晓苏老师发了一个信息,要求参加这年的苏氏家族清明大会。老师很快就答应了。因为自己没有车,我就邀了竹溪县有车的文友,连同本地的一个文友,

一行四人,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一同奔赴保康店垭镇。这一次,因为慕名前来参加活动的文友特别多,晓苏老师没空朗读他的小说,但在晚宴上,他仍饶有趣味地向大家讲述着他改编的段子。这些段子大多数带点“色彩”,一如他的小说,充满生活气息。在第二天的清明大会上,活动议程与两年前大同小异,但有两点不一样,一是晓苏老师在会前向文友们签名赠送他的新书,二是每个参加活动的人获赠一本《苏族手册》。这本类似家谱的书籍,凝聚了晓苏老师的心血,成为泛家谱书籍的典范。我们四人满载而归。临走时,我们纷纷要求来年再次参加活动,但,包括我在内,从此再也没有了机会。

此后再没能参加苏氏家族清明大会,原因主要是2020年春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一阻隔就是三年;再就是2024年之后,晓苏老师疾病缠身,不便见我们。

自2019年清明大会后,我与晓苏老师一别就是三年,其间未见过面,但微信联系每年都未间断过。2021年12月,由时任挂职副县长刘洋同志牵线搭桥,省作协受邀以“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下基层名义来竹开展文学采风活动。我作为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除了修文主席外,我还邀请了晓苏老师,并请他再邀请一些作家一并前来。老师欣然应允,在他的具体组织下,省作协组织了一个近10人的作家代表团,于月初到达竹山,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文学讲座和采风活动。活动安排了两个作家的文学讲座,一个是修文主席,另一个就是晓苏老师。这是晓苏老师第二次为竹山文友讲课,他作了题为《小说创作的现代结构》的主题讲座,百余名竹

山文学爱好者再度沐浴他的阳光雨露。

2022年清明节前夕,我给晓苏老师发短信,要求参加当年的清明大会。老师说因为疫情原因,今年的活动不一定举行。我明白老师的意思,就没有再打扰他。

2023年7月底,湖北省第八次作代会召开,我和晓苏老师再次在这种庄重的场合中相遇。在会议间隙,我们简单地打了招呼。第二天下午,省作协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结果出来了,我没有听到念晓苏老师的名字。心里觉得甚是奇怪,再向身边的代表求证,果真如此。便向老师发了一条短信,问问情况,老师回信说他到了退休年龄,不能再在作协担任职务。我心里感到一阵失落,但我坚信,老师的创作永不退休,他的文学高峰还远远没有到来。这是我可以预见到的,但我无法预见的是,这是我们此生相见的最后一面,惜哉、悲哉!

2024年春,我再次向老师发短信,要求参加清明大会。老师很快回信息,说他的身体不舒服,今年的活动就不举办了。我估摸老师说的“不舒服”不是轻描淡写,极可能是患了不好的病,就不好再多说什么了。这一年夏天,我在一家刊物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老师为他的小说刊发的作者照片,照片里,老师很清瘦,瘦得有些脱相。心里就为老师的身体状况担忧,我几欲问候,又怕打扰到他,就作罢。武汉与竹山相距千里,我一直盘算着,如果有事到武汉,一定要去看看老师。没想到,此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武汉,这个愿望终成了永远的遗憾!

老师一向倡导“写有意思的小说”,其实这一理论的根源来自他本身,因为他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人,这种文学思想博大

精深,就像大山,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才领会其中之一角。2025年8月,自从接到老师的电话后,我满怀期盼地等候他的安排,没想到再无消息,当心中的谜底揭开后,老师却已驾鹤西去。这就像他的小说,在情节的反转后又戛然而止,让人回味无穷。然而,当这种情景在现实中演绎的时候,留下的更多的是心痛,是遗憾。此种感受,我又向谁言说?

在我心中,老师是最尊敬的长辈和最信赖的朋友。我多次要求参加苏氏家族的清明大会,意图简单至极,其实就是想与老师见面。在老师眼里,我是他最牵挂的学生和朋友,在绝大多数场合,只要是遇到十堰文友尤其是竹山文友,老师都会顺便问

我的近况,这些文友也陆陆续续把问候转达给了我。在整个湖北,老师扶持了一大批文学新人,我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代表。而于我,这却是万分珍贵的机缘。由于才能有限,我不能把老师的文学精神发扬光大,但我却可以将老师对我的这份垂爱、友情,像宝藏一样永远珍藏。

老师的微信、电话,我至今未删。不删,是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感觉老师还在。闲暇的时候,就翻开老师的微信看看。看着看着,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再次浮现在眼前。如此“掩耳盗铃”,时常更让人伤感,却让我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品尝到甜蜜。

祝老师在彼岸安好!

晓苏教我『绣』故乡

◆
秦祖成

听到晓苏老师“走了”的消息,我和许多人一样,觉得是梦境,不是真实的。

那天是1月5日,下午快四点时,友人发信息给我:晓苏老师走了。我一下子愣住了,慌乱而仓促地回复“???”,接着急切地询问省城的朋友,在得到同样的信息确认后,我才忽然意识到,风趣幽默、才华横溢、为人纯善的晓苏老师,真的从此离开了我们。

那几日,我频繁地翻看我和晓苏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一遍又一遍阅读各平台推出的纪念晓苏老师的文章,许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朋友,记录着我们皆知也不为人知的点滴故事。有人哭晓苏、有人念晓苏,有人敬晓苏、有人叹晓苏,各种赞美声、褒奖声、惋惜声,此起彼伏……网上的纪念文章铺天盖地,我连续几晚都读到深夜,一幕幕鲜活场景、一处处温暖细节、一个个感动瞬间,把晓苏更加立体地呈现在我面前。

我和晓苏认识时间不长,但我知道晓苏时间很长。那时候,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每年自费订阅《小说月报》。记得《小说月报》2006年第2期选载了晓苏老师的短篇小说《从前的单相思》。小说文字不多,情节简单,我一口气读完,晓苏老师朴实的语言、生动的细节、惊奇的意境让我无比惊叹。这是一篇多么好读、耐

读、值得读的小说啊！后来我得知，晓苏老师老家就在襄阳保康县，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留意每期《小说月报》附录的“全国报刊小说发表存目”，总能看到晓苏老师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名录，他是一位高产作家。后来，我又相继读到了《小说月报》选载他的《我们的隐私》《留在家里的男人》《花被窝》等经典作品。《留在家里的男人》将一个留守在家的男人与岳父间羞于启齿的一件事深藏起来，直到最后岳父才向女儿解开谜底，令人啼笑皆非又发人深省，既有意思又有意义。读完《花被窝》，整个故事、架构、冲突、矛盾、意义，我觉得又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这方面的相关评论很多，我就不卖弄拙见了。但我至今觉得，这个关于婆媳关系的乡土短篇小说无人超越。

我和晓苏老师认识，是在省作协组织的一次现场答辩会上。2017年，省作协启动第三届长篇小说重点扶持项目，全省共申报长篇小说选题171个，经过初评、复评，30名主创作者的选题进入答辩环节。2017年12月21日，省作协组织我们进行终评答辩，我抽签的顺序是25号。进入省作协答辩现场，我端坐在答辩席上，对面坐着七位评委老师，我看到晓苏老师正亲切地用眼神打量着我。那是我第一次和晓苏老师面对面，他慈祥的面容、和蔼的话语立马拉近了我与评委老师的距离。我一一回答老师的提问：为什么要确定这个主题？怎么构思的？打算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第一次参加这类答辩，我显得有些拘谨，个人觉得并不鲜活。

晓苏老师满脸笑容地看着我，在评委老师和我交流环节，他热心快肠地说：“这

个主题很有意思。选题不一定要宏大，但要把小人物写活，一定要写出乡村的趣味性、多样性。他们的命运不一定是悲伤的，但一定是欢乐的。”

晓苏老师这番话对我启发很大。在陈述环节，我顺着晓苏的思路，介绍了我这部小说的创作考虑：以秦巴山区为地理背景，细致书写“留在村里的人”“进村的人”“回村的人”三类群体，聚焦小事情、刻画小人物，用轻松的文本表现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趣味性，表现故乡人的命运、心态、疼痛、孤独、欢乐和温暖。

晓苏老师向我点了点头，几位评委老师也频频鼓励说：相信你能把这部作品写好。其中一位评委老师说：这个选题如果中标，就让晓苏老师做你的指导老师。这一刻，我内心无比激动和兴奋。等待成绩出来，让我意想不到，答辩成绩十分理想，我的选题很幸运入围，成为第三届长篇小说重点扶持项目中标的20位主创作家之一。

创作期是艰难的。自2018年1月在省作协举行长篇小说重点扶持项目签约仪式后，我们正式进入创作时期。这是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一切都是陌生的。从构思到收集素材，每个章节写什么、需要哪些素材，我把框架搭得满满的。我利用一切工作和休息时间去乡村，去田头，去农家，接触生活，接触村民，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我边收集边写作，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思考、写作。

第一章就让我犯了难，怎么开头？长篇不像短篇那么浓缩，开头就要抓住人。我理解，长篇既要能抓住人往下读，更要有开阔的时代印记，体现长篇的开阔叙事。第一个章节，我就写了好几个版本，但一直

不满意。我抱着试试看的心里给晓苏老师发邮件,求教他。没想到,当天晓苏老师就回信了,让我不要着急,慢慢体悟。指导只是个形式,先写出来,再慢慢改。并对我发去的第一章节进行了鼓励,说语言很好,一定要先写出来。在晓苏老师的鼓励下,我一点点地往下写,有时一天写一万多字,有时一天写几百字,一直坚持着。

2018年5月,竹山县文联举办地域小说研讨会,胜敏兄邀请我参加活动,说晓苏老师要给大家讲小说创作,还让我作一个发言。活动正好安排在周末,我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周六一早赶到竹山,晓苏依然会心地笑着,向我问好,我们一起合影,一起谈笑。在他房间聊天的时候,我接到工作任务的电话,晓苏老师说你工作太忙了,创作的事可以缓一缓,首先工作要干好,有时间了再写。那时候,我在区委政研室工作,负责起草把关主要领导的文字材料,经常会收到紧急任务。晓苏觉得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这份爱好、有这种情怀,难能可贵。

研讨会上,我们几位从事小说创作的业余作者发了言,我从读晓苏第一篇小说开始谈起,探讨我对地域小说的浅见。研讨会的重头戏是晓苏老师的讲座,他首先肯定了竹山乃至十堰在地域小说创作上的成果,接着从现实与传统、有意思与有意义等多维出发,生动深刻地讲解地域小说创作的核心要素和主题观念。他列举了很多小说实例,素材怎么来?小说怎么架构?语言怎么陈述?结构怎么铺展?都在他朴素而生动的交流中深刻地呈现出来,听了以后深受教益。

这次活动给了我更大动力和深刻启

示,特别是对我的长篇创作启发很大,要想创作出秦巴山区的乡村景象,必须要在地域文化上深度挖掘。我利用一切闲暇时光,收集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乡村传承的、至今沿袭的乡土地域文化,如,耕牛下田、船灯戏、杀年猪、守岁、推磨、熬糖等乡村民俗,种地的场景、丰收的景象、秦巴老人“分家”的习俗、乡村美食、秦巴老屋、乡村葬礼等等,我将这些地域性的民俗故事、文化传承写进我的小说中,这些熟悉的故乡生活,都在这部小说中得以展现,我忽然觉得小说的乡土味一下子浓厚了起来。这期间,我给晓苏老师发送了一段我描述冰天雪地中,两位村民撒尿调侃的细节。晓苏老师给我点赞,说“有意思,有趣味。”

2018年9月,第三届“长篇小说重点扶持项目”改稿会在英山举行,我和晓苏老师再次见面。这次改稿会实际还是探讨创作思路,省作协怕我们跑偏方向、走弯路,邀请指导老师和主创作家一起交流创作思路。我们结合自身创作情况,与指导老师交流“怎么写、怎么呈现、写什么主题、写多少字、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我把我创作思路和进展作了详细介绍,几位指导老师给了很好意见,特别是晓苏老师,对我的小说细节描写给予肯定,但对小说开头仍然不满意,让我尽量再宏阔一些。两天的改稿会上,我认真倾听、反复揣摩,把开头改了又改,最后我以春节后村里人进城为场景拉开序幕:“车喇叭响了三遍。每响一遍,都是满满的仪式感……”晓苏老师很看好这个开头,既有场景化、又呼应主题,既直观叙事、又设置悬念,既带出人物、又直面乡村……

2019年8月,第三届“长篇小说重点扶

持项目”改稿暨指导辅导会在五峰县举行,晓苏老师如期出现在会场。这次改稿会上,我们二十位主创作者一一介绍创作进展、小说立意和时代主题,晓苏老师在陈述指导意见时对我进行肯定:从目前创作进展和叙事风格看,完全相信你能把这部小说写好。这次改稿会期间,晓苏老师就我的小说题目交流了意见,他觉得我这个小说名可以再好好想一想。我这部小说之前的题目为《留民》,意为书写留在村里的这群人。但实际上,我这部小说书写的是“留在村里的人”“进村的人”“回村的人”三类群体交织下的村庄。

后来,我把这部小说的名字改为《绣故乡》,晓苏老师说,这个名字好,“绣”字用得很妙,很有意境。我想到用这个“绣”字,也是希望通过小说中的浪溪村,寓意一种希望、一种理想、一种乡村的本真面貌和未来景致。“绣”故乡,实际上是每个故乡人灵魂上的一次旅行。这个“绣”,是故乡人对故乡生活的拾捡和追忆,是故乡人对故乡生活的还原和重塑,是故乡人对故乡生活的期待和展望。这个“绣”,是故乡风物风貌风俗的一种体验和素描,这部小说中,“绣”的有让人垂涎的秦巴美食,“绣”的有乡愁味十足的秦巴老屋风貌,“绣”的有儿时记忆中的酿米酒、打豆腐、织草鞋、磨面粉等秦巴民俗,“绣”的有父辈对子女的割舍与偏爱,“绣”的家长里短的琐碎与恩怨等……我尽力让这些风物风貌风俗构筑下的故乡生活变得简朴而本真,试图让读者看到的故乡,如小时候的家乡,如身边的乡村,如未来期待的样貌。

小说写好后,长篇小说扶持项目计划突然没了音讯,我问晓苏老师,他说应该还

会实施,只是暂时项目资金没到位,先写好改好。2022年初,我接到省作协通知,让3月底前交稿,要组织出版前的正式评审。我把这部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头至尾打磨了好几遍,按时交了稿。5月20日,省作协组织外省评委对近20部作品进行了评审,经前期评委认真审读,9位评委经无记名投票,最终评选出7部出版作品,由省作协公开出版,其中包括我的长篇《绣故乡》。看到省作协的公示,我无比激动、无比兴奋,历时五年,在晓苏老师的鼓励和精心指导下,我终于圆了长篇梦。

年底,小说正式出版,晓苏老师向我表示祝贺,鼓励我继续热爱文学,继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2023年2月17日,我把潘能军老师刊发的对我长篇小说的评论《迷失与轮回》发给了晓苏老师,他看到之后联系我:“此评论公开发过没有?如果没公开发,把原稿发我邮箱,文末附上作者地址与电话。”收到邮件后,晓苏又发信息:“四期发。”没多久,《文学教育》2023年第四期图文并貌刊发了这篇评论。

2024年第三期《芳草》杂志刊发了晓苏老师的短篇小说《村标》,我看到目录,立马转给了晓苏老师,他很快回复:“谢谢祖成传喜讯。我这两年身体不好,写得极少,惭愧。”又问:“你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提升了吗?”虽然聊得不多,但晓苏老师对我一直关怀有加,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

2025年1月29日,蛇年大年初一,我给晓苏老师发去祝福短信:愿老师有许仙般的善良福报。一切都好!晓苏老师依然快速回复:祖成新年快乐!他一直是这么一位谦虚低调、没有架子、为人友善的长者、学者、师者。遗憾的是,我只知道他身体不

好,也打听朋友他身体状况,但不清楚他到底患了什么病、严重不严重?这几年我们都没再见面,只是在微信里偶尔聊几句。但经常还是能读到他的作品,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作品,刻印着油菜坡地域文化印记的好作品。比如,《说的都是一个人》《吃苦桃子的人》《老婆上树》等等。我记得我还专门为他刊发在《作家》杂志上的小说《说的都是一个人》写过读后感,发表在《长江丛刊》上,评论的题目是《我们都是“那个人”》。小说讲述的是两个扫墓人之间的对话,从而引出话题中的那个人物。同一个人讲故事,故事里讲着同一个人,一前一后,因为有着老表这个特殊的身份支撑,使小说情节发生了拐点,小说人物也由此生出了两个版本、两种形象。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存在于别人的世界,每个人都具有两面性,在各自的内心深处,都会遇到万元这样的人,也都会出现龚喜这样的形象……《吃苦桃子的人》《老婆上树》等作品,很快被众多评论家、读者争相评论,《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纷纷转载,好评如

潮,我对晓苏老师的创作成就由衷赞叹和欣喜!

这一切时间线,连接着我和晓苏老师之间的深厚情谊。可以说,如果没有晓苏老师的精心指导、鼓励和点拨,我的长篇很难写成、写好,更不用说评审出版了。

如今,晓苏老师突然离我们而去,我反复重读晓苏老师的作品,认真阅览众多文友纪念晓苏老师的文章,内心五味杂陈,既对他的文品、人品感到高兴,又对他的英年早逝感到遗憾。

也许,人生本就是一种漂泊,就像故乡一样,离乡、返乡,这是常态,也是宿命。晓苏老师离开了,但他笔下的故乡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的故乡也会越来越好。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晓苏,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永存的油菜坡,还有他师者、长者、学者的风范。

(秦祖成,男,现供职于十堰市茅箭区司法局。)

一面之缘的怀念

◆ 楚曦

得知晓苏老师离世的消息,感到突然而又震惊!脑海里立刻浮现出2024年10月29日,在湖北社会主义学院给我们上课的情景,《文学与人民》的专题讲座仿佛还历历在目。晓苏老师的突然离去,让我的内心感到十分的难受和失落,中国文学的星辰大海里又一颗闪亮的星星陨落了。

其实,我和晓苏老师之前从未谋面,也不曾相识,相见也仅仅是这次讲座。然而,在我内心早已对这位文学上的导师心存敬意,也仿佛是认识很久的长者和朋友。第一次深刻知道晓苏老师的是2018年。2018年5月5日,由鄂西北地区十堰市作家协会、竹山县文联及竹山县作家协会举办的堵河地域小说研讨会暨晓苏文学讲座活动在竹山县圣水湖畔举行。当时,晓苏老师不远千里来到竹山开展文学讲座,这对文学爱好者的我,在家门口能聆听文学大咖的讲座是何等幸事!后来忙于工作的原因,竟未能参加,成为我心中好久的遗憾。后期竹山地方文学刊物《堵河》刊登了晓苏老师《小说可读性从哪里来》的讲座内容,这是他结合自己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给广大文友无私分享的很独到的经验总结,也是非常实用的创作指导。我读后深受启发,有着醍醐灌顶之感。之后,我先后读到了晓苏

老师的《花被窝》《酒疯子》《三个乞丐》《老婆上树》等小说。他的小说一读便能让人一头扎进去,舍不得出来那种,朴实有趣的叙述,巧妙的结构安排,以小见大的主题呈现,足见一位文学大家的功底和造诣。于是,我就对这位素未谋面的老师有着深深的膜拜和崇敬。

堵河是我的母亲河,这里有着丰富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这里的文化脉动也吸引着晓苏的目光。我一直关注堵河流域的文学动态,后来2021年12月份晓苏老师又来过一次竹山,又一次把他创作的经验和本地的文友进行分享,并实地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和竹山本地的一批文学爱好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2024年9月至10月,我有幸参加了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的一个培训班。临近毕业前夕,得知晓苏老师要来给我们授课的消息,我感到特别激动,像是要邂逅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这次能在省城见到晓苏本人,又能聆听他的精彩讲座,是多么大的幸福呀!晚上,我把晓苏老师的基本情况,获奖作品一股脑儿发到同学群里,也算向他们提前做一介绍。好几位同学看我如此上心,都问我是不是和晓苏老师特别熟。

10月29日上午,课前我特地选了个靠前的座位,做好专心听课的准备。同学们也在我的前期功课下都报有很深的期待,迫不及待想听到这位知名教授的讲座。当晓苏老师走到讲台时,我却愕然了,眼前的晓苏和以前在竹山参加活动时的晓苏判若两人。当年那个精神抖擞、那个儒雅可亲的晓苏,如今他整个人瘦了一圈,脸色也很黑,精神状态也不及以前。

带着满腹狐疑,进入了讲座。讲座一

开始,晓苏老师却显得精神十足,他为我们开始了《文学与人民》的专题讲座。他从“文学为谁创作”导入正题,从“人民立场、人民形象、人民美学”三个方面,向我们阐释了文学创作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文学只有植根于人民,塑造人民认可的形象,才能有顽强的生命力。整场报告,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般将铁凝的《春风夜》、贾平凹的《天狗》、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迟子建等老师的作品片段进行生动解析,由浅入深地让我们领略到文学的魅力。他从人性、世俗、多元的维度等方面来示例如何体现人民立场,如何在平凡的生活细微之处塑造可敬人物、可亲可爱形象。他从雅俗共赏、庄谐互设、情理交融几个方面把人民美学的应用讲得深入浅出,让我们对文学的属性、文学的创作有了更形象更直观的理解。

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和晓苏老师在休息室攀谈了一会。我说我来自鄂西北竹山县时,他听后非常高兴,像见到家乡人一般的亲切。他问了竹山作协的那些老朋友咋样了,竹山这几年发展的咋样,我一一告诉他后,他显得很高兴。我们双方加了微信后,他一边喝着携带的中药包,一边说他肠胃不好,身体还在恢复。看他那黑瘦的样子,也为他担心,但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是重病在身。

讲座结束之后,已近中午。学院再三留他在食堂用餐,他却说还有事,急匆匆要往回赶。我把他送到学院门口,他没带车,打了一个的士就匆匆走了。没想到此次道别竟成永诀!

晓苏老师,出生在离我家乡十堰不远的保康县,也是山清水美、物华天宝的地

方。鄂西北独特的乡土文化和自然风光孕育了淳朴的乡风和民风。晓苏老师和我们一样自幼熟知农村的乡土民俗,体验过山区农村生活的酸甜苦辣,与形形色色的父老乡亲有着千丝万缕的交集,这里充满着泥土气息的文化根脉成为他后期创作的丰厚源泉。一个特别出色的作家,仅有生活的积淀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天赋。这种天赋就体现在对生活的敏锐捕捉,对文学语言、对结构、对主题等诸多方面的把握创造能力。显然,晓苏老师是卓越的存在。他有着独到的眼光和高超的把控能力,总能在普普通通的生活缝隙里发现深刻的时代思考,他曾经生活的油菜坡也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精神原乡,他总能把这些“土得掉渣”的人物和故事陆续搬到他的作品当中。乡土的滋养,天赋异禀的自身潜质,铸就了他成为中国文坛上的卓越成就。他在创作上可以说是高产的人,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500万多字,出版多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以及《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等理论专著。他曾获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等。其短篇小说《花被窝》《酒疯子》《三个乞丐》分别入选2011年、2013年、201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三个乞丐》获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乡村兽医》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24年度中国好小说……这些成绩足以让他成为文坛巨匠。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和晓苏老师仅仅只有一课之缘。但是,这次经历却是我心

里最为美好的回忆。就像许许多多的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偶像不仅仅是作者本身,而是从作者的诸多作品中感受到力量,内心深处充满对作者才华和思想的敬仰,这也是文化的魅力所在。

近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来自各个方面悼念晓苏老师的文章,让我对他有了更深刻全面的了解,他的人格魅力也更加丰满。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情不自禁写下文字的大多都是在他小说的影响和文字的熏陶中,成长受益的人,都是对这位德艺双馨的老师英年早逝感到惋惜痛心。我突然有了一丝欣慰。在这个利益和金钱交织的社会环境中,文学的影响力、穿透力依然如此强劲!王蒙曾说,现在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声势,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更便捷、更快餐、更市场、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思维的艺术,是头脑与心灵而不仅仅是感觉的艺术。文学仍然是地基又是高峰,是根本又是渊薮。文学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过时与淡化的。

文学共鸣是人类情感交流的核心。正因为如此,这世界不管怎样物欲横流,人心不管怎样浮躁,文学殿堂依然神圣而美好,缪斯女神的魅力依然光辉照人,我们总能在这片世界里找到一丝宁静。很欣慰依然有众多坚守文学热爱的人们,这个世界依然会灿烂多彩!

相信,晓苏老师在天之灵是会为这样一个多彩的文化的世界而感到欣慰。愿天堂里没有病痛!晓苏老师,安息!

(楚曦,男,原名贺进修,竹山人,现供职于竹溪县政协。)

忆晓苏 温如故

◆
高明英

冬日的风吹过，教室门前的玉兰树唰唰地响，像极了晓苏老师伏案给读者们送书时签名的声音……

从马良中学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是晓苏老师在保康的居所，他的父母常年住在那里。那是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在马良那个小镇特别显眼，起名叫苏家花园。起初，只知道他很会写小说，也读过他主编的杂志，从来没见过他，但觉得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办公之余，我常从窗户看过去，发呆、出神。那里对我来说，神圣，向往。

初相逢梦已始

2013年，我到马良工作的第八年。清明节前的一天，天气晴好，小城和石上清泉说，我们带你去见晓苏老师。我说：“前天是愚人节，又不是今儿。”他们说：“是真的。”下午一点左右，小城、石上清泉在马良去两峪那路豁豁儿那儿等我。

在店垭朝神龙方向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就看到传说中的晓苏老师了。对我来说感觉像梦一样，晓苏老师戴眼镜，微胖，普通话，慈祥，可爱。大家都下车——简单认识了一下，就继续出发。

十分钟内就到了桃花寨，大片大片的桃花，地势虽

不是很平坦、桃树也不是很整齐,但也似天然而成。关于陶渊明以前是不是到这里来过,晓苏老师说,陶渊明没有来过不要紧,只要我们来过就行了。

晚餐间,晓苏老师再次详细地介绍各位,并建议大家来下娱乐活动。宜昌一位女作家,先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本她最近的诗集,并给大家朗诵了诗集中的一首。接着晓苏老师请大家有的现场作诗,有的朗诵别人的诗作。晓苏老师本人不仅朗诵了一首诗,还唱了一首歌。十三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晓苏老师唱歌的时候,我蒙着脸笑,花溅泪扭头含蓄地笑,小城拍手张起个嘴笑,石上清泉笑得脸都红了,总之,还真有点笑人,因为歌词非常有意思。这是我唯一一次听晓苏老师唱歌。再后来,就只听到他讲故事,读他的小说,再没听到过他的歌声。每次见面,活动形式不一样,但主题一定是跟他的小说风格一样,有意思,有情趣。

晓苏老师说“以文学的姿态面对生活,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从桃花寨回来以后,我的散文陆陆续续在襄阳晚报发表,从那时候开始,我认识了很多文学圈的朋友。到2016年,我已经有数十篇小散文发表。也是这一年,我参加了省作协举办的高研班,我的文学视野更开阔。见到市外的文友,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总会说:“你认识晓苏老师吗?我是晓苏老师的邻居。”参加全省大大小小文学的活动,凡是有表演节目的时候,我都读晓苏老师的小说片段,有时用普通话,有时用店垭方言。我承认我有虚荣心在作祟,但我更多的是崇拜。那时的我,以认识晓苏老师为傲,以跟他隔邻而居而自豪着。

事虽小暖长留

有了晓苏老师微信后,他每次回来,方便的时候会让我去花园。有时我也跟他家管家邓姐发微信,问苏老师回来了吗?邓姐回我,回来了,来玩。我便假装揣一叠稿子,跑去看晓苏老师。我记得第一次,在他花园三楼,我拿了一篇小说,只写了六七千字,他看了后说:“小高,你这个小说,一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不能都叫玉米、黄豆、地瓜……二是没有小说的样子,开头很好,结尾稀乱。”我无地自容,那篇小说我终究没拿出手,堆在我的QQ空间,早已泛黄。

高研班时认识的竹山作协主席,他们非常恳切地想要过来拜见晓苏老师,让我引荐。我不知所措,答应吧,感觉打扰了晓苏老师,很对不起他,因为我知道他时间宝贵;不答应吧,我又告诉了大家,我跟他是邻居。我壮着胆子,在微信小心翼翼地问晓苏老师,高研班同学可以来看你吗?他们说想来跟你学习写小说。没想到晓苏老师秒回,你请他们来吧。

第二年,竹山文联邀请晓苏老师去做文学讲座,晓苏老师说一定要把我也接去,说是因为我他们才认识的。那次文学讲座,我搭车辗转到房县,搭乘房县另一个同学的车去竹山。那是我唯一一次正儿八经地听晓苏老师的讲座,两个小时的讲座,我没有一分钟走神,那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讲座,没有之一。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内到世界,读书面广,无论是自己小说创作经历的剖析,还是门罗、铁凝、迟子建、刘亮程、范小青、莫言等作家的著作分析,都那么有理有据,生动有趣!我不禁对大家感慨:晓苏老师人品好,文品好,心地善良,还出了名

地孝顺长辈。对每个爱好文学的人都是倍加呵护,无论对谁,他都做到了“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那次从竹山回来,是晓苏老师带我们回保康的。走到房县,晓苏老师让司机拐进县城,他要去买黄酒,在一家黄酒店的地库里,晓苏老师首先让我们品尝,然后给我们每人都买了一壶,晓苏老师说,我在武汉,你们在襄阳,喝酒的时候,你们想起我了,我们也能隔着时空对饮。那也是我第一次喝房县黄酒,以至于后来我们又去房县买了好几次。免费听讲座,免费搭车回来,还送我们黄酒,我感觉甚是不好意思。黄酒递到手上,我不敢接,他说:“小高,感谢你请我和我的母亲吃早饭,我不在家,你还送苹果到我家,我顺便给你买壶黄酒。”这些小事,真没想到他一直记在心里,不提还好,一提我更惭愧。因为请晓苏老师和他的母亲吃的早饭,是在晓苏老师老家门口,关口垭早餐店里的两碗面条而已……

有次车停在大院里,不知什么时候被谁划了,却无人告知,查监控,监控室里的人告诉我,我停车那位置正好是盲区。我心里堵,顺手发了个朋友圈。晓苏老师看到后发微信说,小高,大院有素质这么低的人?有了晓苏老师的关爱,我便觉得不是事,顺口说,车只一点儿小伤口,没事,没事。后来晓苏老师还把我写进了他的文章里,那篇文章题目叫《马良的河流》。

2020年我的散文集《春暖花开》出版的时候,就封面我发了个朋友圈征询文友们的意见,他看到后亲自发消息给我建议。有一次,他问我书的后序里提到的老师是周老师吧?我说是。后来文友告诉我:“你的书他确实看了,内容他都记得,但他书架

上有很多作家送的书,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开封……”文友的话,让我羞愧,因为我知道晓苏老师忙,而我功底薄,起步晚,还不勤奋,写出来的东西很不起眼。我心里感恩、感激,同时这件事也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力量。

有人说,晓苏老师一个人带动了整个保康文学圈。这话一点不假。

饭有意思有情

在油菜坡举办的清明大会,晓苏老师邀请我去去了三次。第一次朗诵我在桃花寨见他第一面时写的散文《三月桃花开》,后来他帮我发表在了《文学教育》。再后来,我加入了保康女子读书会,他邀请我带读书会的朋友去清明大会读书。还有一次是跟一个远道而来的文友朗诵《清明》。无论是写作,读书会,还是我的工作,晓苏老师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我做了许多事情,给了许多鼓励和继续下去的勇气,这份恩情,刻骨铭心。

晓苏老师家的花园,我去吃过很多顿饭,多得我已经数不过来,有时是跟保康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有时是跟邻县的小说家们,每次都记忆深刻。就有一次去,他家添了大饭桌,能坐二十几人,那一次也看到了他制作的席卡,背景是苏家花园,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晓苏老师亲自手写。也就这一次,我吃完饭偷偷把我的席卡带回了家,时常拿起来看一看晓苏老师的细心和用心。

有一次晓苏老师邀请我去吃饭,不是在他家,是在马良去店垭的路边,他的亲戚家,是去吃早饭。他说他亲戚说了好多次接他吃饭,做了一桌子饭,他一个人去也吃不完,显得很浪费。那顿饭确实准备得很

充分,主食准备了六样,有包子、饺子、稀饭、干饭、面条和油条,还有一大桌丰盛的菜。一顿早饭准备得如此充分,足以说明请吃饭的主人家对晓苏老师的深情和敬重。做饭的主人说,晓苏老师每年回来不是给老的买袄子,就是给小的买新衣和玩具,我们油菜坡这些亲戚他都照顾得好好的。晓苏老师待人就是这样,考虑得周到,准备得周全,团结家族,顾全邻里,心怀慈悲。

想想自己,也就在马良接他草草地聚过两次。在双坪那次,晓苏老师早早地到了,他见到我后,从怀里掏出一本台历,递给我说:“小高,你请我吃饭,我没有什么送给你,我送你一本台历。”我双手接过来,认真翻了一遍,台历上的每一页都有晓苏老师的照片。虽然日历已经过去了8年,但我一直珍藏着……

我家的书柜有一个专栏是晓苏老师的书,有十几本,杂志也有三四本,每次去见他,不是送我新书,就是送以前出版的书,要么有他作品的一本杂志也送,我从来没有空手而归过。去苏家花园的次数多了,就有一次,吃完饭,我回家的时候,晓苏老师送我到门口,暖暖地笑着说,多像送出嫁的女儿。我汗颜,也深感温馨。

在苏家花园一楼客厅,听他读过三次小说,一次是2014年读《牵驴的女人》,那次还有远安文联主席。一次是2015年读了《三个乞丐》,后来还读了《老婆上树》。

晓苏老师告诉我们,每次写完小说,最先读给他父亲听,父亲说不行,他就继续改。以至于有次我在苏家花园给他父亲念一段文字,原文是:“父亲是一本大书。面对父亲这本大书,暂时读不懂也不要紧。在我看来,读父亲是一辈子的事,只要我们用时间来读,用阅历来读,用情感来读,用全身心来读,总有一天会把父亲读懂的。”读完,我问苏父,您知道是谁写的吗?没想到他泪流满面地哽咽着告诉我,是老大。是的,晓苏老师就是家里的老大。

在小城的这几年,我先是瞎忙,然后有了二宝,因为生活的琐碎和工作的琐事,我的写作暂时搁浅,跟晓苏老师的联系也少了。他病了之后,我不敢问,去年,也就是2025年,只发过两次微信,第二次是去年的九月,他只回我:谢谢小高,身体不太好,一直在住院。我想过很多次去武汉看看他,可是,我的小宝还小,且无人照看,带着更是不方便,还想着请武汉的朋友替我去看看他,又怕打扰到晓苏老师,便终究没能成行。

闲暇的时候,我常跟苏家花园的邓姐打听晓苏老师的事后安排。1月5日,邓姐说,晓苏老师生前交代,他就在武汉,以后姑娘上坟近些。我不禁潸然泪下,最后一面已跨越了好几年,亲切、温暖的晓苏老师,我终究是再也见不到他了……

(高明英,女,湖北保康人,现居保康。)

花被窝

◆ 晓 苏

【悦推荐】花被窝



吃过中饭,秀水刚把碗筷收拾好,厨房后门外面有人影晃了一下。秀水赶紧扭头去看,原来是修电视锅盖的李随。他这时已经走到后门口,前一只脚都伸到门槛里头来了。秀水发现李随的脸红彤彤的,像电视上的颜色调过了头。

秀水的脸马上也红了,红得比李随还厉害。秀水没想到李随大白天会来。她感到激动,更感到惊慌。天呀,你怎么这会儿来了?秀水有点责怪地问,一边问一边把目光投向门外,不停地东张西望。

秀水的婆婆秦晚香就住在这栋楼房旁边,她经常躲在附近庄稼地里打猪草。秀水担心李随来时被她盯上。自从丈夫出门打工后,秦晚香总是提着猪草筐在这楼房周围转动,有点像巡逻警察。秀水不能不随时多留个心眼儿。但今天的太阳很刺眼,秀水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看清楚。

李随却顾不上回答秀水,只顾把后一只脚也慌忙地挪到了门槛里头。李随像一条饿狗,一进来就把门关上了,随后就抱住了秀水。你要做什么?秀水有点惊恐地问。李随仍然不回答,猛地把秀水扛在了肩上。

厨房隔壁是秀水的卧房,有一扇门,没关,李随像扛麻袋似地把秀水扛到了卧房里。这是入秋以来太阳最好的一天,外面的阳光铺天盖地。窗户上虽然挂着帘子,但光线还是透进来了,把卧房照得亮堂堂的。床上铺着一床花被窝,印在缎子被面上的喜鹊被阳光一照简直像真的了,仿佛马上要飞起来。

李随直接把秀水扛到了床边。秀水还

没来得及把那床花被窝揭开,李随就把她仰面压在了花被窝上。别慌,等我先把被窝掀开。秀水说。可李随没听她的,把她压得更紧了。等一下,别把我的被窝弄脏了!秀水又说。李随还是没听她的,像个聋子,两只手已开始脱她的衣裳了。

身上只剩下裤头时,秀水伸出一只手挡住了李随。你刚才来的时候,有人看见你没有?秀水认真地问。李随想了想,跟秀水摆了一下头。没看见我婆婆?秀水又问,神色显得很紧张。直到李随又摆了一次头,秀水才把挡他的那只手拿开。

油菜坡这地方的人,都把电视机接收器说成锅盖。一个月前,秀水安在后门口枣树上的锅盖被大风吹裂了一条口,电视好几天看不清楚。秀水当时就想到了在老埡镇边上开电器修理铺的李随。李随那天是下午来的,他搭着梯子爬上枣树,一支烟工夫就把锅盖修好了。进屋试电视的时候,电视上正放一部言情片,两个男女光溜溜地缠在一起,那女的还边动边喊呢。秀水站在李随旁边看了一会儿,看得喘不过气来,正转身要走,李随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李随这时已在秀水身上动了起来。秀水一开始没动,不一会儿也跟着李随动了。秀水一边动,一边想到了那天看过的电视。她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电视上的那个女人。不过,秀水没有像那个女人一样喊。其实,秀水也是想喊的,李随不仅会修锅盖,在床上也是一把好手。但秀水不敢喊,她害怕被秦晚香听见。秀水知道,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要是被婆婆发现,她的脸今后就没地方搁了。更让秀水害怕的是,只要婆婆发现了,那丈夫毫无疑问也就

知道了。如果丈夫知道了,那这个家也就完了。不管怎么样,秀水都是看重这个家的。

李随在秀水上面疯狂了十几分钟,终于停了下来。李随刚停,秀水就把他推下了床。赶快穿了衣裳走吧!秀水说,随即把一团衣裳扔在李随怀里。穿衣裳的时候,李随用哀怨的眼神看了秀水一会儿,好像不情愿马上离开。但秀水没有心软,还是催他赶紧走。李随临出门时,秀水对着他的背影说,以后再不要大白天往我这儿跑了!

秀水这么急着赶李随走,说到底还是害怕秦晚香。上次李随来修锅盖时发生的事,差一点就被秦晚香发现了。李随那天刚打开后门走一会儿,秀水在后面的白菜地边上看见了秦晚香。要是李随晚走一步,秦晚香就会从关着的门上看出名堂了。直到现在,秀水还感到后怕。所以,秀水一直不敢让李随白天来。

李随走后,秀水也赶紧穿上衣裳下床。下床时,秀水发现床上乱得一团糟,不禁有点难为情,忍不住笑了一下。秀水没马上收拾床铺,她走到窗户下面把帘子拉开了,想让卧房里的光线更充足一点。站在窗口,秀水看见了安在枣树上的那个锅盖。太阳越来越好了,她看见耀眼的光斑在锅盖上欢蹦乱跳着,像一群兴奋的金丝鸟。

回头整理床铺时,秀水突然发现花被窝上打湿了一块。她愣愣地看着那团脏物,想不出刚才从谁的身体里流出来的。这床花被窝三天前才洗过,没想到这么快又弄脏了。秀水从床头柜上扯下一截卫生纸,在脏的地方擦了一下。可是,那地

方擦过后留下一块痕迹,看上去更刺眼了。

秀水是个爱干净的女人,她马上去厨房打来一盆水,麻利地把花被窝上脏的那块洗了一下。洗过之后,秀水决定把花被窝抱到外面的太阳下去晒一会儿。她想太阳这么好,晒上一个小时就晒干了。

房子的大门口有一块土场,土场上牵着一根专门用来晒被窝的铁丝。秀水抱着花被窝往大门口走,经过堂屋时,她的脚步突然停了一会儿。堂屋左边有一间厢房,秀水的婆婆秦晚香从前就住在这里。一看见这间厢房,秀水的心不由紧张了一下。不过,秀水很快就放松了。婆婆早搬走了呢,还紧张什么?秀水在心里说。她想她真是做贼心虚了。

走出堂屋的大门后,秀水没有马上去晒花被窝。她先站在门槛边,四处张望了一下。这是午后两点钟的样子,到处安静极了,附近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土场右边有一口水塘,秀水看见有几只彩色蝴蝶正在水塘上面翩翩起舞。

很快,秀水的目光就越过水塘,落在了水塘那边的一栋土屋上。那栋土屋实际上也是秀水家的,在现在这栋楼房建成以前,他们一家四口人都住在那里。如今,却只有秦晚香一个人在那儿住了。去年春天,秦晚香本来也和秀水们一起搬进了楼房,可婆媳俩合不来,三天两头闹矛盾,今天不吵,明天就闹,只勉强在一起住了半年就分家了。分家后,秦晚香又一个人搬回了土屋。

土屋上的门,这时严严地关着。秀水想,婆婆可能又出门打猪草了。

后来,秀水就快步走到了土场边。她先把收拢的花被窝搭在铁丝上,然后像拉幕一样慢慢展开。晒上后,秀水没有立刻

转身走，她退后一步，静静地把花被窝看了好一会儿。回想起来，这床花被窝还是秀水当年从娘家带来的，算是嫁妆。在家里的好几床被窝中，秀水最喜欢这床花被窝了，它大红大绿的，上面有花又有草，还有长尾巴喜鹊，看上去喜庆，吉祥，热烈，还有点浪漫。

2

晒好花被窝，秀水从土场上回到了堂屋里。堂屋的方桌上放着一袋花生，秀水一看到这袋花生就想到了在老埡镇上读书的儿子。再过两天就是周末，一到周末儿子就会回家。儿子最喜欢吃花生了，每次回来，秀水都要炒花生给他吃。秀水看了一会儿花生口袋，陡然想起了外面的太阳。今天的太阳实在是太好了。秀水决定把花生也提到土场上去晒一下。

秀水提着花生往外面走，刚把前一只脚跨出门槛，后一只脚却跨不出来了。她猛然看到了婆婆秦晚香。

天呀，她怎么来啦？秀水在心里惊叫了一声。她一下子傻了，双腿骑在门槛上动弹不得，像是骑上了一匹木马。

秦晚香提着一只猪草筐，正站在土场边看那床花被窝。她伸长脖子，歪着头，眼睛差不多贴在了被窝上。她显然已经发现了被窝上的那块湿印子，正拧紧眉头仔细端详着。

秀水愣愣地看着秦晚香，生怕她从那块湿印子上看出什么来，心里紧张死了。算起来，秀水给秦晚香当儿媳已经十几年了，可她这还是第一次害怕婆婆。以前，不管是一起生活，还是分开过日子，秀水可从来没把秦晚香当回事。而眼下，她却突然

感到了一种来自婆婆的威严。

秦晚香对花被窝的兴趣似乎越来越浓。她这时放下了手里的猪草筐，伸出了那只手，好像要在那块湿印子上摸一下。秀水更慌了，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口。事实上，秦晚香即使摸也摸不出什么，但秀水就是本能地怕她去摸。不过，秦晚香没摸成。她的手正要挨着花被窝，秀水突然咳了一声。

秦晚香浑身一颤。秀水的咳嗽声好像吓着了。她立刻放下了那只手，然后扭过头来看着秀水。秦晚香的目光直溜溜的，有点像从她眼里拉出来的两根铁丝。秀水感到很不自在，稍微把头低了一下。今天的太阳太厉害了！秀水低头时说。

秦晚香好半天都不说一句话，这让秀水觉得十分不安。过去，秀水是很烦秦晚香说话的，一听她说话耳朵就发麻，恨不得她是个哑巴才好。可这会儿，秀水却特别想听秦晚香说点什么，哪怕和她一样，只说说太阳也行。但是，秦晚香就是不开口，好像嘴巴贴了封条。

过了许久，秦晚香突然把目光从秀水身上拖走了，又移到了那床花被窝上。直到这个时候，秦晚香才开始说话。

这床被窝，好像前两天才洗过呢。秦晚香盯着花被窝说。声音不冷不热，一点温度也听不出来。

秀水一惊，马上想了一个理由说，我中午吃稀饭，不小心泼了点儿米汤在上面，就简单地洗了一下。

难怪，我说怎么只洗了筛子大一块呢。秦晚香说，说完笑了一下。

秦晚香笑得淡淡的，看起来却有点神秘，让秀水感到头皮发紧。秀水埋头琢磨

秦晚香刚才的笑,还没琢磨出一个头绪,秦晚香忽然提起猪草筐走了。不过,秦晚香没有回水塘那边的土屋,而是走向了土场的另一边。那里是一片玉米地,秦晚香经常去那里打猪草。秀水这时看了一眼秦晚香手上的猪草筐,发现筐里才装了半筐猪草。

秦晚香走后,秀水扭过头,目光紧紧地跟着秦晚香的背影。秀水想,婆婆刚才不可能从花被窝上看出什么来,她也许只是对自己这么勤快地洗被窝感到好奇,又只洗了一小块,这就让她越发想不通了。秀水这么一想,心里便渐渐轻松下来。然后,她就放心地去晒花生了。

这些花生是秀水自己种的,都是三颗米的长花生。秀水喜欢这种花生,种子还是秀水托人从外地买的。本地的花生都只有两颗米,秀水嫌一个花生才两颗米太少了,就托人买了外地的花生种。秀水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喜欢有三颗米的花生?

秀水把花生摊在一个簸箕里晒好,一抬头又看见了那床花被窝。今天的太阳的确好,才晒了一会儿,被窝上打湿的那一块已冒出了热气。秀水想,再晒半个小时,花被窝就可以收回卧房了。

这个时候,秦晚香突然又一次出现在土场上。她是不声不响地从玉米地走上土场的,走到身边了才被秀水发现。秀水觉得她像个鬼。

秦晚香的猪草筐这时已装满猪草,被她扛在肩上。她的手脚真是麻利,秀水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把猪草打满了。秦晚香虽说六十多了,但走起路来还像年轻人一样利索,一眨眼工夫就从秀水身边过去了。

经过那床花被窝时,秦晚香稍微停了

一下,还迅速朝花被窝上扫了一眼。秀水的心马上一紧,像是被人扯了一下。不过,秦晚香只扫了一眼花被窝就走了,嘴里什么话也没说。

秀水看着秦晚香走下土场,又看着她走向水塘。直到秦晚香走到了水塘那边,秀水才松了一口气。然而,秀水刚把一口气松完,秦晚香却突然在水塘边上停住了脚步。

你的锅盖又坏了吗?秦晚香转过身来问。

秀水吓了一跳,额头上顿时沁出一层黄豆大的汗珠。她压根儿没想到秦晚香会问到锅盖,有点措手不及,一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索性摇摇头说,没坏。

锅盖没坏,李随来干什么?秦晚香张大嗓门问。

秀水的头一下子就晕了,好像被秦晚香猛地打了一闷棍。完了,婆婆发现我和李随的事了!秀水想。秀水这么一想,全身的筋骨像是一下子被人抽掉了,连站也站不稳,就一屁股坐在了土场上。

那天,秀水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土场上坐多久,等她强撑着从地上起来时,秦晚香早已从水塘边消失了。秀水朝那栋土屋看过去,发现土屋的门已经打开,房顶的黑瓦上飘起了灰白色的炊烟。

3

第二天,秀水一大早就来到了秦晚香住的土屋门口。这天的天气又不错,不到七点钟,土屋就被朝霞染红了,看上去像一座金色城堡。

头天晚上,秀水一夜都没合眼。在她的印象中,这还是她第一次彻夜不眠。上

半夜，秀水差不多是在恐惧中度过的。她想，她和李随的事情十有八九是被婆婆发现了，等丈夫过年时从南方回来，婆婆肯定要告诉他。一想到这，秀水就忐忑不安，背上流冷汗。她并不是害怕丈夫骂她打她，主要是害怕这个家散了。秀水后来想，如果要想保住这个家，只有想办法堵住婆婆的嘴。下半夜，秀水就使劲地想堵嘴的办法。想来想去，一直想到天亮，秀水才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她决定，把婆婆请回楼房来一起住。

土屋的门已经开了，不过只开了一条缝。秀水歪着头朝屋里看了一眼，看见秦晚香正坐在墙边对镜梳头。秀水想直接进屋去请婆婆，可她的脚一到门口就挪不动了。自从秦晚香搬回土屋以后，秀水一次也没来过这里。秀水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这会儿，她实在不好意思自己走进屋里去。

秀水退到门边靠墙站着，微微勾着头，像一株雨天的向日葵。秀水想，婆婆梳好头就会出门的，她一定要等她出来。等婆婆在门口一出现，她就马上开口请她回楼房去。秀水是真心希望秦晚香回去的，并且把住的地方都给她收拾好了。

今天早晨，秀水一起床就一头扎进了堂屋左边的那间厢房。自秦晚香搬走后，厢房就没住过人，堆满了杂物，到处脏兮兮的。秀水忙了一个多钟头，总算把它清理出来了，还往里面搬了好几样用品。秀水说不上是个勤快的女人，更谈不上贤惠，突然这样吃苦耐劳，实在有点无可奈何。从厢房出来时，秀水满身都是灰尘，她一边拍打着一边说，谁要自己的把柄被人家捏住了呢？

秦晚香梳头很专心，一点儿都没感觉到门口来了人。她是一个很讲究的女人，虽然是个老太婆了，但还是很注意穿着打扮。她的衣裳都缝得合身，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叠得也平展，从来看不见皱褶。她的头发梳得又光又顺，在脑后挽一个髻，怎么看上去都有形状。秦晚香梳头时一直看着镜子，生怕有一根头发梳漏了。直到秦晚香把髻挽好，提着菜篮要出门去菜园里摘菜时，她才看见秀水站在门口。

看到秀水，秦晚香的两眼顿时胀大了一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她的印象中，秀水快一年的时间没来过她这里了。秦晚香突然产生了一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

秦晚香一到门口，秀水便鼓足勇气迎上去，先跟秦晚香甜甜地笑了一下，接着就亲切地喊了一声妈。这都是秀水事先设计好的，尽管她自己都觉得虚假，甚至还有点肉麻，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这么做了。在秦晚香出门的那一刹那，秀水还打过退堂鼓，觉得她做不出来，太丢面子了。但是，秀水只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强迫自己按照想好的做了。朝秦晚香走拢去时，秀水默默地对自己说，为了顾着家，这面子我也不顾了！

听见秀水喊妈，秦晚香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已经记不得秀水有多长时间没这么喊她了。打从搬进了新建的楼房，秀水就没好好地喊过她一声。分家前的几个月，秀水不是叫她老太婆，就是叫她老东西，最后一次吵架时，秀水还指着秦晚香的脸喊她老不死的。就在秀水喊她老不死的第二天，秦晚香和他们分了家，一个人搬回了这栋土屋。

忽然听到秀水对着自己喊妈，秦晚香除了感到惊奇，多多少少还感到有点欣喜，甚至还有一丝激动。但是，秦晚香没有答应，只是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秀水。

过了许久，秦晚香才问，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秀水说，妈，我找你说一件事！她又这么喊了一声。秦晚香没想到秀水又喊她一声妈，心里禁不住热了一下。愣了一会儿，秦晚香说，有事进屋说吧。秀水没料到秦晚香会让她进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秀水进门后先到处看了看，发现破烂的土屋被秦晚香收拾得有模有样，桌子和板凳虽说都旧得不能再旧，但都摆得井井有条，抹得一粒灰尘也没有。只是四周的墙壁太难看了，大洞小眼的，像电视上出现过的窑洞。墙边上支了一个土灶，灶台上放着半碗南瓜，一看就是秦晚香昨天吃剩下的。看着这些，秀水心里猛地颤了一下，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秦晚香虽说让秀水进了屋，但对秀水并不热情，不仅没给她倒茶，甚至连椅子也没叫她坐。不过，秦晚香自己也没坐。她站在秀水面前，竖着耳朵，等着秀水跟她说事情。秦晚香一直把菜篮提在手上，好像秀水把事情一说完，她就要马上到菜园去。

秀水本想一进屋就要说事情的，却好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口，头天晚上想好的几种开场白这时都想不起来了。她显得很焦急，不住地抬起眼睛去看秦晚香。

秦晚香也一直在过细地打量秀水，心里猜测着她会找她说什么事情。这时，秦晚香突然注意到了秀水的眼睛，发现她的眼里布满了血丝。你的眼睛怎么这样红？秦晚香吃惊地问。我差不多一晚上都没合

眼。秀水说。

秦晚香问她为什么，秀水说她睡不着。秦晚香古怪地笑了一下，问她想什么了，竟然想得一夜不合眼。秀水一见秦晚香这样笑就心惊肉跳，越发觉得她知道了自己和李随的事。秀水还没来得及回答，秦晚香又问了起来，问秀水夜里想谁了，还想出了两眼血丝。秦晚香问过之后又笑，笑得更加古怪。

秀水害怕秦晚香误以为她晚上想的是李随，就索性大声说，我想了一晚上你！秦晚香惊讶地问，什么？你说你想了一晚上我？秀水使劲地点头说，是的！秦晚香显然不相信秀水的话，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她问，你会一晚上想我？秀水一急说，真是想了一晚上你，骗你我是小狗！

秦晚香的目光马上柔和了一点，小心翼翼地问，你想我都想了些什么？

秀水诚恳地说，我想请你再搬回楼房和我们一起过！

秦晚香顿时傻了眼，手里的菜篮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她猛地退后一步，两颗眼珠像一对青蛙，从她深井似的眼睛里一下子蹦了上来，直直地瞪着秀水。过了好半天，秦晚香才慢慢张口说，你是大白天说梦话吧？

秀水说，我没说梦话，我说的是真的！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觉得我以前对不起你，不该把你分开单独过，更不该把你赶回这土屋里一个人住。我想，公公那么早就死了，是你一个人把儿子养大，又好不容易帮他成了家，可到头来，儿子媳妇都不管你，让你一个人住破屋，吃南瓜，我们实在是太不孝顺了！昨晚我想了一夜，越想越觉得不安，所以我一大早就来请你了！

秦晚香压根儿没想到秀水会说这么一番话，她突然有点不认得秀水了。开始听起来，秦晚香还以为秀水在说戏词儿，没往心里去。可听着听着，她听出秀水的话不像是假的，心里就有了一丝温热的感觉。听到后来，秦晚香感到秀水越说越像真的了，心就跳了起来，越跳越高，几乎跳到胸口上了。

秀水也没想到她会一口气说这么长一段话，有些是她昨晚准备好的，有些则是临时想起来的。开始她只打算说几句，可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说头两句的时候，秀水没有用心，连自己听了都没感觉。说到后来，秀水忽然有点动感情了，鼻腔里还有了酸酸的味道。秀水一边说一边看秦晚香的脸，发现她脸上的表情不断地变化着，心想自己的话可能说到她的心坎上去了。

说完后，秀水就等秦晚香表态。秦晚香的嘴唇一直翕动着，像是随时要说话的样子。可是，秀水等了好一会儿，秦晚香却迟迟不吱声。秀水有点迫不及待地问，妈，你能答应我搬回去吗？秦晚香叹一口长气说，你的好心我领了，但我不想回去。

秀水听秦晚香这样回答，没有太感到失望。她早已预料到，秦晚香是不会马上同意跟她回去的。秀水了解秦晚香，她也是一个很讲面子的人，不可能让她回去她就回去。当然，秀水接下来还有招数，也是她事先精心筹划好的。

秀水突然说，妈，你无论如何要搬回去住，我连厢房都给你收拾好了呢！秦晚香又一次傻了眼，愣了半天问，真的？秀水说，你要不相信，现在就跟我去看！

秀水说完，猛地拉住了秦晚香的一只

手，不等她反应过来，就把她拉到了土屋外面，接着便朝水塘那边的楼房拉去了。秀水把秦晚香拉在手里的样子，有点像牧童拉着一头牛。

4

秀水一直将秦晚香拉到厢房门口才松手。在路上，秦晚香不住地央求秀水放开她，说她自己会跟着去，还说又不是不认识路。但秀水没敢放手，她怕一放手秦晚香就扭身往回跑。秀水知道秦晚香心眼儿多，任何时候都得防一手。拉到时，秦晚香感到手酸疼，举起来一看，发现手颈子都磨红了。不过，秦晚香没有埋怨秀水，她正想说一句什么，注意力却被厢房里的摆设吸引过去了。

厢房布置得像一间结婚用的新房，一张宽敞的大床支在中间，上面还铺了一床半新的海绵床垫。床的左边摆着梳妆台，梳子和篦子都备齐了，还放着一瓶雪花膏；右边竖着一个穿衣柜。秦晚香一件一件地打量着，有些是她熟悉的，有些看上去有点眼生。打量了一会儿，秦晚香的脸色就由白变红了。

秀水陪着秦晚香看，还不停地做着解说。她说，梳妆台是我不用了的，你别嫌旧，将就着用吧。给儿子打的穿衣柜，他暂时用不上，就搬来你先用。那床海绵床垫本来是垫在我床上的，想到你年纪大了，腰又不好，就给你垫上了。秦晚香一边听，一边扭头看秀水，目光逐渐变得潮湿，后来鼻头一耸，两串泪就挂在了脸上。

秦晚香不敢再看厢房，很快转身走到了堂屋中间。她用手背擦了擦脸，然后哽咽一声对秀水说，梳妆台和穿衣柜，我留下

来用,那床海绵床垫,你还是拿走吧!秀水问,为什么?秦晚香说,你垫习惯了,不垫会受不了的;我嘛,棉絮垫厚点就行了。

秀水沉默下来,陡然想起了大清早搬海绵床垫的情景。说实话,秀水是舍不得把这个床垫让给秦晚香用的,搬的时候就迟疑了好半天。秀水当初想到把床垫搬给秦晚香,并没有考虑到老人睡着舒适,主要是想尽快感动秦晚香,让她答应搬回楼房来住。现在,秦晚香主动提出不要海绵床垫,秀水又开始犹豫起来,心想是不是就听了秦晚香的,趁她没睡过就将它搬回自己的卧房。

秦晚香这时催促秀水说,听我的,快把海绵床垫搬走吧,要是你对我太客气了,我反而不好意思搬回来住了。秦晚香话音未落,秀水就笑笑说,既然妈这样说,那我就真的搬走了。她说完就走进厢房,麻利地把床垫扛出来了,又匆匆扛进了她的卧房里。

秀水从自己的卧房出来,秦晚香已经不在堂屋里了。她迅速走到大门口四处张望,发现秦晚香已走过水塘,马上要走到土屋门口了。秀水心里猛然有些慌乱,以为秦晚香对她刚才搬走床垫产生了想法,忽然变卦了。

秀水赶紧朝土屋跑去,心在肚子里七上八下。进门后,看见秦晚香正在捆扎东西,秀水的心才平静下来。秦晚香见秀水直喘气,问,你怎么慌成这样?秀水红着脸说,我急着来帮你搬东西呢。秦晚香这时看了看墙壁说,这土屋也实在不能住了,每天夜里都能听见从墙上往地下掉土的声音,我看,这屋过不了多久就会塌的!秀水说,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儿接你回去的。

婆媳俩搬着东西走到楼房门口的土场上时,秦晚香猛地停下来问秀水,你怎么突然想到要我搬回来住?秀水马上一愣,不知道秦晚香为什么忽然问这个问题。秀水赶紧找个借口说,这么大一栋楼房,他们打工的打工去了,读书的读书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怕。说完,秀水偷偷地看了秦晚香一眼,发现她的嘴角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笑。

秦晚香很快提着东西进堂屋了,秀水却一个人在土场上站了好久。她仔细揣摩着秦晚香嘴角的那一丝笑,心想她刚才肯定是想到昨天晒在土场上的那床花被窝了。一想到花被窝,秀水就心里发慌。秀水想,今后不管怎样,在面子上一定要对秦晚香好,把她的嘴紧紧地堵住。

秀水和秦晚香一起来回搬了两趟东西,太阳已升起一竿子高了。秀水这时对秦晚香说,你慢慢搬吧,我去煮早饭吃。秦晚香说,你一晚上没睡,去休息一下吧,早饭我来煮。秀水说,我接你回来吃第一顿饭,怎么好意思让你动手?她说完就去了后面的厨房。

秦晚香又搬了两趟,秀水喊她吃饭。秦晚香洗了手去厨房时,秀水早已把饭菜端到了桌子上。桌子上摆了八个盘子,盘子中间还煮着火锅。秦晚香迅速看了一眼,发现八个盘子中有四盘荤菜,火锅里煮着薰猪蹄,满屋都是香气。秦晚香用责怪的口吻说,做这么多大鱼大肉干什么?又不是过年!秀水用甜蜜的声音说,你回来了,我比过年还高兴呢!秦晚香一听就笑了,笑得连嘴都合不拢。

吃饭的时候,秀水不停地给秦晚香拣菜。秦晚香最喜欢吃薰猪蹄,秀水一连往她碗里夹了好几块。秦晚香边吃边说,好

吃，又烂又热。秀水说，知道你爱吃又烂又热的，我才煮了火锅。说到这里，秀水忽然想到了和秦晚香的一次吵架。那次也是吃薰猪蹄，秀水煮的时间短了点，端到桌子上又没用火锅。秦晚香牙齿不好，又怕吃凉的，就一边吃一边小声嘀咕说，咬不烂不说，还是冷冰冰的。秀水说，咬不烂就少吃点！丈夫为了解围，马上起身找来火锅，将钵子里的薰猪蹄倒在火锅里煮。秦晚香感叹说，还是儿子好！秦晚香话没说完，秀水把火锅掀在了地上……

秀水一想起过去的事就有点走神。秦晚香问，你想到什么了，连筷子都不动了？秀水尴尬地笑笑说，没什么，我今后每顿都让你吃又烂又热的！秦晚香马上猜到秀水刚才想到什么了，脸上顿时变得红一块白一块，讪讪地说，过去的事都别想了，当时我也有好多地方做得不对，以后我们好好地一起过就是了。秀水说，对，我们好好地一起过！说着又往秦晚香碗里夹了一碗蹄花。

吃完早饭，秀水收拾碗筷，秦晚香又去土屋搬剩下的一些坛坛罐罐。把最后一个泡菜坛子搬过来的时候，秦晚香忽然说她的头有点痒。秀水灵机一动说，头痒我帮你洗一下。阳光这时已经铺满了大门口的土场，秦晚香说，要洗就在土场上洗吧，暖和，头发也干得快。秀水很快提来一桶热水，在土场上帮秦晚香洗起头来。这是秀水第一次帮秦晚香洗头，秦晚香高兴极了。

预备擦头发的毛巾搭在土场上的那根铁丝上。伸手拿毛巾时，秀水一下子想到了昨天晒在这里的花被窝。秀水愣了一下，然后一边给秦晚香擦头发一边说，妈，我求你一件事！秦晚香说，什么事？你

说。秀水说，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批评我！秦晚香一怔，好像没听懂秀水的话。秀水接着又说，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批评我，但求求你不要告诉你儿子！秦晚香越发听不懂秀水在说什么了。她想抬起头来看看秀水，看看她是怎么了。但她的头却抬不起来，秀水正用手按着在给她擦头发呢。

5

秀水这天起床时，秦晚香已经梳好头从厢房出来了，正站在堂屋的大门口看远处的天，好像在看今天的天气如何。她穿着一件金丝绒夹衫，墨绿色的，款式是过去的老样子，对襟，一长串布扣从脖颈开始，经过左胸，弯到左边的胳肢窝，然后一直系到左边的腰际。一看见秦晚香换上这件衣裳，秀水就知道她要出门走人家了。

听见秀水从卧房出来，秦晚香马上回头说，她今天要到邻村铁厂垭去一趟。秀水问去哪个人家，秦晚香说是表舅家。她说的是秀水丈夫的表舅，秀水曾经听丈夫说到过这个人，名字叫陈连城，但十几年前就过世了，只剩下一个老婆，应该称作表舅母。在秀水的印象中，秦晚香每年都要到那里去一趟。

铁厂垭虽说与油菜坡相邻，但路途还有些远，走去走回得一天时间。秀水对秦晚香说，下碗面条吃了再走吧，以免空着肚子走远路饿得难受。秦晚香想了想说，也好。秀水立即去厨房煮面条，还拿出两个鸡蛋放在锅边，只等面条快煮好了打进去。但是，临到打鸡蛋时，秀水犹豫再三，最后只打了一个，另一个被她重新装进了厨柜里。秀水想，眼下鸡子下蛋少，不能让

秦晚香一次吃两个，给她吃一个已经够意思了。

秦晚香吃了面条就出门了。临走前，秦晚香还在腋下夹了一把油纸伞，她怕路上下雨。秦晚香穿着对襟衫夹着油纸伞走下土场时，秀水发现她的背影很有点好看，好像她曾在电视剧中看见的一个女人。走下土场后，秦晚香突然想到了还喂在土屋那边的一头猪，回头对秀水说，中午记得去把那边的猪喂一下，我要到天黑前才能回来。秀水说，知道了，你放心吧！

上午十点钟的样子，天上突然有了太阳，原来它一直藏在云彩里，这会儿终于钻出来了。一看见太阳，秀水便决定剁铡胡椒。铡胡椒是这地方的一道菜，用红辣椒和苞谷面掺在一起剁成烂泥，再加入生姜和大蒜，然后装进泡菜坛子发酵。发过酵的铡胡椒酸酸的，辣辣的，用猪油一炒，好吃得不得了。秀水的丈夫最爱吃这道菜，从外面打工回到家里，每顿饭都离不开铡胡椒。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秀水都要专门给丈夫剁上两坛子。她喜欢看丈夫吃铡胡椒。他一吃就兴奋，浑身火辣辣的，恨不得马上就把秀水抱到床上去。

秀水把铡胡椒剁好后，从厨房端到了大门口的土场上。新剁出来的铡胡椒必须放在太阳下晒干水气才能装坛。刚把铡胡椒摊在晒席上晒开，厨房后门那里传来了一串奇怪的喊声。

修锅盖啰，修锅盖，修电视机锅盖！喊声拖音拉气，又怪腔怪调的，听上去有点像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挑着担子走村串巷的手艺人。

秀水赶紧跑到后门去看，原来竟是李随在那里胡喊乱叫。李随肩上背着一个工

具包，手中提着一个塑料袋，正站在那棵枣树下仰头看锅盖。知道秀水来到了面前，他也不把头放下来，装作没看见秀水。秀水看见李随那个样子，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就弯腰从地上捡起一个土块，朝他的屁股上打了过去。秀水打得真准，正打在李随的屁股沟里。

李随一边从屁股沟里掏土块，一边看着秀水傻笑。秀水却没好脸色地问，你怎么又在大白天来啦？李随连忙回答说，我是给你送蒸肉来的！他说着就把手中的塑料袋递给秀水。秀水接过来一看，里面果然有一碗蒸肉，像是今天才蒸的，还能闻到一丝温热的香味。秀水问他哪来的蒸肉？李随说，早晨有户人家请他去帮他修锅盖，正碰上那户人家蒸蒸肉，修好锅盖后，主人家给他工钱他没要，他要了这碗蒸肉。秀水问，你为什么要一碗蒸肉呢？李随说，送给你吃呀！秀水一听，马上抿着嘴笑，笑得像朵花。

秀水进厨房放蒸肉，刚前脚进门，李随后脚就跟进来了。李随一进门就说，我知道你今天不害怕。秀水一惊问，你怎么知道？李随诡谲地一笑说，你婆婆到铁厂埡去了，黄昏才回得来呢！秀水惊奇地问，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李随说，他去修锅盖的那户人家，就在油菜坡和铁厂埡交界的地方，秦晚香正好从那户人家门口经过，所以他就知道了。秀水听后抛媚一笑说，你真会钻空子！她话刚出口，李随就双手一张搂住了她。

这天完事后，秀水没急着赶李随走。她留他喝了一杯茶。喝茶喝到尽兴时，李随忽然对秀水神秘地一笑说，哎，我听说你婆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呢！秀水两眼一胀

问,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李随说,你婆婆年轻时也那个!秀水压低声音问,哪个?李随说,像你,也有相好!秀水一下子晕了,她闭上了眼睛,迷迷糊糊的,好像悬在一只风筝上正在往天上飞……

许久过后,秀水睁开眼睛问,你听谁说的?不会是造谣吧?

李随说,我是今天修锅盖时听那家的老头说的,老头绝对不会瞎说,他还认识和你婆婆相好的那个男人呢,那个男人是铁厂垭的,好像姓陈,不过已死好多年了。那老头还说,你婆婆的丈夫,也就是你公公,那几年被派到谷城一带修铁路去了,一去就是大半年不回家。

秀水听着,脸渐渐红成了桃花的颜色,嘴里不住地感叹说,天呀,我婆婆还有这样的事!天呀,她年轻时也做过这样的事!

感叹一阵之后,秀水又好奇地问李随,那个老头还说了些什么?李随说,还说了好多呢,都是关于你婆婆的。秀水欣喜地说,快,快说了我听听!

李随说,据那老头回忆,那个姓陈的每次来,都是和你婆婆在屋后一块苞谷地里相会,你婆婆特别讲究,去苞谷地时总是扛一床花被窝!

啊!秀水顿时惊叫了一声,嘴巴张得像一朵怒放的喇叭花。脸上五彩缤纷,如雨后的彩虹。

李随一直把那杯茶喝得没有茶味了才走。

李随走后,秀水一个人在椅子上坐了好半天,脑海里一直都是婆婆秦晚香扛着

花被窝走向苞谷地的动人画面。她激动不已,亢奋异常,像喝醉了酒一样,身上的每一块肉都在发热,都在颤动。她连中饭也不想吃,肚子饱饱的,一点食欲都没有。直到下午四点看到那碗蒸肉时,秀水才觉得有点饿了。

但是,秀水把蒸肉举到鼻子前嗅了好几次都没舍得吃。她一端起蒸肉就想到了婆婆,她要把蒸肉留着,等婆婆秦晚香回来后一起吃。

秦晚香是披着金色的晚霞回来的。回家之前,秀水已站在门口土场边盼望多时了。秦晚香的影子一出现,秀水便撒欢似地跑上去迎接。跑到秦晚香身边时,秀水真想张开两手和她拥抱一下,但怕吓着她,才没伸手。秀水愣愣看了秦晚香好久,像看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秦晚香见秀水用这样的眼神看她,除了感到惊奇,还感到有点难为情,慌忙把脸扭到了一边。

秦晚香回家不一会儿,秀水就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蒸肉端到了桌子上。妈,你趁热吃吧!秀水说。她说着就伸出筷子夹起了一片。开始,秀水本来是想把蒸肉夹了放在秦晚香碗里的,但夹起来后她突然改变了想法,直接喂进了婆婆的嘴里。秦晚香一边品尝一边说,好吃!真好吃!秀水看见秦晚香嘴上吃得那么香,自己的嘴上便挂满了笑。秀水还找来了半壶酒,提出与秦晚香对喝。秦晚香没拒绝,婆媳俩就你一杯来我一杯去地喝开了。后来,两个人都有点醉了。

登爽亭散记

◆ 张华魁

一座亭子，肇始于宋，纵贯古今，历经沧桑800余年。

一座小城，数平方公里的区域分布着霍山护福寺、唐中宗世子墓、文庙大成殿等自新石器迄今的文化遗址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等多处文化古迹。

这里是竹山县老城，中心城区的核心，如一幅画卷，映照出古城沧桑；如一把标尺，见证了城市变迁；如一部古籍，传承着千年文脉。

一座亭子的前世今生

这晚风丝丝吹，这夜色惹人醉……

2025年元旦前夕，随着一座亭子在堵河南门古渡口上方拔地而起，引来无数市民、游客瞩目登高，凭栏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此亭三层，旁立标志石一尊，刻《瑞麦记》《登爽亭记》于其上，二文分别系南宋庆元年间竹山知县郑延年、原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喻斌所作，介绍重建此亭“由来有自”。

据地方志书记载和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授王一军考辨，登爽亭始建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明万历年间已坍塌，于元至正六年(1346)、清康熙甲午年(1714)重建，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改建，留下《重修登爽亭记》(3篇)等传世文献。

王一军先生认为，登爽亭堪与宋代醉翁亭、喜雨亭并称为“姊妹三亭”，呼吁“理应让这一座历史悠久的庸乡古亭重现昔日的光彩”。

2024年10月26日，竹山县启动南门洞片区改造工程，对仅存

主体的城门实施保护性修复,修建200米复古城墙,仿建“登爽亭”,周边新建庭院式仿古木屋700余平方米,配套建设道路及排水、绿化、照明等工程,命名为“登爽园”。

5月17日,竹山书画院在登爽园内开馆,“竹山遗墨”“登爽遗韵”诗书展同步举行,展出竹山古诗文、古城建筑拓片、著名书法碑帖、名家书画作品200余件。

市县书画、作家、诗词、摄影等诸协会代表云集,现场挥毫、即兴赋诗……

据记载,元代重建登爽亭后,县令塔失不花曾“领僚属父老觞咏于中”。

时隔679年,登爽亭下,重现传统雅集。

城市更新中的记忆重塑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地域的“根”与“魂”。

竹山历史悠久,公元552年建县,距今1473年。史载,自汉代以后就建有城池。明成化、清嘉庆至光绪年间多次修建,老城区残留了明清时期的风貌。

重建登爽亭,是传承延续竹山历史文脉的需要,是充分采纳文化名人、史志专家以及街坊群众等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建议的结果。

2024年7月、11月,竹山县先后启动老街(后街和西关街东段)改造升级、东门片区城市更新工程,在完善基础设施、改造房屋外立面、提高商住舒适性的同时,注重保留传统风貌和烟火气息。

2024年国庆节,焕然一新的老街开街,新建的“竹山记忆”茶楼展陈了一批老旧图片、实物,成为群众抚今追昔的地标、游客了解竹山的窗口。“竹山的龙须沟”——北门沟片区变身生态体育公园,成为居民遛

弯、锻炼的好处去。

2025年“五一”期间,复建的东门城楼、西关复古商业街开放……

两年多来,东西南北中,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多点发力,老城面貌焕然一新。登爽亭上放眼,堵河环城绕过,桃花源街区、南门山体公园隔河相望,山水与建筑相得益彰,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传统与现代和韵共鸣,“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登爽亭、东门城楼、西关街等一批堪称文化新地标的建筑和公共空间,承载着古城历史与文化,唤醒、激发和重塑着市民和游客的记忆,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赓续文脉,在传统韵律与时代活力的共舞中焕新光彩。

跨越时空的君子之约

“亭者情也”。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之一,亭子的功能无外乎休息与观景,但它或许会经历许多人与事而著名,如王羲之之于兰亭、欧阳修之于醉翁亭、苏东坡之于喜雨亭。

“呜乎,滁无欧阳修,醉翁空影;巴无滕子京,岳阳绝响。”

在《登爽亭记》文后,元朝周仁感慨“而醉翁亭相传至今,地以人重”,表达了塔失不花及他本人期待“后来执政之君子”对登爽亭“克广嗣葺,使传不坏”的美好愿望。

万山丛中的竹山,并非世外桃源。战火、灾害频仍,老城及其建筑屡屡被毁,《竹山县志》收录“重修XX记”达22篇之多。

喻斌先生在《登爽亭记》中写到:

“古亭新生,移址换形,煌煌地标,史迹重现。亭名登爽,文脉延绵。”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暮春、雨后、入夜，登爽亭上放眼，堵河水汽氤氲，两岸霓虹闪烁，好一幅幽美邈远、惆怅迷离的春江花月夜图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曾经说过：“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

作为封建士大夫的郑延年、周仁、塔失不花等可能不会想到，数百年之后，共产党人接续修缮复建古迹，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复兴，书写古今交融的新篇章。

这是一个跨越历史烟云、社会形态，暗合精神共鸣、文化认同，不约而同、和而不同的君子约定。

斯亭之建也，无论是古人“登临宴乐襟

怀爽”“予以发舒精神，勤求治理，非为游观计也”“与民同乐”，还是共产党人“遂民所愿”，无需厚古薄今，亦无意比肩和超越前贤，只有文化自觉、礼敬文明和创造历史的惺惺相惜。

春节期间，吴先生在竹山县城老家过年，用Deepseek辅助创作《古城新韵》一诗：

东门楼台映朝霞，南城门洞傍人家。

西关街巷传烟火，旧貌新颜忆芳华。

登爽亭前听风语，桃花源里来打卡。

文脉绵延千载韵，城乡更新绽繁花。

你、我、他，我们，遇见古城复兴，何其有幸！历史在这里回响，未来更有无限可能。

（张华魁，男，现供职于竹山县委宣传部。）

别样轻土坪

◆ 董道琼

1

如同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只一见,便钟情。

我与轻土坪的情感链接,发生在2023年4月29日,即那年“五一”劳动节假的前日。

闭眼试想一下,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间节点上,逢上那种温润、甜绵的气候,邂逅赏心悦目的一方风景,再会意一下忙里偷闲的喜乐心境,那种美好便不品自醉、不言而喻了。

2

一路吹风,一路说笑;车停渡口,晨光微耀。

宽阔而宁静的一湾绿水,如一个随性斜躺的绿喇叭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将苍莽的青山沿东南走向一分为二。

渡口处有靠人力过渡的渡船,潜意识想:只要艄公轻松一拉纤绳,过渡的人就会轻易渡到对岸的一个大坪中,故有“轻渡坪”之名。但见岸边银色的牌子上赫然写着的“轻土坪”三个大字,我才知道此处叫“轻土坪”而非“轻渡坪”。

“轻土坪”,顾名思义就是该地的“土轻”。该地的“土”为何“轻”?掺了牛屎粉。为何掺牛屎粉?不想被选为庸都城城址。为何不想被选为都城城址?明哲保身,不想出人头地。这是我在《竹山县志》中了解到的。

没有人会拒绝繁华荣耀,轻土坪拒绝了;没有人会自我毁誉,轻土坪做了;没有人敢挑战权威,轻土坪敢了。好一个敢于自我

掩藏的轻土坪,好一个敢做敢为的轻土坪!

轻土坪的自我掩藏既不像乾隆寄情山水躲身藏志充满玄机,也不像姜太公钓鱼那般以退为进大有目的,它的自我掩藏乃实实在在一颗真心的掩藏和退出,她的掩藏彪炳着她的个性、气质和风骨。

这个“轻”字是看“清”也是看“轻”,这个“轻”字是重“亲”也是重“情”。

这个远离尘嚣的渡口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只有枝头鸟儿的欢唱和草间的悄声虫鸣。任何一个内心失安之人,置身这里,仅是站一小会儿,内心就会立刻平和、安宁下来。

艄公拿一根中间刹有凹槽的短棒,将短棒的凹槽啃咬在一根连接两岸的钢丝纤维绳上,使劲儿一拉,船便前进一点儿,短棒的凹槽顺着纤维绳吮溜着向前挪一个地方,再使劲儿一拉,船又向前行走一点,连续这样啃咬着向前拉,船便缓缓驶向了对岸。

我拿起这种简单、原始的工具,尝试这种简便、随意的操作,船动风起,新鲜感、愉悦感油然而生。

做一个轻土坪的艄公,也未尝不是一种快意人生!

3

过了渡船,驱车前行;轻风拂尘,青山开门;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轻土坪,到了!这就是轻土坪!”驴友们一阵惊呼,一个美丽村落,乍现眼前。

这个被誉为“水村山郭世外桃源”的轻土坪,这个古树、古井和长寿老人三古并存的孝廉文化村,这个竹山县着力打造的红色革命基地,与我正式结缘了。

青天白墙,高楼小院,古柳银杏,绿草

红花……我不由得想起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诗句:“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得……”

徜徉在这空灵的小山村里,身心灵皆与其融为了一体。高渺的蓝天飘着朵朵白云,黑色的泥土散发悠悠清香,大白鹅煽动翅膀嘎嘎报喜,小花狗摇着尾巴上蹿下跳,老农大声吆喝着黄牛耙田,姑婆拿竹竿翻晒道场上的红辣椒、绿豌豆……

随心随性地游走在轻土坪的每一寸土地上,享受一份儿久违的松弛感和自在感,觉得这个世界此刻都是属于我的,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

白胡子爷爷悠闲地吐着旱烟卷儿,友善地看着我的女儿在他家的花坛边支起照相机自由摆拍。

小花猫四仰八叉地在路边的花荫下睡大觉,那无忧无虑、无惧无怕、无追无求的生命状态,怕是每一个世俗之人都望尘莫及的吧!我想:人这一辈子,恐怕只有儿时的时光才与此相似啊!

多想做一只猫啊——做一只轻土坪的猫吧!寻一方宁静的天地,把心安在当下,在太阳底下慵懒地眯起眼睛躺着,发出呼噜呼噜的舒服声。这份惬意,怕是连天上的神仙也要羡慕吧!

4

古树,总能带给人以崇高感和神秘感。村子里的大树不仅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是当地百姓心灵的守护神。每每遇到什么灾情,只要看见村里的大树仍然枝繁叶茂,心理上就会多一分慰藉和力量。

轻土坪村有两棵杨柳树和一棵银杏

树。这三棵古树见证了轻土坪历史的沧桑。它们与轻土坪的长寿老人一样吸收着此地日月山川之精华,反过来也护佑此地的人健康长寿、永葆青春嘉年华。

两棵杨柳树距今都已有四五百年了,它们静静守候在轻土坪村的中心大道旁,茂密的枝叶如孔雀开屏优雅而美丽地向四周尽情伸展。轻土坪人总喜欢在闲散的日子里,搬来方桌和矮凳,聚在树下,把酒言欢。

村子最北端的银杏树更为古老,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浓密的树叶被风吹得哗哗作响,它是在用特有的方式欢迎游客的到来么?我们在银杏树下愉快地说笑嬉戏,变换各种姿态合影留念。拾起一枚枚扇形的叶片做成一朵朵别样的玫瑰,装点心中那个最甜美的梦。

除了三棵古树外,这里还有一口古井,名叫“蟹眼泉”。据说,此井以螃蟹多而命名,井水冬暖夏凉,长年喷涌,具有螃蟹一样的清热明目之功效,喝此井水长年不害眼病,不生毒疮。过去,盛夏的中午,人们耐不住炎热,常常三五成群地来到井边喝水解渴,从不担心会喝坏肚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水好,人更好。这里的人,上慈下孝、勤俭质朴、恬淡和睦。老人鹤发童颜,安和慈祥;小孩子天真烂漫,聪明伶俐,中年人通情达理,健壮有力。

这个村的高寿老人众多,据统计,该村80岁以上老人就有39人,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在这里,我还有一个独到的发现:这里的亲人去世后大都安葬在自家院子内的花园里或菜地里。看着那未曾远离,仍在看守家园的坟墓;看着那微隆的土堆上,长着碧绿的菜蔬,开着缤纷的花朵;看着其间辛勤采粉的蜜蜂和翩翩起舞的蝴蝶……听着穿梢而来的和风、此起彼伏的鸡鸣狗叫和孩子们的读书声、嬉闹声……我的内心骤然升起莫名的感动:身体已逝,灵魂未离,亲情相续……这难道不是岁月安好、人间值得的另一种诠释和慰安?

“雅荷细雨一衰净,简舍轻烟两眼明。”“轻轻浅浅修惰性,简简单单养俭廉。”……孝廉文化长廊的那副副对联显得多么的贴切和隽永啊!

5

农家乐老板娘给我们宰了一只五斤重的土公鸡,用当地的黑木耳和自家腌制的酸辣子一并炒了一大瓦盆,放在餐桌上,滋滋冒着香喷喷的热气;还有竹笋炒腊肉,葛花炒鸡蛋,韭黄炒瘦肉,青菜拌豆腐等,一大桌美味佳肴,全都是绿色天然无公害菜蔬。

饭后,热情好客的老板,备好钓鱼竿,让有此爱好的同志过一下瘾,稳一下心。厚道、灵巧的老板娘,铺好干净的被子,让有需要的同志稍作休憩。

轻土坪,一见钟情的轻土坪!轻土坪,忘不了的轻土坪!

(董道琼,女,现供职于竹山县第一中学。)

南门洞的乡愁

◆ 范本庆

在竹山县城,南门洞以历史悠久而闻名。它建于明代,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虽然残缺破旧,但不失为竹山县城历史悠久的物证。南门洞地处优越位置,前临堵河,后接大街,地段繁华。它历经岁月流逝,见证了竹山县城的风雨沧桑,守望着竹山的今昔变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和难以忘怀的乡愁。

我老家住竹山县城北部偏远乡村,隔县城30公里。在不通公路的日子,乡亲们进趟县城异常艰难。我在孩提时代,就知道大人进一趟县城是稀奇事。譬如,某人去了一次县城回来,都会炫耀好几天。大些时候,我才晓得人们进城回来为啥那么高兴。那年代,去趟县城是我的奢望和梦想。记得1986年秋,没再读书的我赋闲在家。有位好心的老乡见我闲得无聊没事干,约我一起做小生意挣点小钱。这个生意,就是指买些山货进城去卖,赚些差价。我与老乡合计后,就决定买土鸡蛋进城卖。乡下土鸡蛋多,价格便宜又好买,运到县城一个鸡蛋能赚三四分钱。路况很差,来往都是拖拉机、三轮农用车。我们坐过两次进城,鸡蛋整破了很多,除去损失所剩无几。后来我们干脆步行,肩挑四五百个鸡蛋走60里山路进城。在城里,我们的鸡蛋就在南门洞上边的大街上摆摊卖。在那里有很多摆摊的,大部分是南门河两岸的人,他们卖自己种的蔬菜,卖土鸡蛋或土鸡……我们卖毕了鸡蛋,常到南门河边洗脸,或者洗个凉水澡,然后就离城回家。从那时开始,我认识了南门洞。

2005年,我有幸被县新闻办聘用。一人租居大街,隔南门洞很近。有时我不想做早饭,就到南门洞旁边的小吃店解决。那地方,饭店、小吃店、饭摊很多,生意红火。我租房的窗户,能把南门洞看得清清楚楚,还因吃早餐或傍晚散步,南门洞几乎天天都在我的视线中。每当我看到南门城墙破败陈旧的样子,心里就升起一阵怅惘,甚至有重建修复的期盼。在我心里,南门洞仿佛就是一个阵地所在,它以坚强的毅力守护着县城。南门,就是竹山县城南部长城门。

那年夏季某日,新闻办周主任给我安排了一个重要的采访任务,让我采访住在南门的一位老太太,写一篇反映竹山县城变化的通讯。我感到高兴,因为南门隔我住处近,采访方便。周主任让我采访的老太太,名叫龙凤州,已年满90岁,是一位“老竹山”。龙老太太经历过竹山支援抗日,见证过解放竹山。特别重要的是,龙老太太是见证许明清烈士英勇就义的最后一位老人。因此,采访对象特殊,采访任务重大。老人年纪大却精神抖擞,耳聪目明记忆也好,让我采访顺利。龙老太太有一个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她每天早晨从南门洞出发,绕县城步行一圈返回。我那天早晨去采访她,她出去未回,我就在南门洞边等了她一个多小时。老太太有如此好的体质,肯定与她不懈地锻炼有关。那次采访不仅圆满完成任务,还让我受益匪浅。那次采访后,我对南门洞、大街、竹山县城有

了深入的了解,写成了《九旬老太见证的大街风景》的通讯,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那年我常在业余时间,走过南门洞、下南门坎到南门河边或上南门桥散步,也有时过桥到南门村,沿路观看堵河和县城美景。后来,没再续聘,回到家乡,我会常常想起南门洞,想起在县城那两年开心的日子。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一晃20年过去了,竹山县城已今非昔比。特别是近两年,竹山县城实施了老街区改造升级,在注重历史传承、保留特色风貌的前提下,充分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文旅功能,让县城焕然一新。当年的南门洞已修旧如旧,并在其旁边建成了供人们休闲的“登爽园”“登爽亭”。南门的新景观与桃花源街区共同打造竹山亮丽的招牌和耀眼的名片。竹山的老城复活了,竹山的文脉激活了,竹山的魅力升级了。身为竹山人,无不为此骄傲。

租居江城两年,惊闻家乡县城巨变,尤其是与我印象最深的南门洞已成了网红打卡的地方,让我欣慰、惊喜和自豪。南门洞那些往事成了竹山的记忆,也成了我心中别样的乡愁。于是,在去年清明节期间,我回了趟老家。得此机会专门观看了县城桃花源街区景点,目睹了南门洞及后街改造后的新变化,深为县城巨变而惊喜。

在登爽亭上,我忽有灵感,即兴吟诗一首:巴山堵水小洞天,登亭人爽心悠然。六百春秋换桑海,乡愁缕缕挂亭檐。

(范本庆,男,竹山县楼台乡人,现居武汉。)

沉思高家花屋

◆ 王新平

说起高家花屋,其实是一座清中期的古民居,现存于竹山县竹坪乡解家沟村。传说因其建筑气势宏伟,布局精巧,雕梁画栋,又是高氏先祖兴建,故人称“高家花屋”。

据老一辈人传言,整个花屋在清嘉庆年间动工,耗银数万,历时三十多年始成,足见其工程之浩大。高家全盛时期富甲一方,极尽奢华,仅园内种植花草的泥土,都是专人从百里之外的竹溪县三堰坝用骡马运来的。

解家沟村距竹山县城约有一百多公里,先前我曾公干去过一次,由于匆忙,未能前往一睹花屋芳容,心中颇有几分遗憾。这次受十堰几位喜欢摄影的朋友相邀,我欣然允诺。

我们一行数人,在县城汇合,然后分乘两车,一路向西而去。行进中,天忽然布起淡淡的薄云,继而又稀稀拉拉下起小雨来。丝丝细细的雨线儿扑入我暖暖的怀中,让人略有许些凉意许些惊喜。望着车窗外烟波浩渺中的农舍、小桥和远处蒙蒙雾雾的山峦,一时仿佛游走在水乡江南。那记忆中的南雨是柔柔的,雨巷中那纤纤女子的背影是我孤寂的牵挂,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愁绪呀!

“花屋我们来啦!”不知谁的惊叫,打断了我淡淡的思绪。顺着新开的山路步行,刚转过一个山嘴,猛抬头,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宅院耸立在眼前,远远望去,着实叫人惊叹,待到近处,更有几分莫名的激动。

这是一座典型的清中期的建筑,整座院落面南背北,占地五

亩有余。建筑格局是兼有南北样式的四合院,粉墙黛瓦,重檐翘角,显得霸气十足。花屋的门楼高大雄伟,整块石料雕成的石门框、石门凳、两旁的石鼓、呈八字型的石照壁虽久经风霜却还能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门楣上的彩绘,照壁上的浮雕无不栩栩如生,让人拍案叫绝。拾阶而上,立于门下,大有高山仰止的感觉。

入得门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个诺大的天井院,正厅两边东西厢房一应俱全,清一色两层木质结构。内置回廊环绕,四通八达,与整座建筑丝丝入扣,浑然天成。上下两重院落形制相似,紧密相依,宛如并蒂莲花美不胜收。天井及上下台阶全是青石铺成,古香古色,让人叹为观止。上屋正厅对应的是座戏楼,其设计精巧,富丽堂皇,精美木雕点缀其间,上梁下柱、椽头楼角无不雕龙画凤,极为雅致。虽历经风雨,显得有几分苍凉落魄,但眼观之处,总也透出几分昔日的豪华与大气。四周墙壁的上端全是彩色装饰,其间绘有各色花卉、人物故事图案,虽有些风化,显得斑驳,但多数还是色泽鲜艳,人物鲜活如初,让人浮想联翩。最有趣的是,正壁上四扇大窗是用上等石料雕刻的“福、寿、禄、禧”汉字图案,这给整个花屋平添几分书卷气。我不由想起山东曲阜的孔府,那里建筑规模之宏大,结构之复杂,文化氛围之浓郁,眼前的花屋实无法与之相比,但凭心而论,花屋结构之精巧,比孔府也逊色不了几分,只可惜文字、文化的气息太少了,这让人难免有几分遗憾与失望。上庸古镇两河口的王三盛故居也是如此,这也算是美中不足吧,但此刻流连花屋之中,仍然为它的独具匠心、巧夺天工而陶醉。

我站在雨中仰起头眯上眼,任丝丝细细的雨打在脸上,任思绪狂飞。我在小心聆听那久远的声音,依稀回到花屋的鼎盛时期,仿佛误入大观园中。上下院中两厅各室,明代家具一应俱全,高氏先祖,闲坐厅上,或聊天,或会客,或书卷在手,衣着华服的小姐、婢女嬉戏其间,上下天井,各色花卉竞相怒放,那是何等的恬淡悠然,温馨可人。这分明是世外桃源,甲午海战的炮声,八国联军的厮杀声,哪儿能听得见呢?妙哉!妙哉!沉思间,自里屋出来一位老者,盛情相邀,入室小坐,先是找椅,后是沏茶,不一会儿,满屋竟飘着新茶的芳香,蜜蜂像欢迎我们似的,一会儿飞在眼前,一会儿盘旋在头顶,惹得你急不得,也恼不得。透过古旧的花窗,向外眺望,竟是满地金黄的油菜花,不觉春意浓了。品着新茶,与老者闲聊起来,又听说了不少花屋的故事。原来,高氏先祖广置田地,竹溪三堰坝、四堰坝的大片良田,都是高氏的产业。高氏先祖广罗能工巧匠,兴修巨宅,不幸的是高氏先人在前往汉口请匠途中,被人谋害。高妻坚持丈夫未竟事业,历时十年,方成此宅。花屋历经风雨,作为一名历史的见证者,目睹一百多年来的人间沧桑巨变,实为可叹,高氏先祖偏安一方,大兴土木,又当如何?我无意评说先人,我只想说,没有整个民族的兴盛,怎能有个人的兴盛呢?高家花屋最终落得人去楼空,任人凭悼而已,悲哉!悲哉!

辞别老者,我静静地立于花屋门前,仰望着门楣上的“庆衍共城”四个大字,恍如南柯一梦,而历史的发展绝非高氏先祖能料,花屋的兴盛与衰败无不令人感慨系之。

(王新平,男,现就职于竹山县税务局。)

老家有多老

◆
唐泽斌



老家有多老？我常在黄昏时分对着远山发问。那时夕阳将山峦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山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拂过我的面颊。我想，老家大约是与天地同寿的。它的老，不是表象，而是一种沉淀，一种积累，一种无声的延续。

—

是啊。往事已矣，想到老家，我不禁感慨万千。

站在老屋的门前，我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夕阳将最后一抹余晖洒在斑驳的土墙上，墙角的蜘蛛网在微风中轻轻颤动。老家到底有多老？这个问题像一缕炊烟，在我心头萦绕不去。

行走于江湖，无论身处何方，是富贵还是贫穷，是顺境还是逆境，每每掠过的总是印在灵魂深处的血痕。

原野里的树木记得老家的每一个故事。下河

湾的那棵老柳树，树干上布满了深深的沟壑，像老人脸上的皱纹。它的根系在地下延伸，如同村民家族的脉络，盘根错节地扎在这片土地上。春天，花儿开得热闹，白色的柳絮随风飘落，像一场温柔的雪。树下裸露在外的粗大树根，被几代人的屁股磨得油光锃亮。小时放牛，胡老头（名贤意）喜欢坐在树根上给我们拍古今。他骄傲地说，小时候就在这里听爷爷拍古今，而现在，我也在这里给你们拍古今。他说吉鱼村在很早很早以前叫板桥，因吉鱼沟沟深水急，行人来往不便，恰好有一棵又粗又大的歪脖子鬼柳树（枫杨树）伸向了沟的对岸。于是，村民们将向上一面的树干用斧头砍平，当作板桥过沟，板桥因此得名。因板桥与古时县官郑板桥同名，破“四旧”时，驻队领导将板桥更名为吉鱼。更名后，有个冯老夫子意见很大，他说板桥是多么有诗意，有历史，不应更名。为此，驻队干部还召开群众会，批斗了他三天三夜。

村子通往外面的小路弯弯曲曲，铺路的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下了无数的脚印。小时候，我们无数次穿越这条小路到王家湾办事。王家湾背靠吉鱼半岛，面向视野开阔的下湾。湾前有数百亩良田，良田的外沿是银色的沙滩，一湾河水贴着沙滩静静地流淌。湾里有百余栋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粉墙黛瓦的古建筑。这是解放前王氏家族的大院。解放后有四座四庭的院落做了小公社、供销社、邮电所等国家机关的办公用房，其余的房屋分给了贫苦农民。

我经常写一些豆腐块文章，发在朋友圈里。老家的王茂卿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点赞、点评。一日，我和他通电话，聊

起了老家的王氏家族，建议他写一写王家湾精美绝伦的古建筑。他说：“写不下去。”继而陈述道，王家何时到吉鱼，何时发迹，何时建造这占地上百亩的古建筑，又何时称之为王家湾，健在的老人，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

岁月离老家老宅远去，却远去不了老家老事。我依稀记得小时候走过的王家湾的石板街，墙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壁画，精美绝伦的石雕花窗，打磨光滑的榫卯与石条门框严丝合缝，门前还有威武的石狮以及气势恢宏的石条台阶。王家湾从何而来，因何而兴，又因何而衰？随着岁月的远去，已物是人非。样子虽清晰，记忆却模糊，也许将来会成为老家的一个传说……

与王家湾相比，远近闻名的唐家大院，要逊色许多。那个大院是我爷爷奶奶在解放前从宝丰进南山，从王家手上买下的。大院有五重天井、五个院落。五院看似独立，又院院相连。大院曲径通幽，前门面向大路，后门通往后山。在那个战乱年代，充分考虑了前门迎客、后门逃难的双重功能。随着分家分房拆旧建新，老院落早已荡然无存。但老屋的每一处痕迹都还在诉说着往事。新建房屋的灶台虽然拆了又建，建了又拆，但灶台里炊烟的味道始终未变。那口古井边缘虽然长满了青苔，却依然不断涌现清甜的泉水。新建的房屋房梁上，燕子年年来筑巢，它们的呢喃声和纺车的吱呀声交织在一起，成为子孙们最熟悉的摇篮曲。门楣上“耕读传家”的匾额虽然拆下被人收藏，年代久远颜色渐褪，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那是曾祖父用松烟墨一笔一画写下的家训。

二

王家湾半岛的背后是上湾,奔腾的河水,带着湍急的浪花到了上湾突然平静下来,静得没有半点波澜,静得悄无声息。上湾有一大片开阔地,湾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竹林,竹林深处还有一片石林,有两尊形似鸡冠的巨石直插云天,在八百里堵河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相传在冷兵器时代,上湾的金竹就长期作为军工用品的原材料。竹林有驻军把守,军工们会采伐五年以上的老竹,然后丢进池塘浸泡三年以上,用它做弓韧性无比,做箭异常锋利。其竹如金子般贵重,被皇帝御赐为“金”竹。这便是当今金竹的来历。这个来历,在古时可能是实情,在今天可能是传闻!

在上河湾的河对岸,是被誉为螺蛳转顶的二百多亩梯田,层层叠叠竟有十多层。梯田如鏢漩一般从河边盘到坡顶,早春秧田灌水后,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夏季秧苗翠绿,秋天稻穗金黄,一派绝美的田园风光。

田野里的庄稼见证着时光的流转,清晨的露珠挂在秧苗上,折射出七彩的光芒,吸引了古今无数人慕名而来、游览观赏。

这些稻田既是村民养命的良田,又是世人养眼的美景,田里藏着许多陈年往事,亟待后人挖掘、传承。梯田不会与世俱来,显然是先民的杰作。杰作由何人发起,又是何时完成?在老家老事上,既没有书面记载,又失去了口口相传。它的前世今生,只有今人问,没人能说清。

今天,我们只能看到,一粒种子落入泥土,在春雨的滋润下破土而出,在夏日的炙烤中茁壮成长,在秋风的抚摸下低垂成

熟。收割后的稻田里,有白鹤秋雁觅食的踪迹,它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安家,就像我们家族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田埂上的蒲公英开了又谢了又开,白色的绒球随风飘散,把生命的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

三

烟灯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童年,有我的忧伤,还有我熟悉的故人。我喜欢吹吹老家早春的风,看看清晨禾苗上的露珠,嗅嗅青草的芳香;也喜欢到老乡堂前泡一杯清茶,叙一叙各自的家常;还喜欢邀上三两儿时好友,做一桌薄菜,喝半壶土酒,在推杯换盏中,回忆从前……

可是,时光不能倒流,家乡也成了我回不去的故乡。十八年前母亲去世,家乡的老宅被我卖掉了。现在我全家都是城镇户口,按政策规定,是不能回老家征地建房的。我一直为此后悔和独自神伤。

虽然在老家没有间房半宅,我却喜欢老家的风水和人文。

烟灯岭是个三面环水的高地,堵河绕岭转了半圈,小山村的40多户人家就散落在岭上的树林中。对于老家地名的说法,有的说古时官方在岭上筑有传递信号用的烽火台,传递信号白天要冒烟,晚上要点灯,故名“烟灯岭”。有的说左右两岭形似烟锅向内的两根旱烟袋,古人习惯以形定名,所以又名曰“烟袋岭”。也有的说烟灯岭是个莲花地,岭的后山是个缓坡,坡地上长满了松树,到了平坦的地方有三条岭伸向堵河,中间一岭呈椭圆形,形似橄榄果,左右两岭向内微微弯曲的象花瓣一样拱卫着中间的花蕊,登高眺望像极了含苞欲放

的莲花。可能是古时官方在岭上筑有烽火台的原因,人们更习惯于称我的老家为烟灯岭。

烟灯岭是片黄泥岗地,老人常讲,吃了黄泥粮,个性赛过武二郎(武松),喝了黄泥水,满腹经纶有墨水。小小村落,从古至今办过学堂,跑过航运,建过酒厂,开过染坊。手艺人几乎涵盖了九佬十八匠,从这里走出了十几位大学生,三十几位国家公务人员。的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人们不知此处黄泥富含硒,长期摄入就养成了烟灯岭人行侠仗义、勤奋好学的好禀性!

我曾想将烟灯岭的风水和人文,写成一篇今古传奇的好文章。渐愧的是,直至今天我还没弄清烟灯岭烽火台是何时而建,又何时称为烟灯岭!因才疏学浅,也无法成就这样一篇好文!

四

我特别怀念小时玩耍的老家溪水,想到极致就听听《我是一条小河》的歌曲:我是……一条小河,山川给了我跳动的脉搏,阳光给了我青春的光泽,我的生命奔流不息,远方的大海呼唤着我!

村子里的小溪像血管一样延伸,潺潺溪水顺着小溪流淌,汇入远方的江河湖海。老家的后生就像这源源不断的溪水,在大海呼唤下奔向了远方。

走得再远,他们也会记得老家的溪水清澈见底,看见小鱼在水草间穿梭,也特别

怀念小时候在这里捉鱼摸虾、玩水车的快乐时光。今天,村里的孩子也做着同样的事,溪边的老柳树垂下万千枝条,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孩童。

村里的香火从未间断。祖先的墓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坡上,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清明时节,我们总会回来扫墓。坟头的青草被春风唤醒,野花星星点点地开放。烧纸钱的青烟袅袅升起,带着我们的思念飘向远方。一代又一代,人走了,就化作了风,化作了雨,化作了泥土里的养分,继续滋养着这片土地。

夜晚的老家格外安静。月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夜的深邃。躺在老屋的木板床上,能听见房梁发出细微的“咯吱”声,那是木头在呼吸,在诉说经年的往事。枕着这样的声音入睡,梦里总会回到更久远的时光,看见那些从未谋面却血脉相连的先人们,正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身影。

老家到底有多老?它老得像山间的晨雾,永远笼罩着这片土地;老得像地下的泉水,源源不断地涌出生命;老得像天上的星辰,亘古不变地注视着人间的变迁。它的古老不是衰老,而是一种血脉,一种能量,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粒尘土都记得先人的脚步,每一缕清风都带着往事的回响。这就是老家,一个永远活在时光深处的故乡。

(唐泽斌,男,现为竹山县政协退休干部。)

远去的村小

◆
陆龙和



一日去上班的路上偶遇一好友，问及其母身体如何，好友告知，其母已于2023年2月份逝世，享年91岁。听此消息，我不禁愕然，在不到一年多时间里，我的父亲和好友的母亲，这两位昔日亲密同事，先后都离开了我们。漫步在嘈杂的街道上，儿时上学时的一幕幕涌上心头，忽然感觉鼻子酸酸的。

我七十年代初出生在鄂西北大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金鱼村，老地名叫菜籽沟，村子不大，总共六个村民小组，大约700多口人。父亲是当时村上第一位民办教师，三十多岁才成家，母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先后生育三男一女四个孩子，一家六口全靠父亲微薄的民办教师工资维持，说是工资，到年底还不够抵扣合同款，家境几乎穷困潦倒，每天想吃三顿饱饭都很困难。营养不良导致我们姊妹四个都发育不良，尤其我，个头矮，人又瘦，就是与众不同长了一双清秀的手，像个女孩的

手。听大人讲,这娃今后是拿笔杆的料。也许受邻居大人说法的影响,我六岁那年,父亲突发奇想,从家里找出一个我姐用过的帆布书包,往我肩上一挂,对我说:“走,跟你姐一起读书去。”当时小学的入学年龄都在七八岁的样子,只因父亲是村小的老师,我提前上学的事被他一句话搞定。

我所在的村小叫金鱼小学,位于太平寨山脚下的孙家营(小地名),最初只有三间和带“钥匙头”厦子的土墙房教室,大概100多平米,一共三十几个娃,办的是一至四年级复式班,总共四个老师,两男两女,一个公办,三个民办。男老师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堂兄,女的一个是本村支部书记的大女,姓柯,另一个是从城里下派来的,姓朱,后来才知道大名叫朱璧珍,也就是我好友的母亲,是村小当时唯一的一位公办教师。朱老师出生于1933年,大我父亲8岁,1956年竹山师范毕业被分配到溢水镇东川小学任教,1958年反右斗争中错划为“右派”,返乡劳动改造,1977年开始在原田家公社二圣寨村小学担任民办教师,1979年平反恢复公职后,被分配到我老家——原田家公社金鱼村小学任教,1981年退休后会返聘为田家小学教师,自办过幼儿园,大约是在九十年代末,被子女接到县城生活。

我第一次背上书包进入村小,大约是在1980年的冬天,因为是中途插班,本来教室都很紧张,我的座位被临时安排在教室檐墙上的一个窗户上,窗户用几根木棍订得十分牢靠,我就被父亲一把抱上窗户,一屁股坐在了窗户的墙面上。因为当年穿的是开裆裤,冰凉的墙面使我屁股十分不舒服。看到父亲那严厉的眼神,我只好妥

协,被父亲这样“安顿”下来后,就开始了“旁听”。

我入学的第一节课正好是音乐课,教我们的是四十开外、声音略有些沙哑的女老师,她用粉笔在透着太阳光的黑板上写下一排工整的歌词,然后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一只手打着节拍,领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我呆呆地望着黑板和这位女老师,紧闭着嘴巴不敢出声。这时坐在我前面不远处的大姐,扭头跟我说,你也唱啊。我就壮起胆子,大声寡气地喊出了一句还带点“半语”的夹舌话:“东——hang——红”。正在教唱歌的女老师问:“这是谁的娃娃?”一位学生答:“陆校长的儿子。”顿时引起全教室的哄堂大笑。

下午放学回家后,父亲问我,读书好不好玩,我说我屁股都坐痛了,不好玩。母亲和姐姐就劝我,等你正式上学了,才有板凳给你坐。又过了几天,父亲又问我,那个女老师喜不喜欢你?我说,你说的是那个唱歌女的啊,嗯,她对我好呢,有时候还给我好吃的。父亲跟我说,现在你可以叫她“朱妈妈”,等明年正式入学了必须得叫“朱老师”。在一个下午的数学课上,我悄悄走上讲台,一把拉住老师的手,亲热地叫道:“朱老师。”她的惊愕只持续了短暂的几秒钟,镜片后面一双眼睛随即笑成了两个弯月亮。老师笑,全班同学也跟着笑,笑声传到隔壁办公室批改作业的父亲耳朵里,父亲过来了,哭笑不得地拍拍我的脑袋,让我回到“座位”上。

在一个课间休息时间,我和大班的一同学在操场上玩“打纸板”游戏,因一时玩得兴起,没听到上课铃声,等我正好赢了对方的“纸板”后,那个同学竟然连我的纸板

一起给抓走了,我顾不得站在讲台上的朱老师,追上那个同学后,在教室内扯住他袖子不放,要他归还我的纸板,那个同学只好把两个纸板都给了我,我气冲冲地就往教室后面走去。这时,朱老师严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把纸板都交给我!”我头也不回,勇往直前,直到手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拉住。我一面咧开嘴哭,一面奋力与朱老师“拔河”。全班的哄堂大笑再次惊动了隔壁的父亲,他来到教室,和上次不同的是,我受到他一顿严厉的训斥。

第二年的秋季,我正式入学上了一年级。我的同桌至少大我两岁,学习成绩全班倒数第一。因小时候烫伤的缘故,头上留下了很大一个疤痕,都八九岁了,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一顶黄色“雷锋帽”。某次与我玩游戏争吵撕扯起来,一直跟随我上学的大黑狗,扑上去给我帮忙,一口把他的裤子扯掉了,吓得他一边提着裤子跑,一边用手抓着掉下来的帽子,发亮的秃顶顿时引起在场的同学哈哈大笑起来。这时,父亲和朱老师都走过来,严厉地批评了我:“以后不准带狗子进校,更不能嘲笑同学。”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也是一塌糊涂,紧随我的同桌排名全班倒数第二,但因我的“特殊身份”,老师从不点名批评,在责骂他的时候还总爱顺带一句“连和娃子都不如”,这话到了我耳朵里简直成了表扬,于是心中颇为得意。

那时,每天放学前都要全校集合,孩子们在操场上站成几排,每排最多只有一两双脚穿着鞋,其余全是光脚。有时遇到雨天,没有一个打雨伞的,齐刷刷都头顶一张油纸,或戴着破旧的一顶草帽,有时手提一个用破洋瓷盆自制的火盆。父亲面向我们

讲话,内容除了学校的纪律和路上的安全等等之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重复一个老大难问题:催缴学费。每学期都从开学催到期末,说了也白说,白说还得说。经常被点名的那几个孩子,有的神情茫然,有的则低下头,两只光脚不安地搓来搓去。

普遍的贫困,使得许多孩子保管自己的文具格外小心。两三分钱一支的铅笔要是弄丢了,回家都很可能挨打。当时十分流行的做法,想方设法攒钱买一个铁皮文具盒,有的在文具盒上,有的是在铅笔上,刻下十六字咒语:“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如果不还,全家死完。”

那年头,老师穷,学生穷,学校也穷,全校唯一的体育器材就是一个篮球。但是操场小,地面上空空荡荡,没有篮球架,篮球被当成足球玩,地上没有球门,就往什么也没有的天上踢。一不小心,篮球就会被踢出操场外的竹林里。课间休息,几乎全校的男生都在操场上追抢这唯一的篮球。每次最先抢到手的都是一位姓韩的大个子同学,他抢到篮球后,就抱着篮球一步跨上操场边的一个石磨子上,几个小屁孩也立马跟着爬上去,陪着笑脸说上几句好话,才被获准轮流在磨盘上拍几下球。这位大个子同学,叉着腰看着,威风凛凛,得意洋洋。几个人拍完了,大个子同学挥挥手让他们下去,然后将球轻轻抛起,奋力一脚将球踢向天空。于是,新一轮争抢开始,几十颗脑袋齐刷刷地仰起来,几十双眼睛死死盯住从半空中徐徐下落的球,几十双光脚噤声跑起来。先前在石磨上轮流拍球的那些孩子,总是跑得一身臭汗,可他们永远也抢不到一次球。

记忆最深的是每到冬季后,学校都要

组织上山砍柴。一大早,在老师的带领下,有的手提砍柴刀和绳子,有的用书包提着几个生红薯,几十人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往学校后方的太平寨走去。太平寨位于村子中心,寨子四周全是树扒和石岩,寨顶空旷,约有几个足球场大,是天然的放牛场。一听说要上山砍柴,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几乎一路小跑上到寨顶后,在父亲指挥下,大家分头开始进山砍柴,等砍的差不多后,父亲就会喊大家休息,有的就地而坐啃起了生红薯,大多同学就在寨顶的放牛场上疯玩起来。快中午时分,大家才在老师的带领下,蚂蚁搬家似的把柴禾往学校搬运。新砍的柴禾就堆放在教室的后檐,待冬天下大雪后,教室冷得实在不行了,在老师的组织下,把课桌凳全部码起来,每个教室的中央就燃起一堆火,大家围着火堆,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边朗诵着课文,一边烤着火,直到剩下一堆火炭后,老师一声令下:“放学啦!”大家背起书包挤出教室,开始跑向各自回家的路。

多年以后,每次回老家都要从昔日的

村小路过。原先的几间土墙房早已被村上调剂给了当地村民,村小搬迁至了更加宽敞明亮的新校址。为了修建通村公路,原来的三间土墙房已拆除了一间,剩余两间临时被当作牛圈用。每当路过此地,一把大锁将这个昔日‘村小’锁得严严实实,也将我拒之门外。我绕到四十多年前第一次跨进的那间教室外侧,隔着窗户,我看见了正前方的那块黑板。像是有意安排似的,黑板上的‘a、o、e’没有擦去,显然,这就是一年级教室。穿过窗户,一片长方形的阳光洒落在黑板上,我久久地凝视屋内的一切,再也见不到了那一排排低矮课桌凳和高矮不一的同学们,能够看到的仅剩墙上那一小块黑板,以及留下来的粉笔字迹。此时,我恍惚看见我的父亲,还有那位和蔼可亲的朱老师,正捧着书本,在黑板上挥舞着粉笔,在一片阳光下,带领我们大声的朗读着,沙哑的声音渐行渐远,融融的暖意慢慢地、悄悄地涌满我的心房。

(陆龙和,男,现供职于竹山县文联。)

老家的故事

◆ 华元勇



在时光长河的幽僻一隅，我的老家，宛如一颗蒙尘却难掩光芒的明珠，静静镶嵌在边远的山间。她与竹溪县兵营镇银杏村紧密相依，往昔名为官渡镇三吉垭村，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官渡镇三吉村合并。然而，那片土地承载的记忆，从未因名字的更迭而褪色，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

这片土地，恰似大自然慷慨馈赠的厚礼。肥沃的土壤，如母亲温柔且丰腴的怀抱，悉心孕育着世间万物的生机；茂密的植被，似大地华美的霓裳，微风拂过，沙沙作响，仿佛低吟着古老而神秘的歌谣；丰富的山场，像一座沉默却蕴含无尽宝藏的宝库，静默地承载着无数的可能。1000亩的林家山林场，郁郁葱葱，每一棵树木皆是岁月的见证者，默默诉说着时光的故事；1500亩的烤烟基地，是农民辛勤劳作的结晶，在悠悠岁月中沉淀出独特的“烟味儿”。正是这片土地，让25户烟农收获了安稳的生

活,踏上了小康之路,也为老家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奋进之歌。

在众多与烤烟结缘的村民里,我也是其中的亲历者,虽然我在校读书,但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我与烤烟的情缘,宛如一部饱含酸甜苦辣的成长史,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中。

那是1996年,为增加农民收入,全县开始大规模发展烤烟产业,由于是新鲜事物,群众根本不愿意把好田好地腾出来种烟,于是镇上干部满怀热忱,挨家挨户动员做群众思想工作,宣讲烤烟产业的市场前景与政策扶持。我父亲作为村支书,则内心满是犹豫与不安,他深知,村看村,户看户,老百姓看干部,作为一名村干部,如不带头种烟,村民们都不会种,既感到带领村民致富的责任重大,又担心烤烟产业失败。经过政府领导一次次诚恳地劝说,苦口婆心,软磨硬缠,最终,父亲怀着忐忑的心情,当年种下了5亩烤烟。

种植烤烟的过程,恰似一场艰难困苦攀登。由于我们起初种植规模小,技术管理也跟不上,再加上当时完全依赖柴火烤烟,资源消耗严重,火候的把控更是全凭经验。为了守住烟叶变黄期恰到好处的温度,我每晚都像忠诚的守护者,守在炉门前,目光紧紧盯着温度计,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命运仿佛总爱捉弄人。在那个酷热难耐的暑假夜晚,疲惫与困意如同潮水般将我彻底淹没,使我沉沉睡去。这一睡,让炉火熄灭。当黎明的曙光洒进烤房,打开炉门的那一刻,望着变黑发焦的烟叶,我的心瞬间坠入冰窖。“轰疱叶”,在烤烟行话里,这是毫无价值的废品,烟站自然不会收购。看着这炉失败的烟叶,满心的沮丧

与绝望如潮水般将我吞噬,父亲更是气得狠狠训斥了我一顿。这一番折腾,当年不仅没赚到钱,还亏了几千元本钱,这无疑是一沉重的一击,让我开始怀疑父亲的抉择。

内心深处,父亲始终不甘放弃。他深知,自己肩负着稳定全村烤烟种植面积的责任,身为村干部,他不能轻易退缩。第二年,他咬紧牙关,决定继续种下去。接下来的几年,随着种植、管理、烘烤、分级等技术的掌握和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每亩收入也在逐年增加,群众种烟的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从开初不愿种,到主动要种。父亲为了带头种烟,我们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尤其是每年夏季烟叶烘烤期间需要大量的柴禾,于是,房前屋后的花栎树被砍得一棵不剩,小碗粗的树也几乎被砍光,山林的树木遭到严重消耗。记得有一年暑期,柴禾实在不够用,父亲带着我和弟弟,翻山越岭,来到竹溪县原兵营乡先锋村四组的山顶砍柴。当时,竹溪县还未大规模种烟,山林里的树木保存完好。清晨,我们背着沉重的干粮和水壶,扛着斧头和打杵,在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前行。野核桃树、松树、毛栗子等杂木成了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先把树砍倒,再锯成一段一段,能一个人扛起的便一个人扛运,较粗的树则劈成两半。我和弟弟就选细木头扛,粗的都留给父亲。我每走十分钟,就得停下来打一杵,喘气片刻,稍作休息。弟弟年轻,体力弱,歇火的频率自然比我高。由于树林潮湿,我穿的球鞋在青草上不断打滑,有时鞋底直接翻到脚背上而摔跤。为了防止滑倒,父亲叫我割一根树藤,绕在鞋底和鞋背缠几圈,增加阻力。嘿,还真管用,瞬间省力不少。扛一根木头到山顶,大约需要半个小

时,途中要休息三次。父亲告诉我们:“扛不住的时候,把打杵放在肩上,撬起木头一端,能省力,减轻肩膀的承重。”果不其然,照做之后,我们又能多坚持一会儿。扛木头的日子苦不堪言,我们把木头全部扛到山顶后,再用绳子拴住木头一端,用双手拉到溜洪道口,借助重力使木头一根一根滑下去,一直滑到沟边的平地上,最后再扛回家。一天下来,肩膀上的肉皮磨得通红,磨出了水泡,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累得瘫倒在床上。连母亲做好的猪蹄汤都喝不下,睡到半夜,浑身疼痛,腿脚发酸,疲惫不堪。母亲看到后,心疼极了,劝我:“孩子,别太蛮干了,要慢慢用力,实在扛不动就别勉强”。

就这样,我们家种了5年烤烟,砍了5年柴禾,自家扒山上的树木几乎被砍光。后来,随着时代发展,技术革新,开始用生物煤烤烟,节省了大量资源,不需要砍柴禾。与此同时,农业专家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发现我所在的一组土质并不适宜种烟。于是,镇上作了调整规划,按照发展大户、连片种植的要求,在四组大湾、五组棕梁子、六组林家山等二高山地区连片种植烤烟。随着烤烟政策的不断扶持,烟地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水电路配套齐全,现在还安装了轨道车,用来运输烟叶、物资和肥料,节省了大量人力和财力,每年实现烟叶产值800万元,烟农户均增收30万元,已成为全镇第二烤烟村。看着村里的烤烟产业蒸蒸日上,心中满是欣慰。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老家山上的贫困户全部搬到了山下,集中在安置点居住,大量的土地被抛荒。如今,老家的土地种上了茶叶,由于路况不好,农户也没认

真管理,茶叶产量一般,仅满足自己饮用。我父亲所住的安置点有18栋房屋,共80余户,是全镇最大的搬迁安置点。安置点的生活丰富多彩。文化广场上,每到夜晚,便成了欢乐的海洋。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活力四射地打羽毛球,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年轻少妇们欢快地跳广场舞,踩着音乐的节拍,身姿摇曳;孩子们在一旁嬉笑玩耍,无忧无虑。每家有了大事小情,村民们都会赶情送礼或帮忙捧场,农村传统的礼尚往来依旧浓厚。然而,坐落在半山腰的老家三间土房子,传说因沉睡百年的龙王睡醒了,龙爪子动了一下,导致屋基下沉,老屋主体已经坍塌了一间半,剩下的一间半在周边拆得七零八落的院落中,孤独地守望着远方升起的太阳。每次看到那孤独破损的老屋,我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涩。老家那栋老房子,承载着我五十年的悠悠岁月。每一块木板、每一片瓦片,房前屋后的每一棵树、每一道沟岔,都是我儿时最亲密无间的伙伴。在那里,有我追逐牛羊时的欢快足迹,有我打猪草时的辛勤汗水,有我砍柴禾、扳竹笋时的疲惫身影,有我种地锄草时的成长印记。老屋离竹溪地界仅1公里,是连接竹山竹溪的交通要道。那时家里没有手机,只有一部程控座机电话,还是村里唯一的一部,就安装在我们家。山那边的半山腰住着乡亲,有事都来我家接打电话,通常要提前预约时间,通过人工带信。我放双休或寒暑假时,就代替父母成了喊话员。站在老家的山坡上,大声呼喊着乡亲们名字,那声音在山谷间回荡,要是对方没听到,其他人家听到了,便会帮忙喊上几句。哪有什么大事

小情,如谁家的猫娃儿、牛娃儿、羊娃儿下了崽,何时下的,下了几个,大家都一清二楚。现在,老家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大多搬到外地居住了,只有一个表嫂还常和我父母视频通话,干爹、老倌等在外住的亲戚,渐渐都断了联系,就连曾经经常和我母亲吵架的张表姐,也没了音信。但那些年吵架的场景,却时常在我脑海中清晰浮现,仿佛电影般不断播放。

如今,站在安置点的高处,望着山下那一片片绿意盎然的茶叶田,心中感慨万千。老家的变迁,就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变化。那些曾经艰苦的岁月,那些为了生活而努力奋斗的日子,都成为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这就是我的老家,一个偏远而又淳朴

的村庄。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刻满了岁月的痕迹,记载着我成长的往事与回忆。我爱我的老家,爱那里的每一片山、每一条沟、每一棵树、每一块地。我虽未在老家常住,但那份深深的乡愁,却永远留在心间,就像那山间永远回荡的鸡犬狗吠,悠远而绵长。这份乡愁,是对儿时纯真时光的眷恋,是对亲人和乡亲的思念,更是对老家这片土地深深的感恩与敬意。它是我灵魂的归宿,是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我走到天涯还是海角,它都将永远陪伴着我,温暖着我,激励我不断前行。

(华元勇,男,现供职于竹山县移民服务中心。)

属牛的母亲

◆ 伍艳波



昨晚感冒，头沉得像灌了铅，我早早睡下了。可子夜时分，竟毫无征兆地醒了。周遭是沉沉的静，一种空落落的静，心在胸腔里空洞地、一声声跳着，像是在废弃的空屋里擂鼓。在这昏沉与清醒的交界，一个念头浮了上来，不知是母亲想我了，还是我想母亲了。

心便猛地一抽。恍惚间才惊觉，母亲已走了整整六年。两千多个日夜，悄无声息地淌过去，冲走了许多浮皮潦草的记忆，可河床底下那些坚硬的、温润的卵石——母亲在我心里的模样，却被岁月冲刷得愈发清晰，清晰得仿佛昨日才离家，母亲还在村口那棵皴裂的老槐树下，手搭凉棚，身子微微前倾，望着我走远的方向。

母亲属牛。小时候，我总觉得这属相贴切，那一辈子的劳碌与坚韧，就像一头默然负重的牛。在贫瘠的年月里，母亲和父亲硬是靠那副被扁担压得

有些佝偻的肩膀，那双布满老茧、裂着血口子的手，从泥土里刨，从针线里抠，供哥哥和我读完了大学。这在当时的小村落，是了不起的荣耀。如今想来，这荣耀是一砖一瓦用血汗砌成的，沉甸甸地压弯了我们的腰。

每逢开学，学费便像无形的小山，压在父母的肩头上。父母得在开学前好些日子就开始四处奔走，低声下气地借钱。那些夜晚，在十五瓦灯泡的照耀下，我和哥哥趴在桌上写作业，尖着耳朵捕捉院门外的动静。直到夜深得像墨汁泼过，才听见那熟悉的、带着泥土与疲惫的脚步声。母亲和父亲推开门，带着一股子夜深的寒气，脸上是刀刻般的倦容，可看见我们，那倦容里总要努力挤出一个干涩的笑。母亲会用沙哑的声音说：“睡吧，没事，钱借着了，明儿安心上学去。”等我们吹了灯，钻进带着阳光味道的被窝，父母屋里的灯，却还要亮上许久。

家里的进项，掰着指头数，也就那么几样。一头猪，要从春养到冬，喂泔水，打猪草，伺候得肥肥壮壮，年关底下请人杀了，大部分肉都要卖了，只留下些头蹄下水，和一小块肥多瘦少的肉。再就是那几亩靠天吃饭的薄田里的收成，金贵的稻谷、金黄的玉米，自己总舍不得吃好的，都要挑那最饱满、最齐整的，仔细装袋，然后肩挑到镇上的粮站去卖。

而最教我忘不了、如今想来最是剜心的，是母亲十月以后上街踩缝纫机的情景。

秋深了，霜降了，天一日冷过一日。母亲便收拾起那台老旧的“上海牌”缝纫机，用布细细擦拭干净。天还墨黑着，远处传来第一声模糊的鸡啼，母亲就起身了。等

我们起床，热粥已经在锅里温着，而母亲，早已将缝纫机用麻绳捆好，驮在瘦弱的肩上，消失在浓得化不开的晨雾里。乡间的土路，雨天泥泞，晴天坎坷，那沉甸甸的机器压在母亲的脖颈和肩胛骨上，十里路不知要歇多少回气。

白日在街上，母亲就寻个背风的墙角，支开摊子。她的手艺出了名的好，针脚细密匀净如蚂蚁排队。于是从早到晚，那缝纫机的踏板几乎不曾停过，“嘟嘟嘟……嘟嘟嘟……”，那声音急促而平稳。饿了，她就在街边买个冷硬的馒头，或是自家带的烙饼，就着水壶里自带的白开水，艰难地啃下去。北风像小刀子似的刮过来，母亲的手冻得通红，伸不直，就时不时地拢在嘴边哈一口热气，搓一搓，又赶紧扶住布料，继续那仿佛永无止境的“嘟嘟”声。

夜幕四合，街上的人散了，母亲又驮着那仿佛比早晨更沉的机器，在凛冽的寒风里，一步一步蹬着回家。那身影，在苍茫的暮色里，小得像一个移动的黑点。

夜饭后，收拾完碗筷，那台缝纫机又会在我们的屋里响起来。我常常在一觉醒来，窗外是墨一般的黑，万籁俱寂里，唯独那“嘟嘟嘟”的声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蟋蟀，清晰地、固执地鸣叫着。从门缝里透进一线微弱得可怜的黄光，我趴着门缝看过去：母亲低着头，身子微微前倾，仿佛要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那踏板上。一只脚匀速地、机械地踩着，双手熟练地推送着布料，脖颈因为长时间的弯曲，显出一种僵硬的角度。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将母亲的影子投在墙上，放得很大，很大，像一个沉默的、不知疲倦的神灵。

我那时年幼，只觉得这声音单调而扰

人清梦，翻个身，用被子蒙住头，又迷迷糊糊睡去。如今，那‘嘟嘟’声却成了我梦里最安宁、也最心酸的背景音。那一声一声，哪里是线穿过布匹，分明是母亲的心血，一滴一滴，一寸一寸，织成了我们兄弟二人通往山外世界的路。

后来，我和哥哥总算都不负所望，工作了，成家了，日子眼见着好起来了。我们一次次劝母亲和父亲，把那几亩磨人的地丢开手，该歇歇了。母亲却总是不肯，脸上挂着那种惯有的、略带腼腆的笑，说：“庄稼人，闲下来反倒浑身不自在，骨头缝里都痒痒，活动着，筋骨才舒坦，心里才踏实。”

我们拗不过，也便由着去。没想到那可恶的病魔却找上门来，硬生生将母亲这棵一直挺立的大树放倒了。

最后的三个多月，母亲是在那张老旧的木板床上熬过的。那曾经蕴藏着无穷力量的身体，被侵蚀得只剩下一把轻飘飘的骨头。我坐在床边，握着母亲枯瘦的手，那手冰凉，关节突出，上面那些熟悉的茧子却依然硬实。看着母亲因一阵阵剧痛而紧蹙的眉头，那眉心里刻着的川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着，疼得无法呼吸。我给母亲喂水，用棉签湿润那干裂起皮的嘴唇，我给母亲擦身，小心翼翼，生怕弄疼了，我俯在母亲耳边，说些‘马上就会好起来’的宽慰话。可一转身，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止不住地滚下来。我只能躲到门外，躲到母亲听不见的角落，让悲恸的泪水肆意横流，咬着自己的拳头，不敢哭出声响。

母亲一生要强，即便在最后那段意识尚且清醒的日子里，絮絮叨叨惦记着的，还是父亲的身体，叮嘱我少抽些烟，少喝点酒，还惦记着孙儿们的冷暖。

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已由浓墨转为一种凄清的鱼肚白。校外的田野里，传来第一声清亮的鸡啼，像一把锋利的剪刀，划破了黎明的寂静。我的泪，不知何时已流了满面，冰凉地贴在脸颊上。

母亲想我了。在这寻常的、因一场小小感冒而早醒的深夜，在母亲已离开了六年的、每一个我忽然愣神的瞬间。不然，今晚为何无眠呢？

我想念母亲驮着缝纫机、消失在浓雾与晨曦里的、越来越模糊的背影，想念母亲夜里那‘嘟嘟嘟’的、像摇篮曲一样伴我入眠又扰我清梦的机械声，想念母亲啃着冷馒头时那专注的神情，甚至想念母亲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着阳光、皂角与布料浆洗过的、独一无二的味道。

母亲属牛，是的，吃了一辈子的草，挤出的却是哺育我们成长的、最甘醇的奶。她走得安静，像一片秋叶悄然飘落，什么也没带走，却把这世间最宝贵的坚韧、勤劳与毫无保留的爱，深深地、如同烙印一般，烙在了我们的生命里。

我想母亲了。这思念，如影随形，无声无息，却重逾千斤，这思念，又如这黎明前最冷的风，无孔不入，贯穿了我每一个没有母亲的白昼与黑夜。

（伍艳波，男，现供职于竹山县宝丰镇中学。）

我的老师戡妈妈

◆
王
琼



一生中遇见好老师是运气，也是福气，更是一生的财富。好老师堪称生命中的贵人。小学时鼓励我写作文的班主任，把学校征订的《小学生优秀作文》每期优先给我看的校长，都是我的贵人。这里我要专门书写的一位贵人，是我读竹山师范时管理女生的戡老师，也是我们的心理学老师。她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对女生的管理近乎严苛，我们见她闻风胆颤，但是，大家都喜欢她，私下亲切叫她戡妈妈。

我们叫她戡妈妈，一是因为她像妈妈一样严格地管理学生，二是因为她的言传身教中无不散发着母爱的力量和温暖。这个对老师最亲切最难得的称呼‘戡妈妈’，我们一叫就是一辈子。

1996年师范毕业，到2024年，整整28年没遇见过戡妈妈，人生能有几个28年？但我相信这句话，只要缘分在，总会遇见。是的，2024年，兜兜转转，

机缘巧合，时隔28年，我又见到了敬爱的戢老师戢妈妈。她老人家虽头发花白，但身体依然健硕，身板笔直、干净利索，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她对生活依然充满激情，看到鲜花盛开看到好景就怦然心动，不由自主地摆个造型拉上我们留影，这就是童心不老、热爱生活的写照，她依然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话声音脆生生的，叫喳喳的，响亮如喜鹊。

又见戢妈妈，非常高兴，无比感动，我们拥抱，我们叙旧，由原来学生时代见了就躲就跑就心怯，变成现在见了就握手就拥抱就无话不说，这是岁月的沉淀、人生的历练，让我变得沉稳、大胆，更重要地是，是戢妈妈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我的结果。

遇见戢妈妈，不免聊起学生时代，不免让人回忆无穷。那年代，读师范每月有生活补贴饭票，女生一月30元，男生一月32元。女生30元有的吃不完，拿到学校商店和附近大街上吃饭买东西都可以。一所学校几千人，足可以带动一座县城经济发展。学校的饭票和钱等量兑换，我们在外面用饭票，各商铺攒多了就到学校食堂兑换钱。其实不是用不完，是大家家里都贫困，都不舍得放开了吃，不少女生早上吃一个3角的白面馒头、一碗2角的稀饭，有时吃一个5角的油炸馒头，早餐5-7角就能解决。中午、晚上，吃一份米饭加菜1元左右，所以女生一个月往往吃不完，男生多数不够吃。我记得我每学期用攒下的饭票总能买一两件衣服。家里给的零花钱很少，我总是攒着不舍得用，有一年暑假回家，还给父母各买了一件衣服，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还记得，那时女生院两排瓦屋，院墙中

间一道圆形门，院内中间牵了几根晾衣绳，戢妈妈总是让我们不要把衣服晾得乱七八糟，教我们上衣晾一块儿，裤子晾一块儿，内衣往里面晾，说不雅观不好看，寝室中间也牵一根铁丝，毛巾搭得上下一般齐，左右一般宽，牙具摆放一条线。早上起床到上操之间只有十分钟，然而，洗漱、上厕所、叠被子，全部都是军事化要求，被子叠得跟豆腐块一样，床单铺得平平整整，不然每天过不了值日生检查的关，得扣分，扣分与奖学金挂钩，与每月发放饭票挂钩。还好，我有点悟性，手脚不笨，被子叠得好，很少扣分。

那时条件差，没有标准澡堂，戢妈妈想办法给学校申请，给女生院儿腾出一间在女生大院靠最里面的小房子，当洗澡间，大家都用塑料桶接一桶热水到洗澡房排队洗澡。这在当时，有个洗澡房，有热水随时用，已经够好了。

戢妈妈把洗澡间给我们安置在最里面的角落，不让衣服随便晾，保护我们的安全，教我们生活常识。她只要看见有男生在女生大院门口晃来晃去，老远一声喊叫，吓得男生灰溜溜逃跑，吓得全体女生抢着往寝室里藏。戢妈妈最见不得女生谈恋爱，说正是读书的好时光，要好好学习。有一次，我和同班一个男生在街上逛，他请我帮他织毛衣，请我帮他选毛线，那时流行女生帮男生织毛衣，因为周末大把时间闲得没事，权当练手艺。毛线记不得多少钱一斤，幸好我俩拿着买好的毛线，不然就说不清了，主要是害怕别人到戢妈妈那里告状，说是谈恋爱。

戢妈妈宽广的胸怀和无私的爱，一如那堵河水，润物无声，滋养着我们。那时的堵河，水清山静，河边茅草丛生，还有小型

机动船来往,我们常在河边野炊、写生、闲逛。房县进入竹山只有一座堵河大桥连接。现在,堵河上大桥错落有致,美如彩虹,交通方便,两岸一步一景,灯火璀璨,金碧辉煌,焕然一新,变化真是超人预料。竹山同学偶有到房县,我都视为亲人,感觉分外亲切,每次见到竹山同学,堵河、师范、竹山县城,一股脑在我脑海里回放一遍,十分有趣,十分珍贵。竹山的变化,都是戡妈妈所希望看到的样子。

最记得戡妈妈给我们教心理学,我们全都腰杆直直地坐着听课,没人敢分心。她讲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属于条件反射,属于情绪记忆,讲人的性格类型分为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粘液质等等内容,我至今记忆犹新。很幸运那时有心理学这门课,以至于在日后的很多时候,我在劝慰别人、教育孩子时,都骄傲地说,我是学过心理学的人,相信我。也有遗憾,那时师范没开英语课,是我最最遗憾的事,以至于后来我进修专科、本科时,在英语上花费很多精力。中学时,我各门课都非常优秀,英语特好,中考过了郧阳中学录取线,如果师范再好好学习三年英语,可能我还敢进修研究生学历,只要英语能过关,别的都不是问题。

戡妈妈耕耘讲坛一辈子,获得荣誉无数,1996年,她已从教39年,那年她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这是至高无上的奖赏和肯定。由于工作敬业,责任心强,后来,她退休了,还被学校返聘,继续发挥余热。如今,戡妈妈桃李满天下,正应了那句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时隔28年,又能遇见戡妈妈,就是戡妈妈这朵永远盛开的花吸引着我,才能在某个合适的时机再相遇。

相遇,戡妈妈还是花园里那树最高最美最亮的花,我在树下,仰望,追随。戡妈妈教过的学生无从计数,我知道的现在有的在市局任局长,好多在县里当局长、乡镇当党委书记、乡长的,多数在教书育人。总之,都出息了,没给老师丢脸,并且在各行各业都是中坚力量,这是戡妈妈感到最欣慰最自豪的事。不是么,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优秀的学生,是更加优秀的老师殚精竭力培养出来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的戡老师,就是我们这辈子叫定了的戡妈妈。

最近,有幸跟戡妈妈一起郊游,她孩子般的开心笑声,让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如鱼得水。近期见到师范同学,我都兴奋地告诉他们:‘我见到戡老师了。’他们都激动地说:‘是的,她是我们的戡妈妈,我们大家的戡妈妈。’我就把戡妈妈身体如何健康,如何依旧声音脆生生的等等好消息分享给同学们。

最喜欢唱的歌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戡妈妈的人生写照:‘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奇,说上一句话也惊天动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

有一年,偶尔看到一本《堵河》杂志,杂志的封面人物就是戡妈妈。因为与堵河结缘,所以特别喜欢《堵河》文学期刊,每期收到后都认真阅读,偶有文章在书中刊发,总心存感激。品读《堵河》,就是品读在竹山度过的那几年美好青春时光。

祝戡妈妈身体安康,幸福永远。

(王琼,女,房县人,现供职于房县黄酒产业发展中心。)

父爱如山

◆ 朱志安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年了,但回想起父亲对我无尽的关怀时,一切便近在咫尺,历历在目;当追忆起父亲给予我如山的爱时,一切又是那么的遥远。

小的时候,父亲很是疼爱我,但对我一向管教甚严,严厉中透出了一股浓浓的深深的慈爱。自打我记事起,父亲便手把手教我写字,起初练习毛笔字,父亲要求我临帖习作,常常用他的大手包着我的小手,横、撇、竖、捺,力求我接受每个笔画的抑扬顿挫。小院内,不时传来邻家玩伴们的嬉笑声,而我却只能小心翼翼地端坐在桌前,目光和心思全放在碑帖纸页之间,手与心倾注在字里行间,不敢马虎。我感觉到身后父亲粗重的呼吸,我知道,此时此刻哪怕只要有稍微的一点点分心走神,父亲的大手极有可能又爱又疼地拍打在我的屁股上。

父亲一生酷爱写作习字,常常是一连几个通宵

伏案写作,既不用烟卷提神,也不用浓茶润喉,只是笔直地端坐着。我一觉醒来,父亲依旧如雕塑般端坐桌前。直到一天的工作完毕,他才灭了灯,伸伸懒腰顺势倒在我的床上。

谁曾料到,父亲这一生唯一的爱好,竟然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延续到我的身上。

记忆中,父亲曾经在一个夜晚突然安静下来了,既不多言多语,也不习惯性伏案写作习字了。那个夜晚,是父亲被下放农村接受教育的前夜。从黄昏开始,父亲就独自一人在窗前那张藤条旧椅上坐着,出奇的平静,没有灯光,没有声响。昏暗中,父亲默默地抚摸着我和弟弟的头,欲言又止。忽然只说了一句‘往后听妈的……’我头一次看到父亲眼里有几许湿漉漉的泪光,脸上皱纹密布,神情萎靡不振。第二天不等天明,父亲和几个同事就被一辆大卡车拉走了,走进了灰色的大山中,住进了牛棚。

打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父亲没能见上一面,煎熬中,我和弟弟陆续从课堂书本里走了出来,加入农村社员的行列,和祖辈们一样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为了加深我们父子情感,只能靠书信来往。母亲倾注全部的爱,教育的方式总是缠绵一些,叫人感受年幼时偎依怀抱的温馨。而父亲的每次来信,内容提纲挈领,关怀备至。问候之外,最多的竟然是与我谈起文法书道,让我定期把习文、习字寄过去。父亲则把我的文章和练字习作一一寄回,写的好的文字句段划上红线,工整美观的习字也用红笔圈阅。但更多的线圈是纠正我的错误,对于错别字,更是毫不留情地改正在信

笺的天头地角。直到现在,我对经常使用的‘的’‘地’‘得’也格外谨慎。

多年过去了,我能够写得一手好字,不时地也发表一些文章。叠印自己,收获喜悦之余,我常常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那些被父亲圈阅过的书信,短文段章逐一编号,一针一线装订成册足有尺余,全部都送还给我。至今偶尔翻上几页,父亲的情,父亲的爱,父亲的教诲就一起翻卷心头……

那个长轰大嗡的时代终于结束了,父亲有幸得以平反,走出牛棚,走出大山,还恢复了工作。而我也完成了学业,刚好分配在父亲同一个单位。虽说朝夕相处在身边,不必再用书信来往,可父亲对我文字间的语法病句仍然时时圈改,依旧慈爱地关注着我。历练中叠印自己,收获喜悦,每当我有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父亲总是忘不了一件事,便是马上找到那份报刊杂志,在署有我名字的那一页码用红笔划一个圈儿,静静的放在我的书桌上,再过一两天后又仔细地归集起来,格外小心地存留给我。很多个静夜里,我感觉创作灵感发挥不佳,把已写出一页半码文稿,揉搓成团丢进废纸篓里,父亲便轻手经脚走来,拣取纸团细心抚平,放在桌上又悄然离去。我患有轻度慢性胃炎,父亲总会不厌其烦地嘱咐‘天凉了,该添加衣服,下雨了,记着带伞’喜欢写东西的人,中午不宜吃面条……

直到后来,父亲因一场重病离开了人世,这种关爱才戛然而止。但,父亲的爱是无限的,更是无尽止的。往后余生,自有父训陪伴!

(朱志安,男,现供职于亨运集团竹山公司。)



“拾光驿”——一处让旧时光停留、
交汇、被阅读的所在。刊发古旧信札、
文献、物件等，打捞散落的岁月印记，
连接过去与现在。

在这里，我们与旧时光中的人和事
温暖重逢，于历史罅隙里，窥见时代的
波澜与微光。



欢迎提供相关素材或线索

邮箱：zswldhzz@163.com

微信：zhushancn

我与朱士烈先生的忘年之交

◆ 南金魁



南金魁，男，竹山人，现居十堰

擂鼓寨坡和宝丰龙井，一山之隔，相距不过十里，“朱士烈”这个名字，在我童年记事时就被爷爷、父亲时时提起。

我在华中农业大学求学期间，自认为作为一名学子，应该清楚家乡的历史文化，闲暇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收集有关家乡的各类资料。偶然间，看到《台湾总览》上有朱士烈先生的简介，就特别留意并顺手将其简介进行摘抄，后面就特别留意有关他的信息。说来也巧，无意中翻看到《台北湖北同乡会第五次会议纪要》，发现有朱士烈先生的名字，并由此找到了他的台北寓所地址。先生作为家乡的名人和学者，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是一部传奇，虽然从没谋面，但在心中一直充满敬仰。在当年通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报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朱士烈先生写了第一封信，没有想到很快就回信了，开启了我同朱士烈先生的一段忘年之交。

1998年4月6日收到朱士烈先生回信，朱老作为台北武汉大学校友会理事长应邀出席武汉大学校友会分会理事长会议，希望就此机会能够晤面相叙。在

同朱老会面之前，我给省高院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查找朱士烈父亲朱树声先生在人生最后岁月中的工作生活状况，并到省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均未果。4月10日一早，我从华农出发到武大，向同学陈尚祥借了相机，在武大经向武大校友会询问，告诉我说朱老住在珞珈山庄3号楼408房间。

在楼上等待的时间，朱老隔壁蔡名相先生告诉我：“朱先生马上就到，你还不认识他吧？是一个高高的个子，同时他弟弟也来照顾他，楼下还有一位胖同志也在等他，最好在楼下等。”听蔡先生此言，我立即赶到楼下，当时心情是非常紧张的，一看到有车子停在门外，就立即起身走上前去，恰好胖同志说不是。直到第五辆车到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高个子，我看到胖同志迎上去了，潜意识反应这位就是朱士烈先生，我也赶紧迎了上去。胖同志把我介绍给了朱老：“您一位老乡找您。”朱老问我：“你就是南金魁吧？”我说：“是的。”朱老说：“我这次到武汉来，也希望同你见面，这位是我弟弟（堂弟朱士煌），他过来照顾我的。走，到大厅坐下谈。”朱老对我能够说出他的小名“辽生”、弟弟小名“阳生”很有兴趣，问我怎么知道的，随后谈到了他的家庭、工作等。

午餐后，朱老又同我畅快淋漓地交谈。很自然地谈到了当年家乡士绅，如：张、龚、南，深沟的曹，宝丰的汪、吴，黄栗树垭子徐、夏昌华、贺理华，擂鼓白、龚，得胜袁，等等。

朱老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谈女朋友，还说谈女朋友不要谈早了，说他自己就是36岁才结婚的。问我还有什么打算，说到他的本家朱树勋教授（武汉市蔬菜科学研究所教授），希望把我介绍给他。由于拜访人员太多，排队等候，出于时间上的考虑，合影之后，朱老送我一条真丝领带，以作留念，我一直舍不得使用，保留至今。

朱士烈先生念念不忘桑梓，多有落叶归根之意，对家乡学子多怀殷殷成才之心，期盼学以为民、报效国家。故人已逝，言犹在耳。现将先生写给我的几封书信整理出来，以作纪念。



NO.1 手稿-2

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

Alumni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ROOM 414, 121 CHUNG CHING S. ROAD, SECTION 1,
TAIPEI 10036, TAIWAN, R. O. C.

學業進步
身體健康

整、都是小康局面、生活平順、同鄉會存在
家鄉設有獎學金若干元、以鼓勵青年
向學、深有所聞、
樹高千丈、落葉歸根、誠哉斯言、何況
茫茫海外萍、現因各種情勢、目前未能成
行、未能實現、當先通知、
嗣後希多通信、再後祝

同鄉
朱士烈走筆
丁丑十月廿五日



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

Alumni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ROOM 414, 121 CHUNG CHING S. ROAD, SECTION 1,
TAIPEI 10036, TAIWAN, R. O. C.

金魁同學惠鑒：接獲來函，既驚且喜。我鄉弟之趕上時代，求得新知，以為服務桑梓，報効國家。我自一九〇九年遠離家鄉，移居重洋，已近五十年矣。今已八十三矣，回憶過去，感慨殊多。

我是武漢大學法律系一九〇九年在達校四川有後畢業，旋在各級法院工作。一九二一年始離公職，賦閒多年，所幸身體尚健，生活鄉山城建設困難，偶有鄉人回家探親，歸來告我，我鄉尚在進步，聞之甚慰。旅外同鄉，仍為故鄉人，彼如如舊，總常駐

金魁同学惠鉴：

接获来函，既惊且喜，我乡弟子赶上时代，求得新知，以为服务桑梓，报效国家。我自一九四九年远离家乡，横渡重洋，已近五十年头，今已八十三岁，回忆过去，感慨殊多。

我是武汉大学法律系一九四零年在迁校四川省后毕业，旋在各级法院工作，一九九二年始离公职，赋闲养老，所幸身体尚健。

家乡山城，建设困难，偶有乡人回家探亲，归来告知，我乡亦在进步，闻之甚慰。旅台同乡约百余人，彼此照应，经常联系，都是小康局面，生活平顺。同乡会并在家乡设有奖学金若干名，以鼓励青年向学，谅有所闻。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诚哉斯言，何况茫海浮萍。现因各种情势，目前尚难成行，如能实现，当先函知。

嗣后希多通信，再谈。祝：

学业进步，身体健康。

同乡 朱士烈走笔

丁丑（1997年）十一月廿五日



NO.1 释文



妹士蓮、士奎等在四川省重慶等地，
居住情形尚可。照我經常駐紮成都，
別人全數千寒暑，實在感到不快，
更須把抱侍機，得為努力。你還對嗎，
你的家庭情形，能否簡略告知，
以增加認識，再誌祝

郭秉方執筆

同鄉

朱士烈志筆

戊寅年

伯剛用筆



播教台，這是事實，但距離想為遠，
須待家鄉共同努力，我在有生之年，
就能力所及，自然配合盡力。

現在我在台灣的家後，我兄弟三人
我是老大，二弟士聰在台大學教書
年八十一，身體尚健，明年退休，妹士英
在台居家，多當弟士燾、士煌等
分居各地，均成家立業，生活小康，在
一農場作古，同輩在大陸者，似亦當

伯剛用箋



金魁同學惠鑒：新年賀卡由郵局
寄到，收到，你的誠意，我也向你道
賀：新年快樂，學業若達，身體
健康，未來一年，各方順意，我雖年
邁，但赤子之心，方未漠滅，每日按時閱讀
運動，對一切事物，把持緊要，現這臨
臨投訴的心理，沒有負擔，避免憂
慮，我視你為忘年之交，忘年事也，
此致，敬頌，國有進步，色，張我柳

伯剛用箋

金魁同学惠鉴：

新年贺卡内附华翰均收到，谢谢你的盛意。我也向你道贺：“新年快乐，学业发达，身体健康，未来一年，各方顺遂”。我虽年迈，但赤子之心尚未漠灭，每日按时阅读、运动，对一切事物，把持乐观随缘态度，所以心理没有负担，避免忧虑。我视你为忘年之交，亦乐事也。

竹山各方建设固有进步，包括我乡擂鼓台，这是事实，但距理想尚远，须待家乡共同努力，我在有生之年，就能力所及，自应配合尽力。

现在我在台湾的家族：我兄弟二人，我是老大，二弟士熊在台各大学教书，年八十一，身体亦健，明年退休；妹士英在台居家；另堂弟士熹、士焘、士煌等分居各地，均成家立业，生活小康。老一辈均作古，同辈在大陆者仅知堂妹士莲、士荃等在四川省重庆等地居住，情形尚可，与我经常联系。想到人生数十寒暑，实在感到太快，必须把握时机，及时努力，你说对吗？

你的家庭情形，能否简略告知，以增加认识。再谈。祝：
新春快乐。

同乡 朱士烈走笔

戊寅年（1998年）元月七日



NO.2 释文



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

Alumni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ROOM 414, 121 CHUNG CHING S. ROAD, SECTION 1,
TAIPEI 10036, TAIWAN, R. O. C.

金烈卿弟惠鑒：—

接獲來函，業已多日。因瑣務猬集，遲未作覆。敬啟者，我於1947年冬在重慶交通大學代表黨經事團赴紐，往希陵之而今垂垂老矣，過眼烟雲，不挂也罷。我父親在淪陷區服務多年，後來留滯武漢生活，那年的事，均不得其詳。想起來為人者，十分難堪，創痛難忘。所載我的經歷，相斲輪，足見大陸當時辦事非常認真確實。

信中介紹你的家庭情況，證明你是標準農家子弟。簡樸持家，勤奮發達，始有今日成就。我以為時代不斷進步，今後要能服務社會，報效國家，該具有語文之具和電腦學識。學以國有語文外，不可你外國語修養如何。電腦經驗，特提出建議，以供建修參考。我國老朽，你們青年，才是中國未來之希望。



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

Alumni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ROOM 414, 121 CHUNG CHING S. ROAD, SECTION 1.
TAIPEI 10036, TAIWAN, R. O. C.

另有一事相告，我是台北市武漢大學校友會理事長，今年9月武漢大學要開第5次校友會，我理應出席，因此9月初將赴武漢一，你如可能，希望能和你見面，情於9月10日在武漢大學標詢成行，他處發信，望設法機會（我可能住在武大招待所）我年雖八十，身體尚健，順向垂詢

近安

此次因時向氣，迫不能返鄉，
希勿驚動竹山鄉親，盼盼，

朱士坦 米泔廿二日
敬啟

（許久未發新字，姑且一試）

金魁乡弟惠鉴：

接获来函，业已多日，因琐务猬集，迟未作复为歉。我于1947年冬在家乡竞选国大代表，业经半个世纪，往事历历，而今垂垂老矣。过眼烟云，不提也罢。我父亲在法界服务多年，后来留滞武汉，生活如何，那年去世，均不得其详。想起来为人子者，十分难过。《台湾总览》所载我的学（习）经历，相当完整，足证大陆当局办事非常认真确实。

信中介绍你的家庭情况，证明你是标准农家子弟，简朴持家，努力奋发，始有今日成就。我以为时代不断进步，今后要能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应该具有语文工具和电脑学识，除了固有语文外，不知你外国语修养如何、电脑经验有无，特提出建议，以供进修参考。我固老朽，你们青年，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另有一事相告，我是台北市武汉大学校友会理事长，今年四月武汉大学要开各分会理事长联席会议，我理应出席，因此四月初将赴武汉一行，假如可能，希望能够和你见面。请於四月十日向武汉大学探询我的行止，然后约定晤谈机会（我可能住在武大招待所）。我年虽八十四，身体尚健，顺闻并问近安。

此次因时间仓迫，不能返乡，希勿惊动竹山乡亲为盼。

朱士烈於（1998年）三月廿二日 台北发

（许久未横着写字，姑且一试）



NO.3 释文



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

Alumni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ROOM 414, 121 CHUNG CHING S. ROAD, SECTION 1,
TAIPEI 10036, TAIWAN, R. O. C.

並就家鄉建設進行情形作了簡報，使我加深了解，而
何柳泉女士張慶柱先生，一直到送我上飛機場才回去，
感喟不盡，每天都不能預定空暇時間，對你和我董，
志杰、龍保慶三位青年朋友未能約定晤面，深感歉疚，
但我相信，後會有期，且待時機。

我送你的磁帶，只是紀念性，微不足道，我不是龍年
生，我屬兔，但是龍代表中華民族奮發精神，我
還是很喜歡如珍藏，謝你的好意。

我回到台灣，在旅台武大校友刊物踴躍上稿，
一面寫校雜誌，這篇雜誌最後寫了一賦打油詩，並將
詩的抄給張慶柱先生，祝你健康快樂。

少年負笈定他鄉。車馬歸來西望望。所期。
目睹家園新氣象。願隨以第士後陳三瑞。



國立武漢大學校友會

Alumni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ROOM 414, 121 CHUNG CHING S. ROAD, SECTION 1,
TAIPEI 10036, TAIWAN, R. O. C.

金剛同學惠鑒：四月廿日來函、內附照片三張及竹山攝
說、即均收到、謝、你給我的資料、你說我是這
裡的領導、那是十年前往事、現在乃一介平民、
老朽餘生而已、這在武大校內和你見面、即係深
刻、真是一個緣字、說明一切、就其看到家鄉建出
神速、令人為嘆、可惜時間倉促、未能盡觀其全豹、但
趕上時代、自不待言、

在人會議結束後、目下不能確定、金弟未能和你聯
絡、深以為歉、在那裏時、湖北有對台辦、武大市對台辦
各位負責人、先後和我晤談、交換意見、就其是竹山
縣長先完全先生、政協副主席何柳泉女士、聯系辦主
任張厚桂先生等、這就鄉起來、數度晤談、蒙教

金魁同学惠鉴：

四月廿二日来函内附照片三张及竹山县志影印本均收到，谢谢你给我的资料。你说我是这里的领导，那是十年前往事，现在乃一介平民，老朽余生而已。这次在武大校内和你见面，印象深刻，真是一个“缘”字说明一切，犹其看到家乡进步神速，令人惊叹，可惜时间仓促，未能窥其全豹，但赶上时代，自不待言。

在会议结束后，因行止不能确定，舍弟未能和你联络，深以为歉。在那段时日，湖北省对台办、武汉市对台办各位负责人先后和我晤叙，交换意见。尤其是竹山县长毛光全先生、政协副主席何柳泉女士、县台办主任张厚柱先生等，从家乡赶来，数度晤谈餐叙，并就家乡建设进步情形作了简报，使我加深了解。而何柳泉女士、张厚柱先生一直到送我上飞机场才回去，盛情可感。每天都不能预定空暇时间，对你和黄志杰、龙宝庆三位青年朋友未能约定晤面，深以为憾。但我相信，后会有期，且待时机。

我送给你的领带，只是纪念性，微不足道。我不是龙年生，我属兔，但是“龙”代表中华民族奋发精神，我还是很喜欢和珍惜，谢谢你的好意。

我回到台湾，在旅台武大校友刊物《珞珈》上，写了一篇返校杂记，这篇杂记最后写了一赋打油诗，兹将诗句抄给你，请参阅：

少年负笈客他乡，半世归来两鬓霜。

欣睹家园新气象，愿随策士度康庄。

祝你健康快乐。

朱士烈

（1998年）五月廿三日



NO.4 释文

故园美石

◆ 蔡远福

“石之美者为玉。”这句话从《说文解字》里跳脱出来，仿佛只针对故园竹山绿松石‘对号入座’作释，它历经漫漶岁月磨砺、沉淀、洗礼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裹挟着独特迷人悠远无尽的气息与神韵，宛如矿物玉石璀璨世界一颗熠熠生辉的恒星。

美石崇拜在远古文明中就已普遍存在。因有史称竹山为‘女娲炼石补天取料地’，故民间传说此处绿松石即女娲所遗补天五色石化生孕育而成，由此亦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美石、神石之一。

—

我是在上初中的那年与绿松石邂逅相遇的。外公从隔着两条沟壑、两座山梁子的家里赶来我家，没待坐定，便笑咪咪急匆匆从上衣兜里变魔术般神秘秘掏出五个核桃或鸡蛋大小的‘绿石头儿’来，嘴

里边抑扬顿挫带节奏感地数着‘一二三四五’边叮嘱父亲：“这宝贝儿疙瘩收藏好了传给外甥们啊！”语调意味深且长。我的目光在它们身上游移，稀罕得挪不开眼。父亲当晚就在他和母亲卧室靠天井窗户的一隅挖了个坑，像排列耕播作物种子那样把它们埋藏起来，还严严实实把覆盖的松土用力踩了又踩。那一刻，父亲似乎种下了农耕文化背景下贫瘠岁月里的一份精神寄托与心灵期待！左邻右舍也很快传开了，得闲了时不时来‘宝宅’遛弯串门，隔着一方天井，它们深情温暖着每一个来‘沾沾宝气儿’的朴实热情的农人。

它们埋在黝黑的土里，驻在我们温绵的记忆里，活在质感的历史里。

我心里明白，这是外公的亲家公徐传双爷爷送给他赏玩的。外公养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我母亲，小女儿嫁在本村，我姨娘的公公是邻县云盖寺国营绿松石矿第一代矿工，做了一辈子‘矿苗认线夫’（即现今勘测探寻矿源的技工）。徐爷爷曾向我们说起：那次竹山的一个矿点邀请他去传经送宝，同行又同乡，他欣然应允前往。在矿洞口外的矿渣堆面上，他以火眼金睛般的慧眼捡拾得五枚渣料，以此作教具向在场的矿工讲解怎样依据岩石纹路辨识有无‘绿货’以及矿苗的走向。都说外行瞧热闹，内行看门道。听课的矿工眼睛睁得溜圆，越听越上道了。眼前这位‘认线夫’手里的几枚渣料里就有我们难得辨识出来的“绿货”哩！那时不兴课时费，临了，那‘捡漏’来的‘战利品’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成了他此行的回报。外公念及大女儿女婿家大口阔日子不易，遂忍痛割爱‘借花献佛’了。

此后，哪管山高水长，哪管岁月不居，

只要将手心贴近胸口，触摸到的律动与温热里便有对故园美石的热爱与神往，那是缘自衷肠肺腑真真切切的浓浓乡情、袅袅乡愁啊！

这一国际上誉为‘东方圣玉’的古老玉石，竹山矿区昵称‘绿石头儿’，远比本名形象生动、自然亲和，也更契合矿区人的语法与语境。这口头禅每每在耳边响起，冥冥中忽觉是谁恍若含情脉脉呼唤某个至亲至近的人的乳名，那拖出的一声拙朴真切、气韵十足且温绵悠长的儿化尾音，已然幻化成了一种神奇绝妙的情感咏叹符号。

上苍垂青，地利天然，可遇不可求，乃命定的幸运。地质界有论，绿松石的主要成矿区、富矿区位于秦岭东段鄂豫陕‘碰头’处，也是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历史上属于楚汉文化的交汇带。业界已有的共识是，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的绿松石在中国，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绿松石集中产于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鄂西北武当山区的郧阳、郧西和竹山一带，核心矿区位于以竹山县为代表的南矿带，已探明保有储量5万吨，远景储量10万吨以上，潜在价值超一万亿元。

竹山绿松石磁密度之高而使其臻为上乘，凝脂般细腻柔和软糯的特质，宛若婴儿嫩滑肌肤泛出层层叠叠朦胧光晕，瞬间从指尖直抵心间，遥念采玉人披星戴月寻觅于群山万壑壁立千仞；匠人倾毕生心血与其玲珑相见灵犀互通，历尽尘世千秋静默承载着无声的时空镜像。一方在手，摩挲之间，绵邈润泽的触觉盛宴犹如大自然之手温绵拂过，感知历史与自然交融的理趣，让人在喧嚣与浮躁的庸常中顿添心灵沉静与慰藉的力量，不禁忆起一句古诗‘浮云遮月不分明，谁挽长江一洗放天青？’

即便凝视原石矿面那丝丝缕缕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纹理抑或斑点瑕疵,亦似岁月这位丹青圣手,以山川为墨,清风作笔,勾勒出古意苍苍的山河经纬、故土脉络,矿床幽深处缓缓铺陈春秋青史的风华与斑驳,隐隐传来悠悠驼铃在丝绸古道摇响历史的跫音。每一处凹陷与凸起都是‘地质使者’之‘魔术师’赋予它漫长生命过程真实且生动的独特‘胎记’。

二

灵山孕玉。竹山县,古上庸国,成语“附庸风雅”“庸人自扰”的出处地,文脉延绵,物华天宝。汉江流域南岸最大支流堵河横贯全域,源自秦岭、大巴山脉褶皱深处的每一方绿松石皆是凝固的时间光阴的核。1975年在现竹山县城西胡家坡处西汉墓群中发掘出十二颗绿松石珠,那是岁月不经意留下的记事珠,里面律动着宇宙的吐纳与大自然的造化,一粒一粒为我们点开两千多年前的日常光阴密码,既折射出两汉时期绿松石殉葬之风之盛,也呈现了公元二〇〇年代竹山绿松石工艺的地域水平。汉代由于凿通西域,竹山产区的矿料得以通过堵河漕运溯汉江长江输出,一路承载着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也悄然开启了竹山绿松石在时空隧道的漫长之旅以及与人间的缠绵情愫。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湖北巡抚陈辉祖将在郧阳府属竹山县潘口乡喻家岩丫角山采得的绿松石进献给乾隆帝,甚得乾隆欢心,遂朱笔御批对采得矿料的矿民马有才“应赏(银)百两”。乾隆文采风流,“好古嗜玉”更是远超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帝王,从乾隆起清朝各代皇帝都喜好

绿松石,《清会典图考》记述:“皇帝朝珠杂饰:惟天坛用青金石……月坛用绿松石”。仅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乾隆就有五次对竹山绿松石矿业奏折的御批。可见清中期前竹山就是鄂西北地区绿松石主产地,其它矿点或开采量小,或开采尚晚,或矿料品相与声名有逊于竹山。这时在竹山,官府主导采矿已是常态,采掘技术亦相当成熟。官府不仅培养有专门探寻矿苗的“认线夫”,还蓄养有掌握一定采掘技术的产业工人“刨夫”。这无疑助益成就了竹山绿松石在绿松石圈的‘皇家玉’身份以及在玉石家族中的主角地位。

在地质学意义上,寒武纪冰河世纪是地层大爆发时期,宛如一部硕大无朋的典籍,浑然天成的绿松石仿若夹在书中的彩色标本,它把岁月这部无限集长篇连续剧浓缩成灵性的精灵,把精灵浓缩成上苍无私馈赠怀中生灵的礼包,把礼包浓缩成吉祥、幸运、富庶与幸福的象征符号且生生不息。那每一条矿脉都长成无言沧桑。境内古人留下的绿松石坑洞遗址有黄栗马场土岭、大庙七宝寨、文峰龙洞沟、楼台老上坡等一百多处,遍及县域13个乡镇,成为独特、鲜明的地理标识和当下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标志。可以说,每一处矿苗生成的根脉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它们贯穿起一串一石千金、一脉相承的文脉,一派‘万物凝石’的远古生命遗存终极意象。

绿松石是一种含铜、铝和铬的表生磷酸盐矿物,竹山一带绿松石多呈肾状和葡萄状,一般如核桃和苹果大小,大块不多。开采犹如沙里淘金,每开掘一立方米岩石才能获取二两左右的原矿。竹山绿松石多用于弧面形戒面、胸饰、耳饰以及神话人

物、坐像、金银器物和古代兵器装饰等雕琢与镶嵌工艺。这种雕琢镶嵌工艺流程涵盖了从原矿认线勘探至玉件成品全链条的采掘、选料、设计、琢磨、抛光、维护等所有关键工序。仅雕刻镶嵌加工就有削皮、注胶、割料、绘图、切块、造型、钻孔、打蜡等八个工序环环相扣，天工巧夺。次品及边角料还是上乘的国画天然颜料，电影《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里，画家维米尔的画室里就杂乱堆放着等待女佣研磨、溶解、勾兑的绿松石原料。

犹难忘怀 1956 年县绿松石矿场负责人何邦奎受县政府委托，将采掘的一块罕见的重达 27.35 公斤的稀有上品矿料捐献给国家珍藏，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誉，实乃故园之荣！美石之光！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曾陈展过用鄂西北绿松石矿料雕琢的李时珍采药塑像，栩栩如生，巧夺天工，让人流连忘返，挪不开腿。

三

故园美石，从女娲娘娘的千古神话里款款而来，承历史之厚重，亦启未来之芳华！

观石咏史，引鉴兴衰，绕不过一座山，一个村，一个人。

与宝丰镇女娲山遥相呼应的麻家渡镇喇叭山因盛产绿松石闻名遐迩。喇叭山下的罗家坡村，在 200 年前绿松石产业就很兴盛，人称“宝石村”。可在“谈石色变”的年代，地处低山丘陵的罗家坡人只能死死困在人平不足七分的耕地上，年人平收入仅 42 元。村民守着宝山受穷，绿松石在低沉地哀叹！时光回溯至 1983 年春，一个有

着绿松石般坚韧与刚毅性格的人带着 8 户农民进军喇叭山，吹响了绿松石奏鸣曲，低调却激越，粗粝且悠然，回荡在堵河两岸的千山万壑。这个人就是 6 组农民张宗根，他们就像高山顶上滚下的第一块石头，在运动中带动了无数的石块。在当地时称“七站八所”之监管者谋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有序”督导下，当年就有 76 人上山学会了识矿绝窍，一年下来采矿农民纯收入 500 多元。商品意识愈来愈强的罗家坡人算了一笔账：加工一公斤价值 140 元的圆珠，可多获利 25 元。1985 年张宗庆等 4 户农民率先购回加工机械办起家庭加工厂，次年有 313 户村民从事绿松石加工经营，占总户数的 86%，年经营绿松石纯收入 39 万元，占全村农副业总收入的 60%，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 253 元。

村民爱石之深，不可自拔。他们从河南聘来玉器师傅，加工的圆珠就有十多种，最小的直径 2 毫米，最大的有 20 毫米，一粒圆珠经量料致功，行家称“相石”；再经过切片、打圆、管圆、磨光和分色上十道工序，最后用金丝或尼龙线串连成恬美华贵的圆珠项链，当时在国际市场一吨绿松石制品可换回 1800 吨化肥或 8000 吨钢材。“路漫漫其修远兮”，回望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罗家坡这个“宝石村”不就是喇叭山下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珠”吗？

我一直认为，故园美石也是有灵魂的，与我们人的灵魂庶几近之，有思有感，有悲有喜，有相聚，也有分散，它以永无穷尽的流变契合着人类情态，应承着世间百愿。

这是人与自然奇妙共鸣的隽永篇章，是时光沉淀的永未完结的“绿石头儿”里的传奇故事，穿过时空长河，让那些流转的光

阴重新闪亮,成为悠悠岁月中永不褪色的印记。

四

一花一情怀,一石一造化。可切可琢之材,亦国亦民之宝。绿松石其真正价值源于它的雕琢美并由此产生的历史人文底蕴。匠人们与它就这样进行着超越时空的对话,矿物石料与人文精神,相互塑造,彼此成就。无论龙凤呈祥的祥瑞图腾,还是寓意平安如意的花卉纹饰,或是镂空雕琢之尽显空灵深邃意境的玲珑剔透的山水楼阁,或是浮雕之宛如在翠绿碧蓝的底色上跃然欲出的鸟兽虫鱼……在一次次交融中的匠心独运都是在对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与孕育造化的自然之美的重新诠释与升华中赋予其原石以全新生命与灵魂,从而把它的自然美和雕琢美推向极致,在共享着合二为一久远的默契中,构建起独特的精神地理,构建起故园人的文化记忆与财富。

无需避讳,亦勿庸置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鄂西北竹山产区大都是‘论斤卖’甚至“论车卖”式的原石毛料交易或散流于外地玉器厂制成产品外销,绿松石像是藏着数不尽的心事!新时代以来,竹山县历届决策者们以‘两山’理念引领现代产业变革,锚定打造‘世界绿松石之都’功能定位线路图,立足资源国有化、业态规模化、产品国际化,为湖北支点建设注入新动能。

当国际绿松石城、绿松石工业园、绿松石产业学院、国际珠宝交易中心、绿松石小镇和全球首家绿松石主题博物馆灿然矗立于堵河之畔,原石公盘交易的槌声和着雄壮悠长的现代版绿松石交响曲在莽莽秦巴层峦叠嶂回荡不息。

当‘探矿——研发——设计——加工——展销——跨境电商——文旅’产业集群生态圈初现雏形,全产业链年综合产值突破百亿大关,系列产品远销欧美、中东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绿松石制品市场占有率超90%,近六千家市场主体带动七万人实现就业,波斯文那句对绿松石的定义语‘不可战胜的造福者’被演绎为现实。

当六款绿松石项链入选2022年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成为与“冰墩墩”“雪绒绒”相媲美的网红工艺品,竹山绿松石雕这枝绚丽的奇葩以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不同的质地、款式、色泽和做工,彰显着多少能工巧匠和艺术家们的才思与灵感;当这种乡野民间久远流传并且依旧活体传承的雕刻技艺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这种历史上被帝王将相垄断的珍稀宝石正焕发着青春,为芸芸众生尽情绽放灿烂的生命光华,绿松石产业已然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赛道、新亮点、新名片……

那便是故园人心中永不落幕的典礼!

名人及文人们与‘绿石头儿’的互动使竹山绿松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了鲜明注脚。西藏著名作家朗顿·班觉在长篇小说《绿松石》中通过藏民眼中的神圣之物绿松石把千里之外的鄂西北竹山与神秘的西藏串并于那段深邃的历史的回响里,令人神往;《鄱阳府志》亦辑录有前人吟诵的《绿松石歌》:“孕此灵异姿,秀色夺松碧。五丁斧丁丁,搜凿靡晨夕。得值日渐昂,品题异畴昔……”字里行间极具画面感、代入感和沧桑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陪同著名作家碧野在麻家渡镇罗家坡村‘绿松石大王’张世根家作坊采风,先生留下‘绿松石比春

天萌发的第一片草叶还嫩绿，比夏天森林中的一汪泉水还清幽，比金色秋天飞掠在田野上的小翠鸟还动人’的经典‘代言’。

是啊，恰如一位史学家所论：“如同西方人认为一切艺术趋归音乐，在中国则可以说一切艺术趋向美玉”。

多年后的某日父亲说家藏的‘绿石头儿’被玉石商人上门收购了。那一刻我没有怅然，因为它们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那位第一代矿工爷爷退休后，他的幺儿子子承父业成了第二代矿工，如今退休已十多年的他毅然告别老家岱家山村的百年祖屋，定居到了中国绿松石小镇上，氤氲

着这儿的珠光宝气，之于他，日日是好日，天天是‘宝日’”！

套得辛弃疾词《贺新郎》之句，抒发心中所感：“我见美石多妩媚，料美石见我应如是。”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站在千年文化的凝结点上，竹山绿松石如同历史的活化石，正以它独特的文化符号盈动在中华文明的晨曦里，以穿越时空的高远、烂漫与逸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新时代，新发展，新乐章，其意义或许远在宝石之上呢！

（蔡远福，男，竹山人，十堰日报社退休干部，现居十堰。）

璀璨松石，灵韵竹山

◆ 姜 奎

一颗镶嵌在鄂西北山区的明珠——竹山县，宛如一块温润的碧玉，静卧于秦巴山脉与武当山地的交界处。这里是大自然用亿万年时光雕琢的秘境：北纬32°的神秘纬线穿过层峦叠嶂，将神农架的原始森林、堵河的滔滔清流与武当山的缥缈云雾，织成一张翠色交织的网。若说竹山有三宝，必是绿茶、绿水与绿松石。绿茶在云雾中舒展成翡翠色的涟漪，堵河用碧波串起沿岸的村落，而绿松石则深埋于山体深处，等待一场与人类文明的邂逅。

堵河是竹山人的母亲河，它自神农架大九湖的沼泽中苏醒，裹挟着高山草甸的晨露与苔藓的幽香，一路南下，切开驴头峡群山的肋骨，在上庸镇汇集成万顷碧波。这里的每一粒沙石都沉淀着远古的故事，它的涛声里藏着地质运动的轰鸣，也倒映着人类采掘与创造的剪影。若溯流而上，便能触摸到一条隐秘的绿松石文明长廊：从女娲补天的神话到国际

交易市场的喧嚣,从矿洞深处叮当作响的敲击声,到工匠手中流转的苍碧嶙峋,这条河用它的水纹,记录着绿松石与人类命运的纠缠。

说起绿松石的诞生,应是一场跨越四十亿年的地壳运动。当元古宙的海洋退却成连绵的群山,当古生代的火山灰与磷酸盐溶液渗入岩石裂隙,时光便开始在暗处酝酿奇迹。竹山的绿松石矿床,正是在这样的地质剧变中凝结成形。它们藏身于寒武纪的硅质岩层中,如同沉睡的星辰,需以铁镐与钢钎叩响山体的寂静,才能唤醒那抹跨越洪荒的蓝绿色之光。

地道的竹山人却忙于生计没有接触它,朋友的盛情相邀,开启了为时一天的探寻之旅。沿着宽阔的柏油路向竹山县城西行三十公里,晨雾未散时,麻家渡镇的街市已飘起绿茶的香气。“国际绿松石交易中心”并非浪得虚名,数百家店铺的橱窗里琳琅满目,摆满了各式各样精美的绿松石制品。雕刻师们用他们的巧手,赋予了绿松石新的生命。有的雕成了灵动的花鸟,栩栩如生,仿佛下一秒就会展翅高飞、引吭高歌;有的刻成了庄严的佛像,慈悲祥和,让人不禁心生敬畏;还有的被设计成时尚的首饰,简约而不失高雅,散发着迷人的现代气息。在这里绿松石以万千姿态显形,最奇特的当属“影子石”——同一块原石在自然光与灯光下,会幻化出截然不同的蓝绿色调。

与张老汉闲聊,他说他的铺子总摆着几块“赌料”。他粗糙的手指抚过石皮:“这石头,赌的是天地的心跳。”赌石的刺激吸引着投机者,但真正的行家知道,绿松石的价值在于它与自然的对话。一位外地玉雕

师曾在此驻留三月,只为等待一块能“说话”的石头。当他终于发现那块冰裂纹遍布的蓝绿色原石时,连夜雕成《程门立雪》的文人摆件,裂纹恰似踏雪的足迹。

从麻家渡集镇到宝丰镇女娲山巅只有十公里,一尊百米高的汉白玉雕塑刺破云霄。女娲手持的补天石并非传说中的五色石,而是通体湛蓝的绿松石。这尊雕塑的构思源自民间传说:相传远古时代天崩地裂,女娲心怀悲悯,为拯救苍生,采集五彩石补天于竹山之巅。熊熊烈火中,五彩石炼化升华,那一抹神秘的色彩,幻化成了如今光彩夺目的绿松石。这不仅仅是石头,它承载着上古的神话,凝聚着天地的灵气,每一颗绿松石,仿佛都在诉说着女娲的慈爱与勇敢,将这份古老的文化基因,深深地烙印在竹山的土地上。

回到宝丰镇“下馆子”,谈论女娲山的风各异,餐馆老板顿时来了兴致,说起2005年5月1号“女娲节”盛况,那天宝丰镇水泄不通、交通堵塞。20年来,择期举办盛大的宝石文化节期间,整个竹山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街头巷尾张灯结彩,人们身着盛装,载歌载舞。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宝商、艺术家、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欣赏和交流绿松石文化。文化节上,既有精美的绿松石展览,展示着最新的设计作品和稀世珍宝;也有精彩的雕刻技艺表演,雕刻师们现场展示他们的精湛技艺,让观众们大饱眼福;还有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们共同探讨绿松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绿松石的未来出谋划策。

稍作休整,驱车向西三十公里来到秦古镇,这里是绿松石的主矿区,翠绿的山峰高耸入云,矿工们头戴矿灯深入地下数千

米，凿开岩壁时，常能见到绿松石结核如钟乳石般垂挂。这些矿石有的如凝脂般的孔雀蓝，有的似雨过天晴的月白色，其间点缀的铁线如老树的筋脉，勾勒出独一无二的“指纹”。当地人介绍，每一块绿松石都是山神的舍利子，其纹路中藏着地壳运动的脉络，而铁线的存在，则是女娲补天时遗落的五彩石之魂。

老乡们说，当摩托车的轰鸣响起，秦古镇的黎明便随着矿工的号子一同苏醒。寨上的两家开采公司每天调度千余名矿工，他们的摩托车队宛若铁河流淌在盘山公路上。捡矿的大都是附近的村民，这里的矿渣里藏着遗漏的宝贝，洞口每倾倒一车，人们便蜂拥而上。

在矿洞出口，遇见正在分拣矿石的少女阿玲。她将手掌贴在传送带上，通过触感辨别矿石品质：“这颗有猫眼效应，该送雕刻坊，那块带蛛网纹，适合做珠串。”她的指甲缝里嵌着永不褪色的蓝绿色，那是与矿石朝夕相处的印记。远处山腰上，选矿厂的传送带昼夜运转，将原石送入X光分选仪——古老的手艺与现代科技，在此达成微妙的和解。

返程的路上，朋友分享着在网上的搜索：地质学家在竹山发现的绿松石矿带，记录着地球深处的隐秘。这些矿石形成于2.5亿年前的印支造山运动期，当古特提斯洋板块向北俯冲，海水中的铜铝磷元素在高温高压中结晶，与围岩中的石英共生，最终凝成这抹凝聚天地灵气的蓝。实验室的拉曼光谱显示，竹山绿松石的羟基振动频率，与喜马拉雅造山带样本存在微妙差异，

暗示着此处曾存在独特的古海洋沉积环境。更耐人寻味的是绿松石的文化基因，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龙形佩上，龙鳞的刻画方式与今日竹山匠人的雕刻技法如出一辙；玛雅文明的羽蛇神金饰与女娲补天雕塑，竟共享着“神鸟负石”的图腾母题。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或许源于人类对“补天石”原型的集体潜意识——我们总在寻找某种能够联结天地的物质，而绿松石的蓝绿色泽，恰似苍穹与大地的交接处那抹朦胧的霞霭。

下榻竹山国际大酒店，此时夜幕降临，堵河两岸亮起星河般的灯带，映照着国际绿松石城璀璨的橱窗。一块绿松石在聚光灯下变幻着色彩，时而如碧波荡漾的沧浪，时而似雨霁初晴的楚天。这方寸之间的乾坤，承载着女娲补天的悲悯，凝结着矿工额间的汗珠，也倒映着世界珠宝史的万千光华。或许真正的传奇，不在于它是否来自神话，而在于它始终在工匠手中生长，在岁月里沉淀，将大地的呼吸化作人类永恒的星辰。

忽然懂得，这块土地的馈赠，从来不只是矿石的财富。当矿工的凿击声与诗人的笔触共振，当地质学家的显微镜与舞者的水袖共舞，绿松石便不再是冰冷的矿物，而成为一部流动的史诗——记录着山海的沧桑，铭刻着人性的微光，更预示着一种古老智慧与现代文明相互滋养的可能。在这片被绿松石灵气浸润的土地上，每一块石头都在等待与下一个传奇相遇。

（姜奎，男，现居竹山县得胜镇茶场村。）

竹山宝石

◆ 郭迪福

自车城十堰城区向西南行进,有多条路径可供选择前往竹山。车辆在蜿蜒的山路中穿行,只见山势逐渐高耸,层峦叠嶂,宛如凝固的巨浪。风从峰峦的缝隙间吹出,携带着草木的清香与微微的凉意,令人神清气爽。当车辆最终停驻在竹山县境内时,我举目四望,这片山间之地,竟悄然孕育着深藏大地的那抹令世人倾倒的幽蓝与翠绿——绿松石。

竹山,被誉为中国绿松石之乡,她静静地卧于苍翠群山之间,却未曾察觉自身腹内蕴藏着何等珍稀的瑰宝。

竹山绿松石,这天地间凝成的瑰宝,颜色深深浅浅,仿佛从天空与湖水中汲取了魂魄:天蓝如晨空初醒,蔚蓝如海水深邃,蓝绿如碧波荡漾,绿色如春草初萌,黄绿如柳枝初绽……这些颜色在石头里流动着、凝固着,如同大地在漫长岁月中悄悄留下的诗篇。它们常裹挟着黑、白、绿、黄等伴生矿物的点缀,

宛如自然挥毫的墨痕,让每一块石头都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性情与故事。

秦古镇附近,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氛围,如同包裹着无数秘密的布帛。此地出产的绿松石,绿色偏多,铁线稀少,尤其808与919矿口最负盛名。在919矿口,寻石人得遇那稀有的白皮果冻料,真如天赐之缘。此料子质地细腻温润,恰似凝脂,透光度极佳,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其光泽温润内敛,仿佛把一段凝固的月光揣在了怀中。矿工们每每提到它,眼神里便跳跃着欣喜的光,犹如老农说起自家地里意外结出的最饱满的谷穗。

我随一位老矿工攀爬至半山腰,寻访溢水镇的洞子沟。矿口处,风打着旋儿钻出来,带着地底深处微凉的泥土气息。洞子沟的珍宝,世人称之为“溢水蓝”。那蓝色鲜亮明澈,竟如初春冰雪融化后第一捧清冽的山泉,水头充足,清亮得仿佛能映照出人心底最深的渴望。矿工们手中传递着刚采出的蓝料,在昏暗的光线下,那石头兀自幽幽发亮,仿佛内部蕴藏着一小片未受尘染的碧空,映着人脸上几分疲惫,又映着几分不言而喻的骄傲。

丫角山的矿石则另具风骨。此地绿松石瓷度极高,质地坚硬细密,石面洁净,铁线稀少,被行家们冠以“果冻料”的美名。它温润似玉,触手生凉,细腻的质感仿佛凝固的琼脂,引得市场竞相追逐。我见过一位老者,将一块丫角山料子贴身藏了几十年,石色愈发深邃沉静,温润如玉,如同将漫长岁月都温顺地吸纳了进去。石与人相伴久了,便也渐渐沁染了人的体温与气息,石色愈深,愈显出时光沉淀后的温厚,竟成了有生命、有呼吸的信物。

竹山的街市上,买卖绿松石的摊铺连缀成片,俨然成了流动的石头盛宴。商人们眯着眼睛,把石头凑近灯光,细细察验,口中品评着“瓷度”“色正”“铁线走向”。买家则手持强光电筒,光线直射下,一块好料子通体透亮,内里云絮状的纹理清晰可见,宛如透视大地深处凝固的古老天空。人们摩挲着、感叹着,石头在众人手中传递,价值亦在喃喃低语与锐利眼神中无声地流转着,喧嚣市声里流动着某种隐秘而郑重的仪式感。

石市喧嚣之外,我拜访了县志办一位老人。他伏身于故纸堆中,正在整理竹山绿松石的过往。他指着一份泛黄的公文复印件道:“喏,2010年2月24日,国家给了名分。”——那正是“竹山绿松石”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确立之日。老人言语平静,然而字字句句却如锤击凿石,铿锵有声。这认证,不仅是冠冕,更是为这深埋于地底、穿越漫长时光的珍宝盖上了庄严的印章。他浑浊的眼眸凝望着窗外的远山,仿佛看见了岩层深处那场亿万年的沉静等待,终于等来了人间的辨识与归所。

矿工们从幽深曲折的矿洞中躬身而出,裤脚上沾满了新鲜的泥痕。他们笑着,随意在洞外石头上坐下歇息,相互传看掌中刚采出的石头,粗糙的手掌小心托着那点幽蓝或翠绿。他们笑谈着,仿佛手中捧着的不是石头,而是大地悄然递出的、带着体温的密信。

竹山静默,群山无言,只任凭风雨剥蚀着山岩。山腹深处,那铜铝磷酸盐的溶液依然在岩层的罅隙间缓慢渗透、结晶,持续孕育着千万年后的蓝与绿。这石头的生命,远比人类王朝的兴衰更为久远,当一代

代人的悲欢沉入遗忘的深谷，竹山的石头却记得一切——它记得地火的奔涌，也记得流水的雕琢，记得采石人掌心的温度与叹息，更记得自身被郑重托起时，在光下初次映照人间那惊鸿一瞥。

下山时，我回望竹山，群峰静卧如远古巨兽的脊梁。绿松石，这大地深藏的魂魄，凝固了时间，也沉淀了无数目光的期冀与掌心的温热，它默然穿越亿万斯年，最终在人的凝视里找到了意义的回响——这深埋的幽蓝与凝翠，是大地在漫长沉默后，终于向有情人捧出的、最深邃的告白。

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这些幽蓝苍翠的石头被运往武汉、北京，仿佛山魄离开了故土，默默无言地漂泊在陌生的喧嚣之中。它们石骨嶙峋，未经雕琢，仅被视为粗朴的材料，犹如未经开蒙的混沌山魂，浑浑噩噩地散落在异乡的市井喧嚣中。

时光流转，21世纪的阳光穿透了矿洞的幽暗。县政府与北京工美集团携手合作，雕刀与匠心终于有了依托。十二位年轻石雕艺术家和工艺美术大师，从这片水土中崭露头角，其中一人更成为石雕非遗传承的薪火传人，职教集团的玉石加工专业，也培育出三百余位匠作传人。石头的命运，从此不再被遗忘在异乡角落，而开始接受刻刀殷勤的叩问，唤醒了沉睡千年的

魂魄。

雕刀起落，顽石不再沉默。雕件、摆件、工艺首饰、观赏石、普通产品……上百种品类，如同山魂凝成的诗行，在“百花奖”的殿堂里绽放光华。它们以天青湖绿之姿，飞渡重洋，栖息于中东、欧美、东南亚的二十余国。石头的旅程，终于带着竹山的心意，漂洋过海，将山魂的絮语，悄悄送入不同语言的手掌和目光深处。

石匠们俯首于石上，雕刀轻吻处，石屑如时光般簌簌飞落。石胚渐次显出形貌，石质由粗糙转为温润，石色也由混沌显出澄澈——那最动人的绿，如浓缩了山峦的呼吸，凝冻了湖水的涟漪，在刀锋下渐次苏醒，焕发出生命的光泽。

刀凿声里，石头的蜕变不仅是形体的重铸，更是从混沌中析出清明的精神。绿松石何止是山石？它是竹山被唤醒的山魄，是匠人用心血凿开的时光之窗，最终竟成了沟通天地、穿越古今的文化符号。

绿松石不仅是竹山的财富，更是竹山的灵魂。它从大山深处走来，经匠心雕琢，成为沟通古今、连接世界的文化使者。竹山绿松石，是大地的馈赠，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郭迪福，男，现为竹山县财政局退休干部。）

石 脉

【松石韵】
石脉

◆ 云 舒

那绿松石矿脉，深藏于竹山深处，蜿蜒如龙，沉眠于万古寂静之中。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艰难地穿过山巅的薄雾，倾泻而下，仿佛有生命钻入矿洞深处，沉睡的石头们便悄然苏醒过来。

矿工们早早进入矿洞，清冷的气息扑面而来，洞壁岩石幽暗湿漉，如同被露水浸透一般。在昏暗的光线下，他们挥动着铁锤和钢钎，叮当之声在狭窄的空间里反复撞击回响，显得格外震耳，回音如鬼魅般缠绕着每道缝隙。绿松石原矿，裹着厚厚的泥石外衣，沉甸甸地嵌在石壁中，仿佛与山体血肉相连。矿工们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如动刀于心脏之间，每一锤一凿下去，都生怕惊扰了深埋于石中的精灵。

“出石了！出石了！”一声带着沙哑的呼喝骤然响起，打破了洞中沉闷的节奏。众人纷纷围上前去，洞内霎时安静下来，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只见一块包裹在褐色石皮中的绿松石原矿被捧出，石皮被

凿开处，露出如初春嫩芽般的一抹蓝绿色，在微弱的光线下，那蓝绿竟如含着山间云雾，幽幽地泛着湿润的光泽。矿工们布满尘灰的脸上瞬间绽出由衷的笑意，眼中映着那抹初生的绿意，如同看见春水破冰，照亮了各自疲惫的脸孔。这块沉睡亿万年的山魂，终于重见天日，它即将开始的旅程，远不止于此。

绿松石自幽暗的矿洞中出来，便进入了漫长的沉睡与蜕变。石头被送到匠人手中，匠人们端坐于灯前，目光沉静，手执刻刀，细刻慢雕，如同抚育初生的婴儿。石屑在刻刀之下簌簌落下，原本被石皮包裹的绿松石，如同蜕变的蝴蝶，渐渐显露出温润如凝脂的肌理。更奇妙的是，当匠人将呵出的暖气轻呵于石上，石头便仿佛被点醒了灵魂，那蓝绿色开始如活水般缓缓流转，渐渐由内而外荡漾开来，愈发鲜亮起来——这沉睡亿万年的山魂，终于被人的气息与体温所唤醒，有了人的印记。

石头在匠人的手中终成精美的器物：或为吊坠，或为戒指，或为珠串。它们经过匠人灵巧的双手雕琢打磨，脱去石壳的粗粝，显出温润如玉的质感和蓝如湖水的颜色。这些绿松石工艺品，便从此走进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竹山人家中不可或缺的吉祥物。老人们常说：“绿松石，是山的眼睛，也是人的福气。”它们不再仅仅是石头，更承载着护佑平安、带来好运的朴素祈愿，开始融入一家一户的生活与血脉。

我心中常记得一位老矿工，须发灰白，脸上皱纹纵横如刀刻，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蓝绿色石粉。他辛苦了大半生，在石缝里翻捡岁月。一日，矿里挖出块上好的绿松石原石，石质细腻，颜色纯正如雨

后初晴的天空。众人皆啧啧称奇，他却默然不语，只将其紧紧攥在手中，粗糙的手指一遍遍摩挲着石皮，仿佛在确认一个久违的约定。这块石头，他心中早已有了归宿。

数月之后，他家中添了孙女。满月那天，老矿工郑重地将那块绿松石拿出来，早已请人精心打磨成一块平安扣。他颤巍巍地将这温润的蓝色石头，轻轻放在婴儿柔软的小胸膛上。石头触到婴儿温热肌肤的刹那，那蓝色仿佛被注入了生命的活水，瞬间流转出更加温润柔和的光泽。老矿工凝望着孙女熟睡的小脸，声音微颤却清晰：“这是爷爷从山肚子里给你掏出来的‘护心镜’，它会跟着你，长长久久。”石头微凉贴着婴儿温热的心口，血脉的温度，便这样经由一块石头，暗暗传递下去。这不是一件普通的饰品，这是爷爷从大地深处捧出的祝福，是给新生命的第一份、也是最厚重的礼物——一块传家石。

后来，这孩子的父亲子承父业。他握着父亲留下的工具，日复一日在作坊里敲打琢磨。那双手布满老茧与刻痕，却异常沉稳。他沉默地雕琢着绿松石，也雕琢着时间。那些绿松石仿佛都认得他手指的纹路，在他手下愈发显露出沉静的蓝光。他常说：“每一块石头都有命，咱们是帮它找着该去的地方呢。”他理解父亲的心意，知道那块平安扣在女儿心中的分量。他打磨着无数石头，也守护着那块特殊的蓝，让它承载的祝福完整地传递。

岁月流转，老矿工已作古，当年的婴儿也已长大成人，成了绿松石珠宝设计师。她与父辈们不同，她以现代设计的语言重新诠释这古老的山之精灵。然而，她手中有一块特殊的原料，正是当年祖父放在她

胸口的那枚平安扣。石上温润的蓝，如同凝结了岁月沉淀下来的目光，她竟久久无法落笔。设计稿废了一张又一张，那抹幽蓝，似乎总在无声地提示着来路，提醒着她这不仅仅是一块宝石原料，更是凝结了祖辈汗水与深情的传家石。

终于，她领悟了。她将平安扣巧妙解构重塑，新设计既流动着时尚的线条，核心却依然珍存着那枚温润如初的蓝。她保留了它最核心的形态和灵魂，赋予了新的生命，让它既能融入当下，又牢牢维系着过往。完工那天，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件新作放回祖传的木匣之中。匣内衬着褪色的旧丝绒，那抹深幽的蓝与粗朴的木匣相映成趣。新石与旧匣相触的一瞬，手指传来木质的温润与丝绒的柔软。这木匣曾托载过多少代人的体温与凝视？她轻轻合上匣盖，匣底那道沉静的蓝，从此便拥有了两颗心共同跳动的韵律，一颗属于山腹，一颗属于人间，一颗来自过去，一颗属于现在和未来。这块石头，完成了它又一次的传承，它将以新的姿态，继续守护家族的脉络。

绿松石，这深藏于竹山腹地的精灵，自亘古的岩层中苏醒，经矿工之手重见天日，在匠人的指尖获得形魂，最终融入人的血脉，成为姓氏之下可触摸的呼吸。它并非冰冷的矿物，而是大地凝固的血液，经人之手凿取、雕琢、摩挲、佩戴，逐渐被体温与心意悄然点化，成为有灵之物，成为传家之宝。

当一块绿松石被郑重地放入新生儿的襁褓，佩上远行的衣襟，或者安卧于传家的木匣深处——它便成了石头的家谱，成了这个家族与大山之间，一条不会断绝的蓝色脐带。它沉静地映照着人间的悲欢，也默默吸纳着人世的温度。石之脉，自此亦为人之脉，代代承袭着山的祝福，在光阴里低语着。

纵使沧海桑田，总有一抹温润的蓝，沉甸甸地流转在掌心与胸口之间，提醒着来处，也守望着归途。这抹蓝，是竹山赋予的底色，是家族绵延的信物，是岁月长河中，那块永不褪色的传家石。

（云舒，女，原名潘改霞，现居十堰市茅箭区文昌路。）

一 坠 春 山

◆
徐
炜

这枚承载家族记忆的绿松石坠子，是外婆临终托付母亲的最后念想，后被母亲以近乎宗教仪式的郑重系于我的颈间。坠上精雕的弥勒笑容与嫩绿珠串，凝结着外婆在巷口夕阳下缝入的春意，以及贫瘠岁月中熬出的“最后一点甜”。它超越饰物意义，成为漂泊中的精神锚点——异乡迷途时，母亲“遇事莫慌，石头在呢，总有解法”的叮咛随掌心凉意熨平慌乱；人生低谷里，弥勒的圆融笑貌与两代女性的坚韧豁达化作血脉深处的底气。其护佑之力不在神佛，而在方寸间凝固的绵密牵挂与永不褪色的守望，恰如一滴故乡春山萃取的翡翠，悬于游子心口。

这枚水滴状的绿松石坠子，是外婆留下的最后念想。系着它的红绳，早已被时光浸染成旧绸的颜色，绳结细密，仿佛缠绕着外婆指间流过的岁月。绳上串着的小珠子，嫩绿得像初春刚冒头的柳芽，

圆润得如同草叶尖上凝结的晨露——那是外婆，坐在巷口那块磨得光滑的石墩上，借着夕阳最后一点暖意，用她那双枯瘦却灵巧的手，一颗颗捻进去的，将故乡山野间初生的春意，细细采撷，密密缝进了这方寸之间。

坠子上绿松石的颜色，像夏天里一碗沁凉的绿豆汤，釉质温润柔和。石面正中，精雕着一尊弥勒佛，肚子圆鼓鼓的像塞满了蓬松的棉絮，嘴角弯成一道月牙，连眉梢衣褶都清晰可见，仿佛有人把满心的欢喜，一刀一刀都刻了进去——这就是外婆传给母亲，母亲又无比郑重地挂在我脖子上的护身符。

这枚凝聚心血的坠子，是在一个深秋的寒夜交到母亲手里的。外婆油尽灯枯，躺在咯吱作响的旧木床上，气息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昏黄的油灯跳动着，在她深陷的眼窝里投下摇曳的阴影。母亲紧握着外婆枯柴般冰凉的手，泪水无声地淌进衣领。外婆浑浊的眼睛在黯淡光线下费力地搜寻着母亲的脸，另一只手颤抖着，摸索着从贴身的粗布小褂里，缓缓掏出一个用褪色红布仔细包裹的小包。她示意母亲打开，那枚绿松石坠子便静静地躺在母亲掌心，温润的绿意仿佛在那一刻驱散了屋内的阴寒与死寂。“拿着……给我娃……”外婆的声音气若游丝，每一个字都耗尽了她的残存的气力，“外婆……没啥值钱的……只剩这点念想……”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把那坠子往母亲手里再按一按，枯瘦的手指却已无力弯曲，只是徒劳地划过母亲的手背，留下冰凉的触感。母亲早已泣不成声，攥紧了那枚还带着外婆微弱体温的坠子，仿佛攥紧了外婆最后一点未散的精魂。

那一刻，母亲感到手中的坠子重逾千斤——它不再仅仅是平安的祈福，更是外婆用毕生苦命岁月熬出的最后一点甜，是她在贫瘠土地上能留给女儿唯一一份沉甸甸的、带着体温的“财富”，一份无声的托付，仿佛把未完的守护和未尽的牵挂，都缝进了这方寸绿意之中。

母亲给我系上这绿松石坠子时，她的指节因为常年劳作变得粗粝，可眼神里却闪着近乎虔诚的光，仿佛在完成一个延续了三代的仪式。这并非我第一次承载这样的目光。在我百日时，母亲也曾这般郑重地为我戴上那枚巴掌大的麒麟银锁。彼时银光闪烁，宛如一层无形的守护网。恍惚间，记忆深处幼时一场旷日高烧的片段闪现：病榻前，母亲彻夜未眠，熬红的双眼紧紧盯着我胸前——那时悬着的，还是那枚麒麟锁——她一遍遍低语：“我娃有麒麟护着呢……”如今，那麒麟锁的微光已沉淀在匣中岁月里，而它守护的职责，仿佛已悄然融入了这枚温润的绿松石。母亲递给我这坠子时，语气里带着一种笃定：“外婆的心意，连同咱家的守护，都在这石头里了。”

多年后背上行囊远赴异乡求学，站台成了离别的起点。秋风带着凉意，母亲默默拢了拢我的衣领，手指最终落在我颈间的绿松石坠子上，轻轻按了按，仿佛要把所有的叮嘱都按进那冰凉的石头里。“遇事莫慌，石头在呢，总有解法。”她朴素的叮咛散在风里。此后无数个孤单清冷的夜晚，手指习惯性地摩挲着绿松石光滑润泽的表面，那冰凉的触感便奇异地带来安稳，仿佛母亲温热的手指正抚过心田。一次在陌生的城市遇上滂沱大雨，迷失在纵横交错的长街，慌乱中指尖紧紧攥住胸前那枚被体

温煖的绿松石，母亲那句话倏然穿透雨幕，清晰地回响在耳边：“遇事莫慌，石头在呢，总有解法。”心头那点慌乱，奇迹般地被掌心的温润绿意熨平，归途的光亮也随之显现。

后来我才知道，当年外婆做这枚绿松石坠子时，那份心意竟和母亲如出一辙。她的腿脚已不灵便，却仍一步步挪上陡峭的山路，只为采下枝头最鲜嫩的柳芽和初绽的桃花苞，然后把这些最朴素的“心意”密密缝进了小小的红布三角包用来护佑子女平安。外婆不懂文人折柳相送的雅意，却将对远行孩子最深沉的牵挂与全部的守护祈愿，一针一线，都缝进了这方寸之间。这枚绿松石吊坠，就是外婆用牵挂写成的无字家书，是家族守护信念的延续。

母亲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爱。她知道我向来不太信这些“说法”，递给我时，眼神里交织着不安和期待，像个捧着最珍贵的东西，又怕被拒绝的孩子。我立刻把它贴在胸口，母亲脸上瞬间绽开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照亮了我行囊里最柔软的那个角落。从此，这枚绿松石坠便一直伴着我。

那冰凉的绿意贴着皮肤，仿佛把故乡春山的呼吸也揣进了怀里。手指抚过弥勒圆满的笑脸，耳边似乎就能响起外婆穿针引线时细微的呼吸声，指尖仿佛还能感受到母亲在站台为我整理衣领时那微微的颤抖——原来最深的护佑，从来不是玄妙的符文，而是针脚里绵密的挂念，是目光与指尖织就的、永不消散的守望。

它默默陪伴我走过生命里的风霜。异乡病榻上的辗转难眠，独自穿行在陌生街头的惶惑，事业低谷时的黯淡无光……每一次指尖拂过那冰凉的弥勒轮廓，就有一

股暖流悄然注入心田，仿佛母亲温热的手掌正轻轻拍抚我的后背。它像一枚小小的定海神针，稳稳锚定在我人生的航程里。在拥挤喧嚣的都市地铁上，被人流推搡裹挟时，指尖下意识地触碰那温润的绿松石，喧嚣便仿佛退潮般远去，心头蓦地腾起外婆家小院里那棵枝叶婆娑的老槐树下的宁静。方案被无情否决，独自在深夜办公室对着冰冷屏幕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沼，紧握着胸前的坠子，弥勒那亘古不变的笑意便仿佛在无声地开解：多大点事啊，笑笑就过去了。母亲那句朴素却万能的“遇事莫慌，石头在呢，总有解法”，便会适时地在脑海中清晰回响，像一道温和却有力的光，劈开眼前的迷雾。

渐渐地，我明白了，这小小的坠子，确非神佛的法器，它更像一面清澈的心镜，照见的是血脉里流淌的坚韧与豁达——那是外婆在泥泞中不曾弯折的脊梁，是母亲在岁月风霜里始终如一的温厚笑容。它所护佑的，并非虚无的平安，而是让这份来自生命源头的爱与韧性，在我心底永不蒙尘，成为面对世间无常最坚实的底气。原来真正的护身之力，并非来自绿松石本身，而是源于它凝固在其中的、永不褪色的目光与信念——那是外婆在夕阳巷口缝进红绳的祝福，是母亲在离别站台按在我心口的叮咛，是家族绵延的守护之念。这枚小小的石头里，盛放的竟是两代母亲用生命凝成的春天。

绿松石素有“成功之石”的美名，象征吉祥与护佑。而竹山这片女娲补天的圣地，更将古老的神话淬炼进石纹，赋予它深厚的灵性。外婆与母亲未必深究这些说法，但她们笃信一点：为远行的孩子贴身系

上一枚用故乡山石雕琢的信物，就是把整座春山的绿意、满野的生机，连同血脉里沉淀的所有守护与祝福，都化作一滴温润的翡翠，悬在游子的心口。

这滴浓缩了竹山春色与家族心意的绿松石坠，早已超越了饰物的意义。它是时光封存的爱之契约，是山河无声的古老祝福，更是母亲所有想说而未尽的千言万语：“无论漂泊多远，愿你笑对人间风雨，心里永远装着故乡那座春山坚韧的绿意，记住

家的守护从未远离。”

心口的坠子随风轻轻晃动，弥勒的笑容在光晕里荡漾开。我轻轻拢住它，温润的凉意漫过指尖。恍惚间，故乡的山峦在绿意中温柔起伏，外婆与母亲的身影静静立在山巅，她们的目光追随着我渐行渐远，交织成一道永恒的平安符，无声地佑护着我在人间的每一程风雨。

（徐炜，男，现供职于竹山县柳林乡政府。）

母亲的传家宝

◆ 谭理勋

我的母亲是一位地道的乡下妇女，她的老家在湖北省竹山县，一处以出产绿松石著名的县城。母亲自从嫁给父亲之后，就一直随身佩戴一块蓝莹莹的绿松石，她说这块小小的宝石，寄托了外公外婆对她无限的疼爱。

母亲每次给我讲起她挂在胸前的绿松石吊坠的时候，总是双眼带泪，我从母亲的讲述中，大略知道了这块绿松石的来历。

那一年，我的父亲由于工作需要，到处漂泊，到了湖北省竹山县，在那里干了大半年的活儿，期间遇到了我的母亲。两个情窦初开的青年，在几次工作接触中，擦出了爱的火花。奈何，我的父亲老家在遥远的广西，母亲则是竹山县本地家境优越的女子。彼时的广西知名度不高，甚至很多人都不曾听说过，或者偶尔有人听说过，第一反应就问“是那个边远的山区吗？”由此可知，广西在很多人的眼里确实意味

着偏远、落后、经济欠发达。

母亲和父亲的相识相知，只是源于父亲是一名泥瓦匠，刚好帮母亲家修建房子。父亲勤劳，肯干，愿意吃亏，很多时候，一起干活的一帮工人，大家都开始吃饭休息了，只有父亲还在顶着烈日干活。父亲直心眼，他总认为赶快点，快点完工，就可以结了工钱寄回家。

母亲看着父亲总是一个人在烈日下干活儿，一点都不疼惜自己的身体，她不禁心生怜悯，经常借着给父亲送水喝的时间，聊上几句，这聊着聊着，就产生爱的火花，并且还呈现出蔓延之势。待到我的外公外婆发现的时候，已经挽不回来了。母亲指定要嫁给父亲，不管父亲的老家有多么遥远，不管父亲的工作有多么劳累，不管父亲有多么其貌不扬。

这盲目的爱，这永不回头的爱，让外公外婆伤透了心，他们原本以为让母亲嫁在本地，离家近一些，至少今后可以有个照应，谁知道，女大不中留，还非要嫁到大老远的地方去。外公外婆苦劝无果，知道母亲已经铁了心，也就只好双眼含泪看着母亲跟着父亲走了。

父亲因为长年在外奔波，手头也没什么钱，聘礼根本谈不上，外公外婆也深知父亲是穷人家的孩子，不过看着我的父亲人品不错，愿意吃苦，愿意吃亏，也就只能点头同意了。在母亲要跟着父亲走的那天，外婆颤抖着把挂在胸前的绿松石吊坠送给了母亲，外婆说：“绿松石是成功之石，幸运之石，愿它永远陪着着你，给你带来好运！”外婆还说，这绿松石是竹山县的特产，是祖传下来的宝石，希望母亲看到绿松石就想起竹山县的父母。母亲含泪收下了这颗意

义非凡的传家宝。就这样，母亲带着外婆赠与的绿松石吊坠，带着对外婆、外公无限的惦念，离开了竹山县。这一去就是大半辈子，期间她错过了外婆、外公的过世，错过了小舅的结婚，因为相隔甚远，她总在收到信件后，事情就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母亲曾经埋怨过自己嫁得太远了，可是每次看到我们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还是坚强跟着父亲一起生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的时光。

光阴荏苒，母亲已经由当年那个拥有着红苹果一般粉红脸颊的青年女子，变成了中年妇女，时光这个魔术师，在催老了母亲的容颜同时，也让她拥有几个聪明可爱的孩子。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到来，让原本就有点捉襟见肘的小家庭就更窘迫了。好在母亲总能在艰苦的时候，帮忙做一些小工，挣一些钱帮补家庭。

有一次，外地来了一个大老板，从我们村招一批工人去给他干活，那位大腹便便的浙江老板正在跟我的父亲谈工钱待遇的时候，突然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母亲胸前的绿松石。他顿时两眼放光，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哎，你这个吊坠看起来好蓝啊！是绿松石吧？刚好，我有朋友想要买这样的一块绿松石，你看可以卖吗？”母亲半点都不曾犹豫过直接摇头说“不卖！”那位肥老板看了看我们几个孩子，衣着单薄，他又说：“这么着，你看几个孩子没衣服穿了，我给你1000块钱，你卖那块绿松石给我怎么样？”母亲略略犹豫了一下，是啊，80年代的1000块钱算到现在，估计都抵得上10000块钱了。可是母亲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我们几个有点想不通，为什么母亲就是不

愿意卖掉那块石头呢？

那胖老板一看这招不灵，又继续使出另外一招，“你不卖给我，那我也不要你老公去干活了哟！”他说完，眨巴着鼓突的眼珠子，看母亲怎么回应他。母亲这下子有点恼火了，更坚决说：“我就是不卖！”那胖老板一看，估计母亲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卖她的绿松石了，转眼换了一副表情，笑嘻嘻说：“嘻嘻嘻，不好意思啊，跟你开玩笑，我还是很诚恳请你的老公去干活的，价钱也不变。”

我们事后埋怨母亲，为什么不卖掉那块石头呢？母亲语重心长对我们说，那是外婆留给母亲唯一的纪念品了，永远不能用钱来衡量，她希望一直留存下去，钱是永远挣不够，可是外婆留给母亲这份情是任何东西，包括钱都换不来的。

我们听了，虽然还是有点想不清楚，不过事过多年，等到我们都为人父母，才深切明白当时为什么母亲始终不愿意卖掉那块绿松石，原来，亲情比任何财富都重要。

后来，随着兄弟姐妹几个各自成了家，我们也都四处漂泊，有了各自的落脚点，母亲则是和父亲留守在家乡的那片热土上，他们舍不得离开奋斗了一辈子的家业，更不愿意到老了还是居无定所。

或许是碰巧，我辗转全国各地，居然到了湖北竹山落户，这就是我母亲的出生地啊。母亲听说我最终在竹山落户定居，她分外开心，她说“竹山是世界绿松石之都，你在那里刚好有空去看看小舅舅他们，他们做绿松石买卖，生活比这里好多了。”我们搬新家的时候，父母亲不远千里从广西到了竹山，一则是看看竹山的亲人们，二则是看看我们的生活过得怎样。

母亲到来的那天晚上，舅舅一家和许多竹山的亲戚都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许久不曾见面，分外高兴，母亲听着亲切的乡音，说起了家乡的话，她听说小舅舅一家从事绿松石买卖的生意，年收入相当可观之后，更是连连夸赞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我也在那天才明白，原来绿松石是中国的“四大玉石”之一，传说是女娲补天炼化五彩石之后，就形成了绿松石，而竹山就是远古时期女娲炼石补天之所在。

正当我们聊得开心的时候，小舅舅拿出了几款设计精美的绿松石送给我们，我们都极为开心。我家的小宝宝奈姬也喊着：“我也要，我也要！”母亲从脖子上解开随身带了一辈子的绿松石吊坠，把它戴到了奈姬的脖子上。

我们都觉得不太合适，毕竟太贵重了，母亲却笑吟吟地说：“这是你外婆亲手送给我的绿松石，这颗绿松石是我的祖传之宝，现在我把它传给孙女，愿它能给我的孙女带来幸福和吉祥！”小舅舅则把他带来的绿松石手串、项链，都给母亲戴上了。看着一身珠光宝气的母亲，我们越发觉得她真是一个福气满满的老太太。

我家的孩子奈姬看着蓝莹莹的绿松石，满心欢喜，她开开心心地对着我的母亲喊：“奶奶，谢谢你给我的礼物，祝愿奶奶幸福长寿！”我们都一起笑了起来。

绿松石伴随了我家几代人，穿越了两个省，见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今后，它将见证更多的幸福！

（谭理勋，男，现居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壮锦大道。）

◆
袁斌
王茂卿
张豫生

一群下里巴人，一念阳春白雪；一种精神追索，一缕红尘烟火；一个农民诗社，一片成长新绿——题记。

1

秦始皇兵马俑里有一个跪射俑，清瘦的国字脸，短短的一字须，单膝跪地，若持弓弩，遥望前方，一望两千年，即使面对无边黑暗，他也毫不懈怠，始终保持着战斗姿势……

湖北省竹山县得胜镇庙垭村村民李祖维，今年55岁，清瘦的国字脸，短短的一字须，常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一个铝石矿里打工。虽然同为“地下工作者”，他可比跪射俑忙碌得多。在300多米深的地下，他每天在矿井里劳动10多个小时，像一只不停挖掘地道的土拨鼠。他是炮工，主要工作是打眼、放炮、架U型钢梁，每一步都像走在奈何桥上。就说打眼吧，开工之前首先就要“敲帮问顶”，把洞顶和两壁上松动的石块敲下来，防止石头突然砸落。正式打炮眼之前，还得先打透水眼，判定有无地下水。2025年4月的一天，李祖维和同乡陈名等人在矿洞里作业，陈名忙着清理底眼，

李祖维忙着装炮药,忽然感觉头顶上落下一点尘土,李祖维连忙后退一步,陈名抬头看时,一块大石头砸了下来……陈名一动不动地躺在矿洞里,脸上鲜血乱淌。那一刻,李祖维崩溃了,他的腿软绵绵的,像下锅了的面条一样软,他只能勉强靠在矿洞石壁上,眼睁睁看着别人把陈名抬走。经过抢救,陈名捡回了一条命,身上却落下19处骨折,长期躺在医院里。

在矿井里,只有在矿车运输矿石的3个小时里,李祖维能够得到短暂休息。在弥漫着危险气息的矿洞里,在矿车吱吱呀呀的刺耳声音里,他也有着自己的诗和故乡。他强迫自己忘掉矿井,忘记危险,静下心来推敲诗句,这是他的一种休息方式,也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作为得胜镇稻香诗社社员,他必须按时完成诗社布置的创作任务。渐渐地,他发现,诗歌竟然成为自己排遣井下生活压力的一种有效方式。

李祖维原本住在圣母山下的文峪河村,离得胜集镇三十多里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在家务农,十六七岁出门打工,挣到钱了,回家大杯喝酒、大块吃肉、大钱打牌,这样的日子虽然好不快活,但钱也溜得快,家里人常常数落他。家搬到庙垭村后,与得胜集镇近了,他认识了稻香诗社社长陈欣荣,少年时代不经意间埋下的诗歌种子再次萌发……他的父亲曾经当过民办老师,小时候逼着他背过相当数量的古诗,后来虽然没读书了,却对古诗产生了感情,有时兴起也会哼出几句顺口溜,发到自己的抖音账号上自娱自乐。

2017年,李祖维加入得胜镇稻香诗社,结交到一帮文朋诗友之后,慢慢明白,自己过去写的那些所谓的诗,不过只是一些顺

口溜,与真正的诗歌还有很远的距离。入了诗社,有了诗友,他开始学习韵脚、学习平仄、学习格律,渐渐就远离了牌友,热络了诗友,甚至开始热爱花草。

矿井不是归宿,打工终有尽头,故乡才是永恒的事业。他在自家后山发现了七叶一枝花,就带回家栽植,还准备大面积种植,并吟成一首绝句:“吞云吐雾饮风寒,七叶层出压扁山。涧壑藏春它不住,撑开料峭向南天。”哪怕在矿井里,他也凭着对家乡的深情,吟成一首《采茶》:“雾散烟收露水多,春潮渐涨景婀娜。撷芽岂顾风盈袖,直把夕阳采下河。”

为家乡的风景吟咏,为平凡的生活喝彩,诗歌就像山野的风,自由而灵动,不知不觉间也重塑了他的性情,改变了他的心境。在他新建的房子里,堂屋左右墙壁上都悬挂着自己的诗作。字是诗友蔡金朝的书法,诗是自己的吟哦,其中就有他最为得意的《打杵》:“单身做主立门边,岂记红尘多少年。骨硬何妨人借力,心酸偶尔也偷闲。不沾百姓油盐米,应晓三生苦辣甜。虽有艰辛无汗马,频陪壮士走江山。”

行将消失的打杵,早已化作一缕诗意,陪伴李祖维闯荡四方。2025年盛夏,李祖维回家休息了半个多月,待苞谷掰了以后,他就得去远方的矿井。诗与远方,其实是远走他乡后回望家乡的吟唱。在矿井里,他会想到稻香诗社安排的诗歌创作任务,想到给他安排任务的社长,有时候,他在心里恶作剧地浅笑一下:怪不得社长诗歌水平高,胡子都比我的浓。

2

陈欣荣虽然年过花甲,但须发仍像茂

密而茁壮的草木,被打理得整整齐齐的,好像里面隐藏着无数的生机勃勃的诗句似的,熟络的人直接叫他“胡子”。

陈欣荣1961年7月出生在大庙乡营盘村史家沟。那里是竹山县最为偏远的所在,黄泥茅屋随意地洒落在莽莽大山的南面山坡上,越过背后那座大山上坍塌的城墙,就是陕西省白河县境,同样是人烟稀少的荒山野岭。

值得庆幸的是,陈欣荣小的时候村里有学校,它比山岭更加广阔更加深邃,能让平凡的事物焕发光彩,能够指引陈欣荣眺望山外的世界。

陈欣荣的父亲陈鼎峰是一名教师,读过私塾,还上过襄阳简易师范,平时喜欢写诗,在乡下学校里堪称一位“大诗人”。山里的学校虽然闭塞,却仍然试图拽着时代的衣角,通过标语、墙报等形式去接近山外的世界。每一期墙报,总有一角专属陈鼎峰的诗歌。跟着父亲上学的陈欣荣倍感自豪,看着父亲为人尊崇的样子,幼小的他也想做一名诗人,萌生了把自己的诗贴在墙报上的念头。强烈的求知欲激励着陈欣荣读了小学读初中,读了初中读高中。只是,陈欣荣求学的那段时间高考却被取消了,成绩好坏决定不了命运,城镇户口的学生可以招工,农村户口的学生只能回家修理地球。那时的学校一半时间上课,一半时间劳动,稀稀拉拉学到的一点东西大多都顺手交还给地球了。好在,闲暇的时候,陈鼎峰教会了陈欣荣使用《康熙字典》《四角号码字典》等工具书,让陈欣荣始终保持着对文字的热爱。

陈欣荣高中毕业的那一年,高考恢复了,但陈欣荣没有如愿考取。他不“服周”,

陈鼎峰也给他借来了全套的初、高中教材。第二年再考,陈欣荣考取了郧阳地区财政学校。在这所主要学习财经知识的学校里,陈欣荣没忘练习写诗,他把学校图书室的书几乎看了个遍,那时候,他随心所欲地写,无所畏惧地写,激情澎湃地写,既写现代诗,也写古体诗,他的诗有时候也贴到班里的墙报上。他是一名好学生,言语不多,看起来温和,但内心深处也有棱角,要是有人影响到他的正常学习,他会变身一头暴怒的狮子。有一次,几个班一起上大课,背后的一名同学老是踢他板凳,用双腿夹住他的衣服往后拉扯,害得他坐也坐不稳,笔记也写不成。陈欣荣往前挪挪,同学又跟上来继续拉扯。好不容易等到下课,他找到同学说,要是闹着玩儿,下课了我陪你闹,以后别在课堂上闹了。那同学比他高,双手抱住陈欣荣才理过发的脑袋,一边往下摁,一边张嘴乱咬,陈欣荣知道同学是恶作剧,可挣不开,倒被同学的牙齿挂到太阳穴了,火辣辣地疼。陈欣荣火了,山里人的“蛮”劲忽地冲上来,他拎起板凳,“砰”地砸到同学脑袋上,同学松了手,脑袋上鲜血很快流了下来,就连陈欣荣的衣服上也溅了不少……同学完全没想到陈欣荣如此暴力,一时间愣住了,被周围的同学拉扯到医务室缝了七八针。

陈欣荣毕业后被分配到峪口供销社工作,后来辗转于官渡、大庙,最终到了得胜供销社。1998年国有企业改制,领导动员他下岗。他是一名党员,还自学了中南财经大学价格学专业取得本科学历,发表过学术论文,本想争辩一番,可山里人的“蛮劲儿”又上来了,下岗就下岗,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不成?他在得胜集镇上开了一家百

货店,倒也衣食无忧。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诗人。陈欣荣觉得自己的人生并不成功,一路行进,他渐渐喜欢上了苏东坡。此公多次被贬谪,却始终不怨不艾,反倒旷达通透,人生潇潇洒洒。人生是什么?“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不过一次偶然的相遇,何必执着得与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陈欣荣心境随着年龄愈加平和,闲暇时也游山玩水,慢慢就结交了两名诗友,一个是八道关村农民蔡金朝,一个是退休教师夏启军,切磋琢磨中渐渐萌生了成立诗社的想法。

蔡金朝在文峪河村里的万兴寨下帮人看护矿山,自称“山人”,“闲暇无事数繁星,静对夜空暗自忖。古时明月今又是,布衣拂袖笑红尘”。夏启军年过古稀,腿脚又不太给力,以为人刻碑立传而娱晚景,自称“老朽”。虽然都在得胜镇境内,但各有各的事情,相聚得看机缘。陈欣荣是闲云野鹤,总撺掇夏启军一块去万兴寨“慰问”蔡金朝。既然是“慰问”,那得来真的,夏启军让儿媳妇邵吉艳带上菜,到山上做顿饭,邵吉艳又喊闺蜜杨慧同行。2016年6月13日,四人就去了万兴寨。

高山上春天走得晚,诗友相聚更是春意盎然。长空如洗,山风和煦,百鸟婉转,野花盛开,他们在蔡金朝窝棚旁边的草地上铺上桌布,大家席地而坐,风光斟入老酒,谈笑吟成诗情,陈欣荣提出结社的想法,夏启军和蔡金朝举手叫好。山上树木葱茏,野草勃发,陈欣荣提议诗社的名字叫“草根诗社”。大家都是下里巴人,都是“草

根”,陈欣荣的提议一致通过。

饭后,蔡金朝请众人游玩万兴寨。从蔡金朝的窝棚到万兴寨山顶还有好几里路程,夏启军眼巴巴地望着两个“年轻人”去了万兴寨,抚着自己积疾不愈的膝盖,无奈吟成一首小诗:“少小不屑天柱高,老来方畏路迢迢。攀藤附葛岂易事,难比同行胆气豪!”

海拔一千五百米的万兴寨上,天高地迥,气象万千,环顾石寨,寨墙多已坍塌,但顽强的树木从灰暗的石块间挺身而出,舒枝展叶,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寨顶上罡风猎猎,陈欣荣与蔡金朝极目楚天秦疆,诗意涌动,都沉浸到诗社成立的喜悦之中。蔡金朝以短诗纪事:“万兴寨上气象新,来了几位古怪人。身边珠宝无心顾,只为诗事忙不停。”陈欣荣则写《万兴寨》纪行:“得胜文峪万兴寨,青石块垒太古来。壁立云霄成仙境,人叩天门有玉阶;欲听西水撞金钟,不见一客匍拜台。林深鸟啭风细细,诱我造访不迟捱。”

3

得胜镇位于竹山县西部边陲,紧邻大庙乡,也与陕西省白河县接壤,或许是秦风楚韵共同熏陶的缘故吧,地方文化代有传人。晚清时期,庙垭人陈杰祥曾在竹山县衙任职,参与修缮县城、文庙、考棚,编纂县志,还在庙垭建文昌宫,创办文蔚社学,颇孚人望,人称“陈老爷”。清末至民国初年,蔡家河人袁兰徵乐于行吟,有《稻香斋诗草》传世。民国年间,得胜铺人袁白涛幼承家教,长大后到武汉求学,成为中共早期党员,同时成为花鸟画大家、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有《百花诗集》《誉墨斋诗稿》《落叶

诗存》等存世。

“草根诗社”新创的消息渐渐传开,得胜镇内不少人加入诗社,有退休教师,有个体工商户,更多的是职业农民,如复兴村袁寿康、大桥村李厚仁等。人生难得初相识,大家言笑晏晏,创作热情高涨。不过,诗友平日的交流是个快乐的难题。由于没有固定的集会场所,想请诗友品评一下“拙作”,或者交流一下创作心得,都得到“府上”请教。得胜镇人特别好客,文朋诗友格外亲,来了就是座上宾,七个盘子八个碗,推杯换盏,其乐也融融,可次数多了,就感觉劳师动众,影响家人,内心难免不安。

“草根诗社”成立一年之际,陈欣荣自筹资金编印《草根诗》作为创作和交流的平台,诗社声名因之大振,但陈欣荣却看到了危机。有个加入“草根诗社”不久的诗友,自恃才高,明里暗里总喜欢跟陈欣荣唱对台戏,还喜欢搞小圈子,隐隐然似有掌管“草根诗社”之意。2017年秋,又是一次诗友相聚,酒过三巡,脸红耳热之时,那位诗友借酒问责,质疑陈欣荣的管理能力,把他一年来的努力说得一文不值。一时间剑拔弩张,颇有分庭抗礼之势,陈欣荣愤然宣布解散“草根诗社”。

当晚,陈欣荣彻夜无眠,泪水无声地湿润了眼眶,他怎么也没想到,不过是一个民间诗社,居然还有人眼馋“社长”位置。他可以不当“社长”,可诗社真就这么解散了吗?不!个人的委屈没什么,但诗社还得坚持办下去。他的蛮劲儿再次附体,天刚放亮,他装上编印的《草根诗》,搭上车子径奔县城。

县文联办公室里,文联主席王素冰戴上眼镜,翻看陈欣荣送来的《草根诗》,翻了

几页,他取下眼镜,凑近诗稿,边看边点头,不待看完,就连连叩击着桌子,说:“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得胜还有农民诗社,农民写诗,好事情,好新闻!”陈欣荣看着王素冰兴奋的样子,紧张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陈欣荣不知道,县文联正在发展乡镇的文艺组织,“草根诗社”的出现为文联工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王素冰鼓励陈欣荣把诗社继续办下去,而且要面向“三农”,主动、积极服务农业、农村、农民,文联将大力支持诗社的发展。

陈欣荣欣喜不已,回家时,感觉路比来的时候宽多了,车子也快多了,一路上的空气都那么清新、那么香甜。

2017年10月28日,重阳佳节,“草台班子”迎来了蝶变。竹山县文联组织县诗词学会、作家协会、摄影家协会部分会员与“草根诗社”社员,在得胜镇圣水茶场老场部见证草根诗社更名为“稻香诗社”,与会的得胜镇领导表示将给予资金扶持,希望诗社能为得胜镇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王素冰特地赋诗一首:“岁逢丁酉又重阳,西水流觞人未央。雁过山巅叶欲红,虫鸣草地菊初黄。文思一脉接秦楚,诗意万千起稻香。期许明春百草发,清风雅致遍庸乡。”县文联原主席华赋桂也赋诗一首:“秦楚争霸谁得胜?西水悠悠映古桥。金华神迹金莲开,文峪双河文星照。安邦定国孟少保,立派开宗袁白涛。更喜稻香结诗社,圣母山下起新潮。”

稻香诗社的大旗飘动起来了,县文联和得胜镇都期望诗社“立足新农村,讴歌新时代,引领新文明”,承担“稻花香里说丰年”的使命,这让陈欣荣激动不已。稻香诗社成为堂堂正正的民间文学社团,而且承

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陈欣荣坚定了办好稻香诗社的信心,他暗下决心,一要坚持编印《稻香诗》,打造社员们诗歌创作和交流的平台;二要不断开展活动,使社员们始终保持创作激情。

不过,文朋诗友们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稻香诗社存在的不足,创作的古典诗词不遵格律,缺乏韵致。县文联建议稻香诗社的诗友们在古典诗词的创作中加强诗词格律方面的训练,进一步提高诗词水平。陈欣荣如醍醐灌顶,一个被他有意无意中忽视了多年的问题终于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那就是格律。过去,他在创作中较多地考虑了押韵,忽略了平仄和对偶,甚至不讲究格式。稻香诗社的社员们的情况跟他差不多,很少严格遵循格律要求,创作的诗大多是“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之类的打油诗。要想提高诗歌质量,格律这一课必须补上,必须学会戴着镣铐跳舞。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4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一批年轻人积极投身稻香诗社,朱志安、姜奎、田金明、胡才柱、杨慧……截止2025年年底,稻香诗社共有会员25人,多人加入各级文艺协会,其中国家级会员6人,省级会员12人,市级会员11人。

陈欣荣坚持编辑《稻香诗》,并号召社员们学习“诗圣”杜甫的创作,用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锤炼诗词。他用命题、索诗等方式“逼迫”社员们进行创作和交流,鼓励社员们向各级诗词平台投稿。社员们在互相学习中提高,在不断磨砺中成

长,在诗歌活动中绽放才华,为稻香诗社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荣誉。

朱志安,六〇后,湖北亨运集团得胜客运站职工、共产党员,经常写通讯报道,可谓笔耕不辍,有着对社会生活的敏锐感知。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县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2018年加入稻香诗社以来共创作诗词1000余首,其中《采茶》荣获2023年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诗刊》、中华诗词学会、中国词网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梦·劳动美”诗词创作大赛优秀奖。《采茶》意象清新,写出采茶人的极致浪漫:“翠岭青峰碧玉芽,云间采茗笑如花。晨时撷取囊中梦,暮夕背回一篓霞。”

姜奎,七〇后,得胜镇茶场村农民,从事摩托车销售及修理工作,自幼爱好文学,如今主攻诗词。2017年加入稻香诗社以来共创作诗词500余首。在第18届湖北省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活动中,《水调歌头·协力建家园》获优秀奖。代表作有词《眼儿媚农家夏事(新韵)》:“云碧天高稻花扬。莲子溢荷塘。秣繁蜜枣,青青瓜果,十里风香。绿荫掩映琼楼里,笑语满庭芳。一壶老酒,几碟新菜,共话耕桑。”

田金明,七〇后,得胜镇大桥村农民,少小离家创业,搏击商海多年,如今堪称富家翁,喜收藏,爱书法,2019年加入稻香诗社以来共创作诗词300余首,现为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县诗词楹联学会理事。代表作之一《村居》:“草径茅堂步软沙,隔林犬吠两三家。白云来往青山在,绿水溪边一树花。”

胡才柱,七〇后,得胜镇文峪村农民,从事家用电器销售工作。他喜欢朗诵自己的诗词,还因此被评为得胜镇优秀宣讲

员。2019年加入稻香诗社以来共创作诗词1000余首,《上堵新吟》获得2022年圣水湖杯十堰乡村旅游诗词楹联大赛三等奖。《上堵新吟》:“上堵迎新客,清风入画楼。一湖开胜境,二水合芳洲。律自朱弦起,吟随短棹收。乡心常不倦,渺渺逐波流。”

龚德银,得胜镇茶场村人,八〇后,退伍军人,虽然工作尚未稳定,诗词创作不停。2021年加入稻香诗社后创作诗词200余首,代表作有《家乡丰收图》:“秦巴处处染金黄,放眼田园赛画廊。北面乌鸡鸣小院,西边红鲤跃高塘。桂花不语迎人醉,橘柚含情待客尝。且看年年秋色好,天蓝水阔是家乡。”

……

在县内外诗词赛事的获奖名单中,经常会看到稻香诗社社员的名字。比如2020年8月,竹山县清风杯·廉政诗词竞赛评选结果揭晓,夏启军以《公仆精神》力夺二等奖,陈欣荣以《青松赞》斩获三等奖,杨慧、田金明、朱治安、姜奎获得优秀奖。

实际上,他们还创作了很多作品,参加了许多比赛,获得了许多奖项,在很多平台上发表了许多诗词,仅《稻香诗》就已经编印30期,刊载各类诗歌4600多篇,这样的列举很难反映他们的创作实绩。他们同李祖维相似,都是年少时种下诗词的种子,在稻香诗社的春天里茁壮成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稻香诗社把诗词文化推广到村、到学校、到企业,开展脱贫扶志、廉政教育、移风易俗、党史教育等宣讲活动100多场次,编印了《脱贫扶志我先行》《脱贫特刊》《廉政特刊》《移风易俗特刊》《统战特刊》等专刊,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奇兵,连年捧回“大红花”:2019年,荣获湖北省优

秀农民诗社称号;2020年,被授予湖北诗词工作先进单位称号;2021年,被十堰市文联授予“乡村文艺社”样板称号;2022年,创建为十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点;2023年,创建为十堰市乡村文艺社示范点……稻香诗社被新华网、《半月谈》《湖北日报》等媒体深度报道,声名远播。

扎根在得胜镇的山川田野里,稻香诗社竭尽所能回报家乡的发展。得胜镇是茶业大镇,全镇茶园总面积3.8万亩。圣水村有座圣水寺,周围所产茶叶享誉四方,在圣水茶园规范化建设中,稻香诗社社员积极写诗、撰联,这些诗词镌刻在茶园中的长廊里,为茶园增添了浓郁的诗意。文峪村有圣母山,又称飞云山,“飞云山绿茶炒制技艺”是十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4年6月,得胜镇与县文联联合举办“情满茶乡、诗颂田园”飞云山诗茶雅集活动,稻香诗社积极参与组织工作,并编印“稻香诗”第18期《走进得胜文峪河》,收录了多位名家的诗作,其中湖北省诗词学会原副会长巴晓芳创作《飞云山茶园》:“漫山皆翠染,夏日少喧哗。叶大呈新味,枝繁出嫩芽。何辞三盏饮,不待众人夸。几亩方割刈,秋来又奉茶。”十堰市楹联学会会长王学范创作《飞云山采茶归来》:“潇潇阵雨扫烟尘,万亩茶园濯更新。一曲山歌传耳畔,岭间走下画中人。”

得胜镇党委政府一直在为稻香诗社“筑巢”。2020年,得胜镇将集镇所在地的大桥村委会3楼作为稻香诗社办公点和作品展示区,还拨专款添置打印器材。2022年,得胜镇将镇政府门前原综治中心划给稻香诗社使用。在县文联的资助下,稻香诗社把新家打造成开展文化活动的阵地、

展示诗词文化的窗口,并长年对外开放,经常组织活动,使稻香诗社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胡才柱特地写了《诗社新迁有寄》:“二月春风抱满城,经年喜事遇新晴。朝阳一缕来鸿瑞,曲水三千听鹤鸣。人向圣贤兰气在,诗开灵韵稻香生。盛时欣看社门立,珠玉玲珑唱和声。”

5

2016年“万兴寨聚会”时,杨慧只是闺蜜的陪伴者,无意中成了“草根诗社”萌生的见证者。或许,“草根诗社”的成立触发了她诗词创作的引信,2017年,杨慧加入了稻香诗社,成为稻香诗社唯一的女社员。

杨慧,七〇后,大桥村人,幼时孤苦,被姨妈抚养长大,她读书认真,学习刻苦,考上了竹山一中,但受制于贫困的生活条件,毕业后只能出去打工,然后结婚、生子、留守在家乡。加入诗社后,她写古体诗,也填词,也写现代诗,2023年在“圣水湖杯”诗词大赛中获得二等奖。如果对生活曾有不干、委屈、抱怨,但一路写来,她正在超越曾经的自己。在古今诗人及其诗词的影响下,曾经的意难平,现在已成山边云;心中的千千结,如今化为忘情水。过去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现在看山就看到了春天的花朵,看水看到了飘逸的云朵,人生不知不觉就明媚了起来。《有感》就表达了她的心境变化:“自学诗词魂梦清,看山看水倍分明。春生嫩蕊娇娇艳,云幻千般朵朵轻。三载光阴胜九载,人生璀璨是余生。但将快意入新韵,放棹五湖闲弄筝。”

只是,丈夫并不能完全理解她对诗词的热爱,两人在相敬如宾之余,因此产生了一丝丝隔阂。杨慧知道,很多人理解广场

舞,理解吃喝玩乐,甚至理解抹牌赌博,却不愿意理解诗词创作,似乎写诗违反人性似的。杨慧期待时间能够证明自己,而她会永远保持一颗进取心。

杨慧的苦恼也是陈欣荣的苦恼,甚至是稻香诗社社员们共同的苦恼。诗词曾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明珠,但在文化类别足够丰富的现在,诗词尤其是古典诗词遭遇了冷落。陈欣荣也见多了一些皮里阳秋的人,他们嘴上说着诗词的高雅,神情上却不自觉地透露出对稻香诗社的轻视,好像在说:你们这些农民,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陈欣荣不能指责别人,但他觉得,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诗句,只要写得不好,人们还是容易接受的;写得不好,别人不接受,自己接受就行了。附庸风雅总比甘于庸俗要好,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诗意,让平凡的生活变成诗意的栖居,有什么不好呢?

写自己的诗,让别人说去吧!陈欣荣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他只能坚持写诗,每天都写。走到哪儿写到哪,看到什么写什么。路过上庸镇,他写:“圣水湖波皱柳边,流云速速促华年。风惊碧浪粼粼玉,月冷渔村袅袅烟。一夜幽思还旧梦,半生俗事让新缘。灯高影瘦千秋赋,叶绿花红万座山。”看到竹子,他写:“龙根破土坤灵现,抱节凌霄岁岁新。暮雨敲弦常漱玉,朝霞染翠好鎏银。虚怀自有云天志,瘦骨长存雪月神。纵使伶伦吹风管,犹持劲挺傲凡尘。”他喜欢杜甫的诗歌,但他写不出来杜甫诗歌中的苦。他经历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时代,即使在偏僻的秦巴山区的皱褶里,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只有懂得农村和农民的

人,才真正懂得时代的伟大。他吟咏农家小院的富足:“黛瓦红檐一壁房,朝南坐北好争光。门前树露枇杷果,院后池添菡萏香。架缀黄瓜箱卧兔,篱围豆角库屯粮。葡萄老酒新茶酺,静雅从容稼穡忙。”他歌唱小镇的夜晚:“明灯焕彩星河漾,涌动人潮惬意长。袅袅琴声生桂户,翩翩画影贴花墙。茶浓落笔三春味,酒满成诗四季香。闹里幽窗知冷暖,一街烟火酿风光。”不知不觉,他已经写下了1800多首诗,也写成了竹山县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十堰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2019年被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授予“优秀农民诗人”称号,2020年被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授予“诗词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2021年被中共竹山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2年被十堰市委文明办授予“学雷锋标兵”称号,

2023年被十堰市文联授予“优秀文艺志愿者”称号。

陈欣荣有两个愿望:一是到70岁的时候,创作诗词总量将达到2500首左右,从中挑选800首或1000首,结集出版,为自己的诗词人生作一个纪念;二是到2030年,稻香诗社成员发展到30人以上,得胜镇初步创建为“诗词之乡”。

这是欣欣向荣的意愿。可以想见,在越来越美好的时代里,在越来越甜蜜的生活中,稻香诗社一定会散发出自身独有的诗香。

(袁斌,男,现供职于竹山县档案馆;王茂卿,男,现供职于竹山县上庸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张豫生,男,现供职于竹山县档案馆。)

左康,字石三,号秦大康夫。蓄短发,着简装,性耿介,人率真。其外表憨厚质朴,平易和善跃然脸上,而其内心却聪慧睿智,恣意奔放。他痴迷篆刻、奇石、盆景,玩的博而精,趣而雅,尤其篆刻、奇石精道。谈起这名篆刻家、藏石家,熟悉的人出于内心地微笑赞许,人实诚好相处,其人品艺品,可谓难能可贵。

刀笔遨游方寸间

诗书画印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艺术,而印又素以篆书为基础,以灵动奇妙的构思、纵横的刀法、朱白的巧妙构思,融大千世界于方寸之中。篆刻,是印章的通称,就是将篆书等书法体先写后刻制于金、石等印材之上,因此,篆刻又称为金石篆刻。三千多年以来,人们以篆刻形式记录历史、人物、事件,在中国艺术宝库中独树一帜。几十年来,左康醉情中国传统篆刻艺术,随年龄增长其兴趣不减,孜孜不倦,日积月累浸润在一枚枚篆刻作品中,足见其修养日见沛然丰厚,表现在刻刀下,一千多枚篆刻作品工致而不板正,风格卓然特立。

自幼喜好写写画画的左康与篆刻结缘,得益于七

年的军旅生涯。1977年,左康从竹山大山深处走进当兵所在地陕西西安临潼,这千年古都的古城墙、兵马俑、碑林等名胜古迹,一下子打开了他的文化视野,深受古都丰厚的文化氛围的浸润,赋予其聪慧与灵性。连队的文书工作,使他对书法篆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常到西安碑林这个书法大观园去观赏古代名家的书法精品。他苦苦练习行书、楷书、篆书基本功力,其主办的黑板报在全团比赛中出类拔萃,屡获大奖。他不甘当写字、刻字匠,注重在吸收古今篆刻家笔法、刀法上,创新与拓展。1981年他自费参加了书法篆刻家程与天创办的文苑书法篆刻函授班,拜师学艺。退伍后带着篆刻作品找到湖北著名篆刻家杨白淘指点迷津,从而在篆刻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攀升。

回眸军营时光,逝去的是青春与岁月,而留下的是篆刻艺术追求的艰辛记忆和乐趣。聊起篆刻,左康拿起一枚方印说:“这小小印石,方寸之地,却熔书法、绘画、雕刻于一炉,古朴、高雅、新颖、别致,是我们中华民族古老而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在篆刻的实际操作中,他初以木刻、砖刻,后以金、银、铜、石刻。在当时每月津贴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把废弃的钢锯条折成斜角,打磨锋利,权作刻刀,在一枚枚红木、砖头上,勾画晕染着自己茁壮的艺术追寻梦想。他不惜省吃俭用,购买《金石大字典》《篆刻大字典》《甲骨文编》等书籍研读。还四处购置刀具、印石。多少个午后,黑夜,周末,左康足不出户,下功夫练习篆书,从刻三四字印始,逐步向多字印拓展。1981年7月31日,他在《中国法制报》发表了一枚篆刻处女作,倍受鼓舞,从此更专注篆刻,作品也

随之见诸报刊。多次获得师、团、营嘉奖并荣立三等功。

左康慎思笃学不为世俗繁杂事务所累,无论是在军营或是在县民政局工作,专心致志研读《篆刻学》《先秦古玺印》《秦汉官私印》等系列丛书。恪守溯本求源以悟大道,故而其自然清纯之心、坦荡率真之气充盈胸襟,步入自然厚重之境界,其作品也应物而生,透出淳朴之风。无论是圆朱文的精妙还是写意的粗犷,都透出一股超凡脱俗、步入天籁的气息。他篆刻的多字铁线篆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此印刀法细腻,笔笔精道,线条骨肉停匀,结体精研茂密、落落大方,以刀法来强调笔势,在稳健中求浑厚,书与印共擅联璧之美。其章法平稳妥帖,印文之间互相穿插搭接,错落有致,浑然一体,细细品来,通篇呈现出一种舒卷自如、从容不迫、气格雍容的气象,颇有篆刻家赵之谦、韩登安的细朱文、满白文多字印之风格。1987年4月15日《中国书画报》以显著的位置刊用这件作品。

左康鄙视乖张,不求狂怪,崇尚中庸,作品里有着自然之质。在篆法上,旁及古玺、秦印、汉印、金文、石鼓、瓦当、甲骨等文字,观、临、悟各种名家印谱,从感性上、理性上加深了对篆刻艺术的理解。在章法上,根据印石材料,经过构思,把文字和图案恰当安排在印面上,形成一个艺术整体。他的一方融版画与篆刻于一体的椭圆型“鱼水情深”印石,鱼身为正面型,鱼尾为纵面作九十度柳叶型,水字呈三条波纹型,“情深”二字嵌于首尾之中,其构图新颖别致,先后被军内外多家报纸刊用。他追求

篆刻艺术的不断创新,善于采用多种手法,灵活地处理章法问题,一枚枚印石别具特色而丰富多彩,达到了多样而不雷同,活泼而不呆板的艺术效果。他的篆刻作品,呈现四大特色:大小不同,形状各异;朱白各半,阴阳相间;粗细搭配,宽窄适度;因字设图,力求形象。初学切刀,后学冲刀,在实际运用上,因字而定,或切,或冲,或连冲带切,刚柔相济,并不拘泥一种,尤深究秦汉铸凿韵味,形成端庄凝练的风格。

左康的篆刻彰显自然率意,刀法娴熟,气息静谧,其过人之处是结字布局和刀法运用上“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有余地矣”。他起身从书架上拿起两大本篆刻作品剪辑让我欣赏。当我翻开一页页贴满篆刻作品的剪贴时,犹如进入琳琅满目的展览大厅,目不暇接。其中一幅细朱文“莫笑农家腊酒浑”印,字体娟秀,笔势挺拔,结构舒适,刀法流畅,令人玩味再三的是为了不使“酒、浑”两字的三点水重复出现,他巧妙地采用了“借代”法使全印锦上添花。白文“丰年留客足鸡豚”印,文字安排错落有致,平直中见圆活,稳重中见秀丽,在章法上疏密再求变化呼应,获得了顾盼生姿的效果。有名家载文赞他“印宗秦汉,印从书出,印外求印。讲求殊精,摹刻百汉印、刀笔清婉,尤为出色”。左康认为,刻印要着重于“治”字,犹如点将治兵,名医治病,胸有全局,刀随意后,从传统作品的精髓中不断开拓新的意境。

每每品味左康的篆刻作品,常常被其自然本真的情趣和境界所感染,感慨其从艺之真,为人之诚。几十年来,不少作品参加省、市展览或获奖。在湖北省第二届临书临印作品展中,他的一组篆刻作品被评

为入展作品并入选作品集。他有10方篆刻精品被选入《当代篆刻家大辞典》。纵观他案头千多枚篆刻作品,着实令人慨叹,这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付出多少的艰辛,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完成的啊!我仿佛看到,在夜深人静时,左手持刀,右手托石,在方寸之间沙沙的走刀声,刀尖落处,幻化出的万千气象……

精美石头会唱歌

写下这个标题,我想起了蒋大为先生唱的一首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只要你懂得它的珍贵呀,山高那个路远也能获得。”借用这首歌来赞美堵河奇石和左康不辞辛劳,踏壑沥水,披风挂露觅石、藏石、赏石并非过誉。

竹山因山而秀,因水则灵。被人们誉为母亲河的堵河发源于神农架,似乎借助神“龙”之力顺大巴山冲断巫山秦岭,绕过武当群山重重阻拦,沿途接纳了官渡河、汇湾河、深河、霍河等66条较大支流,九曲百折,浩浩汤汤,以上千米的落差裹挟数亿吨的粗砂而下,把上游峡谷中多种多样的山体岩石、成近千里远距离搬运,上百万年不停地冲刷、撞击和洗磨,在堵河的中下游稍缓地段沉落、留滞,逐渐形成了质地坚硬、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图文美丽、色彩斑斓的天然奇石。

踏进左康的家,如同走进了一个缤纷的奇石大家族。客厅里随处可见奇石陈列,地上、桌上、柜上,奇石一字排开,按动物、人物、山水的象形分类摆设,仿佛进入了奇石的世界。“品石有道,爱石凭心,敬石缘性,认石因人。”一枚枚奇石,构成了左康

家一组组美妙的风景线。

抚石、刻石,使左康对石有了通灵悟性。一次从堵河沙石中捡到一块酷似“石靴”的奇石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收藏奇石达千余件。在他家客厅正面的电视柜条几上,一大一小的两只“石靴”扑入眼帘:那双苍黄陈旧,任岁月沧桑,连鞋蹬都快磨平了的“大马靴”,神似一位老人负重前行。那只造型逼真,完好无损的“小雨靴”,鞋身黑亮、上下洁白,好似一位雨中漫步的小姑娘。这一老一小在风雨中同行,使人不由想到它们在讲述昨天和今天的故事。如果这是一块石头经过打磨机打磨出来的,没有什么值得希罕;或者是农妇、小姐一针一线纳出来的,也并不希奇。难得的是,这两只“靴”都是从漫长的堵河大浪淘沙中,未经任何加工的大自然造化出来的石头!无论远看、近看、粗看、细看都令人赞叹不已,让你不由得感到大自然的博大与奥妙。

说起这对“石靴”,还有一个奇趣故事:1988年的夏天酷暑难耐,左康在堵河沙滩上溜达时,蓦地发现一块酷似“石靴”的石头,他拾起端详良久,好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穿着连鞋蹬都快磨平的靴子负重远行,顿时兴奋地把石头象宝贝一样抱回家。赏玩良久,左康自言自语地说,要是能再拾得一只该多好啊!说来奇巧的很。一次妻子柏秀英在河边洗衣时,又拾得一只靴帮洁白、靴身黑亮,缠着白带的小雨靴。两块奇石放在一起,一大一小,一旧一新,一刚一柔,恰似爷爷牵着孙女在上学的路上。他把玩之余,毅然踏上追寻天然艺术的历程,20多年来,他竟收藏上品1200多件,精品40多件。

左康沿堵河觅石,其艰辛是不言而喻

的。无论春夏秋冬,他时常顶烈日、冒寒风在山河行走,有时饿得前胸贴后背,两眼冒金星,攀爬河扁路,掉进过漩涡,历经无数次艰险。他的奇石引来无数观赏者为之感叹,也有收藏者前来购买,那方堵河釉光青象形石《古壶》,被人三万元购走。在左康看来,每件奇石雅品,都是一曲唱不尽的歌,一首吟不尽的诗,一部读不完的书,一幅看不够的画。左康感慨道:“奇石历经沧桑岁月而无怨,饱受烈日风雨的肆虐而无悔,练就一身硬骨,一路坎坷更坚强,磨砺万千更丰润。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你从呱呱落地到成家立业,其实就是奇石形成的缩影。”风雨人生路,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经历的磨难越多,人生就越精彩。这一枚枚奇石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也是堵河赐予他的无价之宝。

左康觅石、赏石的趣事被各级媒体报道后,身边聚集了一个寻觅奇石的群体,培养出乐相呼应,如醉如痴的寻觅奇石的爱好者。不过,他特别看中交往的朋友中谦逊好学、以诚待人、敬畏奇石、格局大气的品行。他以石会友,在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中,探究堵河奇石广博的文化内涵,使堵河奇石文化发扬广大。因而他身边有了魏国永、冯正权等藏石、赏石的知己好友。

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石头,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人一样。一枚奇特美石的形成,经历山崩地裂、日晒水冲、亿万年漫长风化,是大自然的杰作。左康在《堵河石韵》一文中对堵河奇石梳理出:釉光青、剥皮、彩陶、红彩、绿彩、沟纹、画面、火爆八大品种,对堵河奇石归纳为:自然美、质地美、形态美、色彩美、纹理美、呈象美、

抽象美、意境美。

如何给它们取上神形兼备的名字,左康煞费苦心,让想象展开腾飞的翅膀。他的堵河绿彩石《月迷津渡》,天空、山峰、阁楼、渡船倒影在水中,天然是一幅水墨画:雾失楼台,月迷津渡。黄昏月升之时,万物消融在扑朔迷离、朦胧婉约的情景中,坐在巨大的独木舟头上的老人恰似诗人李白,举头遥望明月中砍伐桂花树的吴刚,把盏邀君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的堵河卷纹石《叠韵》粗细纹理深刻清晰,有较强的扩展蔓延之感,好像罗中立画中父亲历经沧桑的脸上的皱纹,属上乘精品。他的堵河千层石《残痕古韵》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一层层往上叠起的条石,既给人以险峻壮观之美,又给人沉稳、厚实、自然脱俗之感,令人联想到古代劳动人民修筑的万里长城。还有堵河彩陶石《田园》酷似一幅浓郁的田园诗画图:远眺高低起落、依次递连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梯田里,一层澄黄是饱满的稻穗,一层青绿是长满翠草的田埂,稻浪的金色涟漪从山脚一波

波升上山顶,又从山顶一波波往下流淌……。更有堵河画面石《祖母女娲》让我们感悟到女娲抟土造人的伟大,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左康藏石颇上档次,其中堵河画面石《十二生肖》组合图,颇具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的神韵形象。在赏石藏石中,能集齐十二生肖图的十分罕见,足见他觅石有心,与石有缘。他的部分奇石先后在全国“观赏石”和“名人藏石”展中攀蟾折桂,屡获大奖。台湾奇石鉴藏家杨昆峰在桂林奇石展中,看了左康的堵河奇石后感慨地说:“堵河浓缩了大自然的精华,藏千家画万卷诗,石上万物之形,人间万象,种种天然精美图案,非人能及。”

左康感慨地说:“山因石而雄,水因石而清,洞因石而奇,谷因石而幽,园因石而秀,室因石而雅,人因石而刚。”左康与石相友相伴,不亦乐乎。

(党世根,男,现为竹山县融媒体中心退休干部。)

登亭之爽

◆ 王建生

秦巴山腹地的竹山县有个登爽亭，不仅名字好听，还充满喜与乐。

单看长相，“登爽亭”其貌不扬，六柱三层，琉璃瓦顶；如果不是翘角上悬挂几盏灯笼，增添些许富丽堂皇之气，其特征可用一个“简”字概括。然而，简朴并非简单。小亭落地于形胜——古时上庸国旧址，如今竹山县新城；四周有秦巴山拱卫，远方受神农顶泽庇；堵河从脚下流过，三环九绕，通江达海。所以，星移斗转800年，小亭以诗文作柱，活成了历史，也活成了精怪。

查询“登爽亭”的来路，第一篇必读之文便是《瑞麦记》。其作者为宋人郑延年，作于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时任竹山县知县。那年春季，正值小麦拔节抽穗时节，天不作美，数日无雨。知县郑延年为民所急，率同僚设祭台于霍山之上，焚香祭天，行三跪九叩之大礼。不出三日，甘霖喜降，田野禾苗重获生机。四月既望，一李姓农家麦地长出两支异麦：一株为“一茎两歧”，另一株居然“五穗”。奇事如风，瞬间传遍十里八乡，农家父老惊得伸长了舌头：“天耶，祥瑞啊！”也就在这一年，大麦田小麦地连片丰收，“兆不虚矣”！郑延年喜得几天睡不着觉。《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时期，渔阳太守张堪励精图治，率百姓开荒种粮。那一年，庄稼大丰收，还出现“麦秀两歧”（一禾长两穗）的祥瑞麦穗。当地百姓做民谣歌颂太守张堪，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想起古人“以麦两歧兴歌”的典故，郑延年索性穿衣起床，磨墨挥毫，写下《瑞麦记》一文。接着，又亲题“喜丰亭”匾额，命人悬挂于县治东侧刚落成的亭子。

“古者有喜，则以物名，示不忘也”（见苏轼《喜雨亭记》）。宋时，江南地方修亭作记之风盛行。“喜丰亭”与同时期的“醉翁亭”“喜雨亭”原本异曲同工，作为充当记载州官县令“乐”与“喜”的大物件。然则，三亭所处位置不同，而且，太守与县令，欧阳修、苏轼与郑延年，地位有别，三人所作之文也存在差异。因而，原本是一般模样的小亭活生生地被分出三六九等，“登爽亭”只能自愧不如。

为此，一代又一代的竹山人如鲠在喉，接续为“喜丰亭”鸣不平。将“登爽亭”与“醉翁亭”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元代的周仁，他作文《重修登爽亭记》，曰：“昔滁有欧阳公，而醉翁亭相传至今，地以人重。”近代学者王一军教授则在《竹山登爽亭考》一文中引经据典，不仅认定“登爽亭”堪与“醉翁亭”“喜雨亭”为宋代“姊妹亭”，而且疾呼：“理应让这一座历史悠久的庸乡古亭重现昔日的光彩”。

如果问：古今之人，或修葺小亭，或作文以记，一茬连着一茬。他们如此钟情小亭，除了“让古亭重现昔日光彩”之外，还意欲何为？登亭之爽，爽自何来？

诸如此类问题，竹山历代官吏均写下了不尽相同的答卷。譬如，宋绍兴壬午年间，竹山知县姚叔勉留下的“登临宴乐襟怀爽”诗句——此句为“登爽亭”名字的由来。公正地讲，“登临宴乐”，客观真实，但不完全，起码有悖于后任知县郑延年“乐民间之丰年”的初衷。还有，元代周仁的《重修登爽亭记》文载，1346年，知县塔失不花捐款重建“登爽亭”。亭成之日，塔失不花“领僚友觞咏于间”，获得了临“爽鸠之故墟”和登“岱宗”的心得，如此豁达豪迈之

爽，比“登临宴乐”高出了好多倍。

可见，登亭之爽，爽在登亭人的胸襟与登亭时的心境。

现代文人喻斌所著的《登爽亭记》，承《醉翁亭记》之文风，且尚古而不复古，把“登爽亭”的四周风光与四季美景——道来，佳句连珠，诸如春天“桃花雨润”、夏天“荷风柳烟”、秋季“稻香鱼鲜”、冬季“瑞雪丰年”，等等，酣畅淋漓，充分证明爽在亭外。

“登爽亭”最近一次修葺，赶在2024年岁末完工。竹山人再一次刷新历史：城门、城墙整修如旧，木屋、长廊联袂落成。崇台之上，“登爽园”中的“登爽亭”，亭亭玉立，似老者，更是新人。那一日，“登爽园”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竹山的新年就从这里开始闹腾。

遗憾，我迟到了两个季节。一个周日的下午，秋风秋阳铺天盖地，游玩“登爽园”的人特别多，且九成来自竹山县城。广场上，长廊里，小方桌连片摆开，近两百把椅子座无虚席，大多玩的是扑克牌游戏。坐在最边沿的牌桌上的大爷，姓唐，主动与我们打招呼：“来，玩一把”。大爷好福气，年逾花甲，身板硬朗，说话如敲钟般地亮堂。他月有养老金，年有医疗保险，“不愁日子过”。我问：“舒服哈？”他正甩出四个三，炸掉对方的对子老A，顾不上答话，得意地指了指那块横卧的大石头。斜阳中，“登爽园”三个大字深深地镌刻在石头上。我明白了大爷的意思——爽！

爽，登亭之爽，爽在亭外，有别于当年的永叔之醉，也超越了东坡之喜。

（王建生，男，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多种报刊和选本，现居武汉。）

护驾村名的变迁

◆ 余大志

在竹山县擂鼓镇,有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村落,它的名字“护驾”,听起来就带着几分不凡与庄重。毕竟在人们的认知里,“护驾”通常是围绕帝王或重要级人物展开的,而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却顶着如此霸气的名号,实在让人好奇。

擂鼓镇,因古时作战时擂鼓助威、鸣金收兵而得名;烟墩子村,曾经是古军事放哨的重要据点,点烽火狼烟报警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双寨村,因其境内护驾山上有两个古老的山寨而得名,山寨虽历经风雨,却依旧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往上走,是佑城关,相传杨六郎曾在此镇守,联想到临近竹溪的穆桂寨,这些传说仿佛为这片土地编织了一张充满传奇色彩的网。再看北边的鲤鱼沟村,也有着一段神奇的传说。据说古时在佑城关附近,一位老农挖地时挖到一块石板,刹那间,两条鲤鱼腾空而起,飞到了现在的鲤鱼沟,从此便有了这个灵动的名字。东边的高望山,看似普通,却也有一段奇妙的故事。听父辈讲,高望山原是炎龙的化身,只因地势狭小,炎龙夜里常常幻化人形,四处讨封,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地方太小。一日,它遇到一位老妇,便诉起苦来,老妇却说道:“小,你不知道走?”炎龙听后,真的离开了这里,只留下高望山空有其名,徒留后人遐想。再往东,是碾槽沟村。从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推测,这里显然是古时为军队供应粮草军需的重要场所,岁月虽已远去,但那份重要性依旧能从地名中感受到。

护驾村周边,无论是独特的地名,还是雄伟的山势,都彰显着不凡的气质。听村里的老人讲述,整个佑城关是一处“五龙捧圣”的风水宝地。五条山脉像忠诚的卫士一般,向着圣地处拱卫。那

圣地,就在原老街刘姓人家附近,如今公路桥处的一处小山包。可惜的是,1996年修建到竹溪的305省道时,这个承载着神秘传说的小山包被炸毁,成为了永远的遗憾。在民间,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五龙圣地将会诞生帝王级别的人物,只是天机不可泄露,所以“护驾”这个名字,或许就是一种隐秘的暗示。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施洋大律师,他的夫人就是护驾村郭姓女子,这也为护驾村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人文色彩。

出了佑城关,原护驾部队驻地的西南北三面护山,宛如凤凰的翅膀,而凤凰头就在部队北面的山头上。过去,这里曾有一座庙宇,承载着人们的信仰和祈愿,可惜在文革期间被毁。在古老的传说里,凤地是出娘娘、皇后的地方,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往西走,有石王老爷,在冯家湾下的采石场处,曾经有一尊人形天然石人,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见证了岁月的变迁,却在文革改田拓荒时被毁,令人扼腕叹息。再往下,凉水井对面的青石岩上,曾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青荫大古树,在60年代,它被砍伐后用来建保管所,甚至被当作柴火烧掉。更神奇的是,传言这棵树的影子曾印在四川一大户人家的水缸中,为这棵古树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继续往下便是骆驼山,它的形态栩栩如生,仿佛一头骆驼静卧在那里。然而,它也未能逃脱被破坏的命运,2010年,村民采石炸毁了它的驼尾,还在它的驼肚处取煤,那个小地方因此被叫做黑煤田。顺流而下,骆驼山头朝向一座南北走向的小山,也就是现在的龚

家垭子,又被称为破船,传说这是因为骆驼喝水时将船拱歪了。据传,在骆驼山头处,古时有人点过大地,还出过武状元,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荣耀的历史。龚家垭子下面是帅家湾,有皇帝自然就有帅将,这里仿佛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重要配角,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再往下是湛家垭子,小地名挖断界儿,这里是二龙戏珠的奇妙之地。一股水从东往西流,另一股水从西往东流,两条“水龙”在此交汇,然后一同流入县河。而那“珠”,就在李家坡西面的山崖上,是一块十几米的圆石,后来它自然滚落,仿佛完成了自己在这个传说中的使命。

五龙捧圣出皇上,凤凰展翅出皇后,护驾山出将军,二龙戏珠出宰辅。从这些古老的传说和神秘的地势来看,护驾村被赋予“护驾”之名,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上,仿佛历史的风云从未消散,那些古老的故事和传说,依旧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可惜,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时空无法倒流。如今的护驾村,早已物是人非。曾经承载着无数神秘传说和历史记忆的地方,很多都已消失在岁月的尘埃里。但那连绵的大山,依旧厚重地矗立在那里,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静静地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护驾村民。如今,勤劳善良的护驾村人,正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为实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他们不仅为自己的家乡护驾,更为一方百姓守护着幸福与安宁。

(余大志,男,竹山人,现供职于襄阳市高新外国语集团学校。)



左康，字石三，号秦大康夫，1958年生于竹山县秦古镇，竹山县民政局退休干部，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竹山县书画家协会副主席。自学治印，于秦玺汉印及明清诸家中潜心钻研，并得顿立夫先生指点，注重印外功之修养。收藏堵河奇石近万枚，多次在全国观赏石展、名人藏石展中获奖。

自强不息 有志者事竟成 祖国万岁 百年树人 十年树木



命名 月迷津渡
石种 堵河绿彩石
规格 16 × 11 × 7cm



命名 祖母女娲
石种 堵河画面石
规格 27 × 25 × 9cm



命名 古陶
石种 堵河卵石
规格 39 × 28cm



公益广告 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一）

主 管 中共竹山县委宣传部
主 办 竹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堵河

准印证号：（鄂）4200-2025550/连

2026年第2期

地址 湖北省竹山县城人民路30号 邮编 442200
印刷 竹山润兰印刷有限公司 投递 竹山县邮政公司